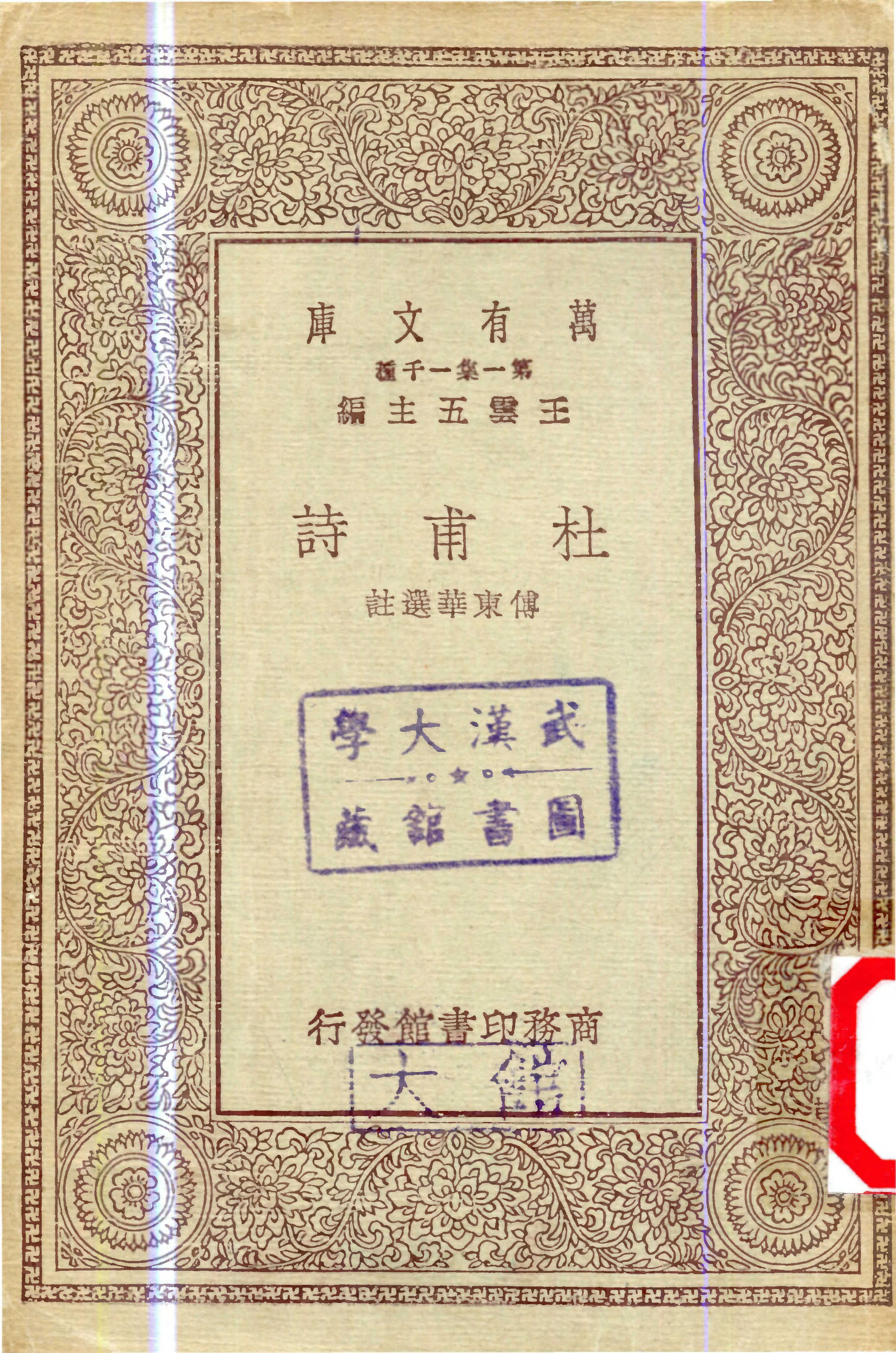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王雲五主編

杜甫詩

傅東華選註

商務印書館發行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總編纂者

王雲五

商務印書館發行



杜甫詩

傅東華選註

學生國學叢書

導言

杜甫號稱「詩史，」㈠他的詩就是他一生的自述，也就是他的時代的實錄。所以我們要了解他的詩，自非先明白他的時代背景不可；就是要了解他的生平，也非先明白他的時代背景不可：因爲他那種飄泊流轉的生涯，完全是時代造成的——只看他集中無論是詠景詠物的小品，都莫不有一個「時代」映在背後，就可知了。

㈠見唐孟棨的本事詩「高逸第三。」

杜甫生於唐睿宗先天元年（西元七一二年），卒於代宗大曆五年（西元七七〇年。）這五十九年的期間——凡歷玄宗、肅宗、代宗三朝，——正是唐朝最多事的一個時代：先有安史之亂，後有吐蕃入寇；兩京陷落了數回，天

子蒙塵過兩次；至於其他殺刺史、殺邊將的小亂，差不多無地無之，年年都有。杜甫生當這種時代，中年以後，簡直沒有一天不過的是避難的生活，所以他的詩集，竟成爲一部痛史了。

甫字子美，而後人或稱他爲少陵，是指他在長安的居處說的；或稱他爲工部，是指他最後的官銜說的；又稱他的詩集爲「草堂」詩集，是從他寓居成都浣花溪時所築的草堂得名的。他是晉鎮南將軍當陽侯杜預的十三世孫，㈠曾祖依藝，終鞏令；祖審言，修文館學士尙書，膳部員外郞，也是唐代的著名詩人；父閑，朝議大夫，兗州司馬，終奉天令。他本京兆杜陵，（今陝西長安縣人）後徙襄陽（今湖北襄陽縣，）又徙河南鞏縣（今縣名同。）㈡關於他的少年生活，我們只有他那篇壯遊詩（本編入選）的自述。這

㈠見祭遠祖當陽君文。 ㈡以上均見舊唐書本傳。

篇自述雖很簡略，但我們至少可知他是夙慧的。㈠他二十歲左右，便出遊吳、越；㈡這一遊大約是三四年的時間，其間大概也有所作，不過現在都不傳了。歸後赴鄉貢，不第，㈢又出遊齊、趙，「快意」了「八九年（包括居洛陽之二年。）」㈣此時李白從翰林放歸，客遊梁、宋、齊、魯，杜甫和他會見，相從賦詩；而現今集中所存的詩，就以這一期間的作品爲開始。㈤這一期間的作品，都沒有十分精采；這並非因他的詩尙未成熟，是因彼時政象還好，加以「頻歲豐稔，京師斛米不滿二百，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持兵刃，」㈥所以他得不着什麽刺激很强烈的印象，因而也就沒有什麽很精采的表現了。這在當時，他自己並不覺得，及到後來回想，方才覺得是不可再遇的黃金時代。㈦

㈠壯遊詩云：「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又進鵰賦表云：「自七歲所綴詩筆向四十載矣，約千有餘篇。」可見他七歲便會做詩，只可惜他這些少年的作品現在都不可見了。

㈡亦見壯遊詩。又上三大禮賦表云：「浪跡陛下豐草長林。自弱冠之年。可知他的初出遊當在二十左右。　㈢見壯遊詩及舊書本傳。按唐摭言：「俊秀等科此皆考功主之。開元二十四年，廷議省郎位輕，不足以臨多士，乃詔以禮部侍郎專之。」而壯遊詩之「歸帆拂天姥」後有「忤下考功第」句，可知尚在二十四年改制之前，而吳、楚之遊，爲期亦不過三四年，歸時當在二十三四歲也。　㈣見贈李白詩。　㈤集中陪李北海宴歷下亭詩是遊齊、魯時所作。按李邕爲北海太守在天寶初，此詩當作於天寶三四載，時年三十三四。　㈥見舊唐書玄宗紀開元二十八年下，　㈦見憶昔二首之二。

他的罷遊歸長安，當是天寶四五載的事情。㈠他的居處是在長安城東，名爲杜曲。長安自古爲帝都，宮苑亭池，代有所建，加以杜甫的詩千古不朽，所以這杜曲周圍經他取作題材的那些地名，彷彿已都含有詩意了。現在爲便於讀他的詩起見，請把這一帶地方的形勢略說一下，讀者庶幾可以想像得

到牠們的方位。㊀長安城東有霸陵，漢文帝所葬，霸南五里即樂遊原，宣帝築以爲陵，曰杜陵。杜陵東南十餘里㊁又有一陵，差小，許后所葬，謂之少陵，其東卽杜曲，又名南杜；南杜之北，又有一北杜，又名杜固。杜曲的近境，其一就是樂遊原，或稱樂遊苑，又稱樂遊園，漢神爵三年所起。地濱秦川（卽樊川）居京城之最高，四望寬敞。樂遊原之西有芙蓉園，園內有池，名曰芙蓉池。唐時以芙蓉園爲南苑，有夾城可通南內興慶宮，乃開元二十年所築。芙蓉園之北，就是著名的曲江了。曲江亦曰曲江池，本秦之隑州，漢武帝因秦宜春苑故址鑿而廣之；其水曲折，故名。唐開元中更爲疏鑿，周七里，遂爲勝境；花卉環列，煙水明媚；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至於遠境，則北有渭水，南有終南山；東有驪山，驪山之麓有溫泉，就是明皇常巡幸的華清宮所在。

㊀壯遊詩云：「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清狂，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從開元二十二三年

不第出遊起算八九年，知其歸長安當在天寶四五載。㈡編者不曾親到長安，不曉得現在這些遺跡還都可按圖尋覓否？這里所說，不過是根據諸家註的以及長安志、雍錄一類的紀載略爲綜合罷了。㈢三輔黃圖謂樂遊原在杜陵西北，不知孰是。

他在這樣的環境裏面，大約過了八九年的樣子；雖有秀麗的山川，卻是不能賞樂。何以故呢？一來是由於受境遇的壓迫。因爲他雖以三大禮賦㈠而得明皇的賞識，㈡卻也不過叫他「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㈢授了一個河西尉，他卻因怕折腰，怕趨走，感着凄涼而不作。㈣後來改爲率府參軍，卻仍非常潦倒；不但自己「衣不蓋體，嘗寄食於人，」㈤竟至寄寓於奉先（今陝西蒲城縣）的幼子都餓死。㈥

㈠三大禮賦即朝獻太清宮賦，朝享太廟賦，有事於南郊賦。進賦之年，舊書謂天寶末，新書謂天寶十三載，經後來註家考定，此爲當在天寶十載；因舊唐書玄宗紀云：「天寶十載正

月八日壬辰，朝獻太清宮，癸巳朝享太廟，甲午有事於南郊。」且按之進賦表中「臣生長於陛下淳樸之俗，行四十載矣」之語亦合。㈡舊書云：「獻三大禮賦，元宗奇之。」新書云：「甫奏賦三篇，帝奇之。」㈢見新書本傳。㈣見官定後戲贈詩。㈤見新書本傳。㈥見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

他因受着這種境遇的壓迫，當然就要推原於政象的不良了。我們從他的詩裏，可見他當時所感到的政象腐敗，可以歸納做兩點：其一是君臣荒淫，其一是窮兵黷武。

我們都曉得明皇自從得了楊貴妃，㈠一時國戚、姊妹，俱臻顯貴，大家競相奢侈；而他們的淫樂處，又大都在曲江池頭，華清宮裏，㈡正是我們這位可憐詩人所居的左近，那裏由得他閉着眼睛佯為不見呢？他因目擊這種腐敗的現象，這才知道所以「路有凍死骨」乃是「朱門酒肉臭」的結果；知道

「彤庭所分帛，本自寒女出」的，然而他們堅執地要「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於是乎竟使「邦國活」不成了。他又知道自己雖做一個小官，卻仍舊還是「邦國」「平人」的一分子而不免「入門聞號咷，」於是乎他不由得不痛哭了。

㈠明皇召楊氏入宮在天寶三載册爲貴妃在四載八月。　㈡見麗人行。

但這還不過是政象腐敗的一方面。我們曉得天寶末年，一邊有哥舒翰貪功於吐蕃，一邊有安祿山搆禍於契丹，徵調半天下，差不多人人都須有一番「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㈠的經驗。這在我們千載後讀史的人看去，還感不着怎麼樣深刻的刺戟；但他當時天天目擊那種「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㈡的情景，於是乎又不由他不痛哭了。

㈠前出塞九首之一。　㈡見同前註。

所以他在長安八九年的生活，雖則還未親身經驗着戰亂的苦痛，卻已飽受了許多難受的刺戟，而實際的戰亂的恐怖也就跟着來了。

安史之亂是我們歷史上著名事件之一，先後延長八年之久，㊀被難的區域，涉及今陝西、河南、山西、直隸、山東五省之地。自從亂事起後，我們這位詩人的生活，便跟着牠的凶險的惡波爲上下了。

㊀安史之亂以天寶十四年十一月安祿山起兵於范陽爲開始，寶應元年十月史朝義敗死爲結局。

當亂事初起，他正在奉先縣。㊀明年（天寶十五載）夏，他從奉先挈家往依白水縣的崔縣尉（他的舅氏）；㊁未幾，又從白水北往鄜州（今鄜縣）。㊂其時，㊃哥舒翰戰敗於靈寶（今河南靈寶縣）西。安祿山陷潼關，明皇奔蜀。次馬嵬（在今陝西興平縣西，）陳元禮殺楊國忠；貴妃自縊；長安遂陷。七

月，太子卽位於靈武（今甘肅靈武縣，）是爲肅宗。杜甫聞信，欲奔行在，遂陷賊中。他於是獨居長安，與寄寓鄜州的家屬遠隔，凡過一冬一春；㈤其間所作，有春望，哀王孫，哀江頭，一百五日夜對月等篇（本編均入選）讀者觀此，便可見他在這段期間的感想了。

㈠自京赴奉先縣詠懷詩中有「歲暮百草零」之句而詩中未及亂事，可知他往奉先在祿山起兵之前而相距亦必不甚遠。　㈡白水崔少府十九翁高齋三十韻（本編未選）云：「客從南縣來，浩蕩無與適；旅食白日長，況當朱炎赫。」可知他從奉先到白水在夏時。㈢三川觀水漲二十韻（本編未選）云：「我經華原來，不復見平陸。……火雲無時出，飛電常在目。」可知亦在夏間。舊譜謂五月往白水，六月往鄜州，當卽據此。　㈣六月。（見通鑑。）　㈤得家書詩云：「西郊白露初。」遣懷詩云：「寄書問三川，不知家在否。……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從可推知他離家當在去年冬初。

明年（卽至德二載）正月，肅宗至彭原（今甘肅寧縣）安慶緒殺祿山而自立。二月，肅宗至鳳翔；史思明寇太原，李光弼大破之。四月，㊀杜甫從賊中逃至鳳翔行在，授左拾遺。㊁拾遺是諫官，㊂那時剛碰着房琯罷相之事，㊃我們這位詩人就有機會實行他的職守，上書言琯有才，不宜罷免。帝怒，詔三司推問，虧得繼任的宰相張鎬替他營救，始免，㊄仍放還就列。這事當然又給他一個很大的刺戟，加以他離家將近一年，十月杳無音信，思家之心，非常迫切，㊅因便請假歸省，而他的第一傑作（北征）就產生於這個時候。

㊀述懷詩云：「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乃用陶潛詩「孟夏草木長」之句。㊁述懷詩云「涕淚授拾遺，流離主恩厚」。元稹墓誌與新唐書並云左拾遺，舊唐書云右拾遺。當以前說爲是。㊂武后置左右拾遺二人，掌供奉給諫。（見通典）㊃房琯罷相在至德二載四月。原因爲兵敗陳濤斜及收琴工董庭蘭爲門客事。㊄新書本傳云：「甫上疏言，

罪細不宜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 ㈥見述懷詩。

他從鳳翔北上鄜州，是至德二年閏八月初。㈠此番和家人見面的情形，雖不如前次歸奉先時有喪子之慘，卻也是够悲傷的：你看——「經年至茅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牀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折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裋褐。」——這是什麼情景呢！但他並不怨天尤人；他只有希望：他希望國家中興，希望和平恢復；㈡因爲他始終相信個人「生理」的好壞，完全是隨國家的安危爲轉移的。所以他並不汲汲以個人爲念：他的心思用在大處——國家。只看他凡送人赴官，都有一番勉勵，希望他們能爲國家宣力，而助成中興之業。例如送樊二十三侍御赴漢中判官云：——「至尊方旰食，

仗爾布嘉惠。……正當艱難時，實藉長久計。」送長孫九侍御赴武威判官云：「天子憂涼州，嚴程須早到。去秋羣胡反，不得無電掃。此行牧遺甿，風俗方再造。」奉送郭中丞兼太僕卿充隴右節度使三十韻云：——「廢邑狐狸語，空村虎豹爭；人頻墜塗炭，公豈忘精誠？」

㈠見北征。 ㈡北征詩的後段，全是希望語。

他這種希望，暫時總算得着實現的：因爲不久，兩京便相繼恢復，肅宗也從鳳翔還京了。是年十一月，他由鄜州還長安。㈠次年（卽乾元元年）春，再任左拾遺，得與王維、賈至、岑參諸人相酬唱，㈡並得「每日江頭盡醉歸」㈢這總算是他生平最幸福的一段時期。但同年六月，房琯貶爲邠州刺史；他因是琯黨，也出爲華州（今陝西華縣）司功。我們看早秋苦熱堆案相仍一詩，可知他在這任裏的生活是很不愉快的，而且他這一出，就終身不復歸長安

了。

㈠舊譜省言至德二載十月上還西京，公扈從。仇兆鰲註據收京詩「生意甘衰白，天涯正寂寥，忽聞哀痛詔，又下聖明朝」等句，以爲其至京當在十一月。按舊唐書肅宗紀：「十一月朔，御丹鳳樓下制……」可證仇說可信。㈡賈至時爲中書舍人，有早朝大明宮呈兩省僚友詩，公與王維岑參各有所和。㈢曲江二首。

同年冬末，他從華州至洛陽，目的不可知。㈠次年春，又由洛陽還華州。其時，史思明據魏州（今直隸大名縣）九節度使師敗於鄴（今河南臨漳縣），朝廷調兵益急；他在途中目擊民間被徵調之苦，遂有「三吏」「三別」等六篇傑作的產出。回華州後，值關輔大饑，他便於七月間棄官西去；㈡攜家度隴，㈢作客秦州，（今甘肅天水縣，）約在三月；著名的秦州雜詩二十首就是此時所作。但他在秦州不能維持生活，故又於十月間南徙同谷（今甘肅成

縣。）他理想中的同谷，是有良田可以耕種，多薯蕷可以充腸的；㈣而實際並不如此；我們看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就可見他在那裏的生活狀況如何了。所以他居同谷不滿一月，便又南行入蜀，於十二月初至成都。㈤

㈠集中有冬末以事之東都詩。㈡集中立秋後題一詩，是將棄官時所作。㈢秦州雜詩第二十首云：「曬藥能無婦，應門亦有兒。」可知攜家俱來也。㈣見發秦州詩。㈤見成都府詩。

到成都後，得王五司馬弟的資助，㈠在城西浣花溪畔建一草堂，經一年至寶應元年三月而成。㈡這草堂背郭緣溪，四周景物，頗可賞玩。㈢他住在這裏面約兩年多日子，（中間曾遊青城縣一次）雖也不過伴着「老妻畫紙爲棊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卻要算是他的比較安慰的生活；只無如貧老相迫，所以終不免落個百憂交集而已。㈣

㈠見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草堂貲詩。㈡見寄題江外草堂詩，又堂成詩有「頻來語燕定新巢」句，是三月堂成。㈢見爲農、狂夫、江村等詩。㈣見百憂集行。

於此，我們應該注意一個和杜甫生世最有關係的人——就是嚴武。嚴武是開元名相姚崇門下士挺之之子，八歲時嘗手刃父妾；安祿山之亂，從玄宗入蜀；至德初，赴肅宗行在，房琯以其名臣之子薦爲給事中。及收京，爲京兆尹，坐琯事貶巴州刺史。久之，遷東川節度使。及劍南合爲一道，以成都尹擢爲劍南節度使。杜甫出爲華州司功，武同時亦貶巴州；而甫居成都之時，亦適武持節劍南之日。

杜甫爲武父挺之之故人，與武並被認爲房琯之黨；故其同客成都，兩人常有酬答；㈠武亦嘗訪甫於草堂。㈡一個是飄泊流寓的貧寒詩人，一個是雄鎭一方的持節大吏；今得客地相依，非不是一種安慰。但不久，武被召還京，㈢

甫直送他到離綿州（今四川綿陽縣）三十里的奉濟驛；我們讀他的「江村獨歸處，寂寞養殘生」之句，㊃一種黯然惜別的情緒，顯然可以感著了。

㈠奉酬嚴公寄題野亭之作；奉和嚴中丞西城晚眺十韻；中丞嚴公西中垂寄見憶一絕奉答二絕。 ㈡嚴中丞枉駕見過。 ㈢武以寶應元年七月召還，拜京兆尹，爲二聖山陵橋道使。 ㈣奉濟驛重送嚴公四韻。

未幾，劍南兵馬使徐知道反，㈠以兵守要害拒嚴武，武至九月尚不得出巴。㈡其時，杜甫因避難入梓州（今三台縣治），冬復至成都迎家入梓。㈢十一月，往射洪縣南之通泉縣。（今射洪縣屬。）㈣次年（卽廣德元年）春，他由梓州赴漢州，（今廣漢縣）㈤秋往閬州，（今閬中縣），㈥冬晚復回梓州。㈦他這樣的飄泊了兩年，而念念不忘的只是一個成都草堂；㈧因爲他居成都雖不久，而那草堂是他親手一草一木經營起來的，所以不啻是第二故鄉

了。是年十月，吐蕃入寇，代宗出奔陝州，長安遂陷。他聞信之下，當然又有一番憤慨——我們看「西京疲百戰，北闕任羣兇；關塞三千里，煙花一萬重」之句㈨就可知了。是歲補京兆功曹，不赴。㈩

㈠按通鑑：徐知道之亂在七月己未。㈡見九日奉寄嚴大夫詩。㈢有光祿坂行。㈣有早發射洪縣南途中作及通泉驛南去通泉縣十五里山水作等詩。㈤有陪王濮州留杜綿州泛房公西湖詩。㈥有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㈦見發閬中詩。㈧見寄題江外草堂詩。㈨傷春五首之一。㈩見本傳。又奉寄別馬州詩原註云：「時甫除京兆功曹，在東川。」

次年（廣德二年）春，復由梓州移家往閬州，㈠會嚴武再鎮劍南，遂於春晚攜家由閬返成都。他此次復歸草堂的情景是：——

「舊犬喜我歸，徘徊入衣裾；鄰里喜我歸，沽酒攜胡蘆；大官喜我來，遣騎

間所須；城郭喜我來，賓客隘村墟。」㊁——此樂真虧他描寫得出：

㊀王閬州筵奉酬十一舅惜別之作有「千崖秋氣高」之句，乃是廣德元年之秋。發閬中詩有「別家三月一得書」句，知其由閬還梓在冬末，又知此次赴閬，家仍在梓州。而江亭王閬州筵餞蕭遂州詩云：「離亭非舊國，春色是他鄉；」知次年春二次赴閬州。又據自閬州領妻子欲赴蜀山行三首，知第二次赴閬，始攜家俱往。㊁草堂。

六月，入嚴武幕，武表爲節度參謀檢校工部員外郎，賜緋魚袋。㊀但他的境況，並不因此進步：我們看王錄事許修草堂貲不到：聊小詰一絕句便是證據。

㊀唐時官服分三等：最初等青袍魚袋，次緋袍魚袋，最上青紫。

而且他此次與嚴武相處，和前次的情形不同：因爲前次兩人只有故舊

的關係，所以惟有詩酒相酬，情誼因而愈篤；此次卻已發生了長官和僚屬的關係，形跡上當然不免有些障隔。加以「武在蜀放肆，……慢倨不爲禮；」㈠甫亦「或時不巾，而性褊躁傲誕。」㈡我們雖不必相信史家所說嚴武性情如何暴急，嘗欲殺甫，其母奔救得止之事；㈢總之，兩人俱負才氣，各不相下，是有的。所以杜甫對於嚴武雖說願意「束縛酬知己，蹉跎効小忠，」㈣卻總以爲「白頭趨幕府，深覺負平生」；㈤加以他看出同僚中對他妬忌，不免有「當面輸心背面笑」㈥的態度，故不過七個月的相處，㈦他便決然的辭幕而歸了。但他對於嚴武的友誼並未因此減損；他仍願跟他「把酒……深酌，題詩……細論，」㈧而不幸嚴武不久卽逝世，㈨這當然又是他的一個非常的打擊。

㈠新書嚴武傳。　㈡新書杜甫傳。　㈢同上。　㈣遣悶奉呈嚴公二十韻。　㈤正月三日歸

溪上有作簡院內諸公。㈥莫相疑行。㈦公以六月入幕，至次年（永泰元年）正月辭幕，止七個月。㈧敝廬遺興奉寄嚴公。㈨武以永泰元年四月卒。

嚴武逝世的次月，他就離草堂南下，本意欲往荊楚：先至戎州㈠（今四川宜賓縣治），旋至渝州㈡（舊重慶府，）六月至忠州㈢（今忠縣。）於此，始聞高適的死耗，㈣又於此，哭嚴武的歸櫬。㈤此時房琯已先卒；㈥他和高適、嚴武，都是杜甫生平最受知遇之人，今兩人亦相繼亡去，單剩我們這位五十四歲的詩人，當然不免要起孤零之感了。

㈠有宴戎州楊使君東樓詩。㈡有渝州候嚴六侍御不到先下峽詩。㈢有宴忠州使君姪宅詩，題忠州龍興寺所居壁院詩。㈣高適以永泰元年正月卒集中有聞高常侍亡一首，原註：「忠州作。」㈤有哭嚴僕射歸櫬詩。㈥房琯以廣德元年八月卒於閬州。

同年秋，他從渝州至雲安㈠（今雲陽縣，）居之。是時當嚴武死後，蜀中

坐鎮乏人，因復陷於紛亂的狀態。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㊁

乃是當時的實況。他因而覺得雲安亦非久居之地，便於次年（大歷元年）春間東下夔州（今奉節縣）㊂居之。夔州是歷史上著名的地方；有後漢公孫述的白帝城，三國諸葛亮的八陣圖等遺跡。他於此慷慨懷古，所作頗富；例如秋興八首，諸將五首，詠懷古跡五首（後二題本編未選）都是此期的重要作品。黃山谷謂「少陵夔州以後詩，不煩繩削而自合，」蓋言其詩至老而更成熟也。

㊀有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詩。　㊁三絕句之一。　㊂有移居夔州作一首。

他在夔州不過二年，而遷居凡四次：大歷元年秋，寓居西閣；㊀次年（大

歷二年）春，遷赤甲；㈡三月，遷瀼西㈢秋，遷東屯；㈣未幾，復自東屯歸瀼西。在
這樣搬遷移徙的當中，他卻頗享受些田園生活的樂趣：他彼時的環境是：——

「仲夏流多水，清晨向小園。碧溪搖艇闊，朱果爛枝繁。始爲江山靜，終防
市井喧。畦蔬繞茅屋，自足媚盤餐。」㈤

他彼時的工作是：——

「長夏無所爲，客居課奴僕。清晨飯其腹，持斧入白谷。」㈥

我們曉得他從長安出來之後，除在成都草堂的數年外，一逕東奔西跑，未嘗
過過舒適的日子；這樣的田園生活，總算是比較安寧的，而且他在夔州有的
是「香稻三秋末，平疇百頃間，」㈦比之當初的「癡兒不知父子禮，叫怒索
飯啼門東」㈧的景況，總該算是極大的進境。但是不知爲什麼他覺得夔州
仍舊不能安居；他只說「我今不樂思岳陽，身欲奮飛病在牀，」㈨卻沒有說

出「不樂」的緣故——或者飄泊生涯是詩人的本性所喜罷？

㈠有西閣雨望等詩六首。　㈡有赤甲一首。　㈢有卜居一首，暮題瀼西新賃草屋五首。
㈣有自瀼西荊扉且移居東屯茅居四首。　㈤園。　㈥課伐木。　㈦茅堂檢校收稻二首。
㈧百憂集行。　㈨寄韓諫議注。

次年（大曆三年）正月，他竟以「不樂」的緣故去夔出峽㈠但結果是「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㈡三月，到江陵，㈢而這理想中的江陵，也似乎不甚可戀，因為他只感着「年年非故物，處處是窮途；」㈣於是竟不知「更欲投何處」㈤了。但他終於不待過秋便「飄然去此都」而到公安㈥（故城在今湖北公安縣東北。）

居公安自秋及暮冬，㈦所得的經驗是——

「羈旅知交態，俺留見俗情；衰顏聊自哂，小吏最相輕。」㈧

㈠有大歷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峽四十韻。㈡同上。㈢有暮春江陵送馬大卿公恩命追赴闕下詩。㈣地隅。㈤舟中出江陵南浦奉寄鄭少尹審。㈥見前註及移居公安山館詩。㈦陸游入蜀記：公移居公安詩云：「水烟通草徑，秋露接園葵」；而留別大易云：「白雲仍含凍，紅梅已放春。」則是以秋至此縣，暮冬始去也。㈧久客。

由公安曉發，㈠南往岳州（今湖南岳陽縣），在「瀟湘洞庭白雪中」㈡度過殘歲。次年（大曆四年）正月，由岳州至潭州㈢（今湘潭縣治。）我們讀他的清明二首之二云：「此身飄泊苦西東，右臂偏枯半耳聾；寂寂繫舟雙下淚，悠悠伏枕左書空。」想見此老暮年的景況，真堪酸鼻！

㈠有曉發公安詩。㈡歲宴行。㈢有過南岳入洞庭湖詩。

未幾，由潭州至衡州（今衡陽縣），值夏苦熱，因復回潭州。㈠時欲歸襄漢，不果；自是率舟居。次年（大曆五年）春，在長沙逢李龜年，有詩云：——

「岐王宅裏尋常見，崔九堂前幾度聞；正是江南好風景，落花時節又逢君。」

李龜年是長安的樂工，嘗入宮供奉，目擊開元、天寶盛時京師的狀況；此時相遇，彼此白頭，話及當年遺事，想又曾引起我們這位垂暮詩人的無限傷感。

四月，臧玠亂作，他因避亂再入衡州，㈠本想到郴州（今郴縣）依舅氏崔偉，因至耒陽，泊方田驛。㈡

㈠有發潭州，衡山送李大夫七丈勉赴廣州，及回棹等詩。

㈠見入衡州詩。㈡見聶耒陽以僕阻水書致酒肉療飢荒江詩得代懷興盡本韻至縣呈聶令陸路去方田驛四十里舟行一日時屬江漲泊於方田一首。

關於杜甫的卒時和卒地，因爲史家紀載之不同，遂引起註家不決的聚訟。新唐書本傳云：——

大歷中，出瞿塘，下江陵，泝沅湘，以登衡山，因客耒陽，遊嶽祠，大水遽至，涉旬不得食。縣令具舟迎之，乃得還。令嘗饋牛炙、白酒，大醉，一夕卒，年五十九。

舊唐書本傳云：——

扁舟下峽，未維舟而江陵亂；乃泝沿湘流，遊衡山，寓居耒陽。甫遊岳廟，爲暴水所阻，旬日不得食，耒陽令知之，自櫂舟迎甫而還。永泰二年啗牛肉白酒，一夕而卒於耒陽，時年五十九。

舊書之「永泰二年，」其謬已不待辯；蓋杜甫之因避臧玠亂而入衡州，已屬不容疑義；而臧玠之亂是大歷五年四月的事，㊀他何能在四年前先死呢？至關於他的卒地，二書都說是耒陽，元稹的墓誌則言：——

扁舟下荊楚間，竟以寓卒，旅殯岳陽，享年五十九。

後來仇兆鰲以元稹作墓誌在舊史之前，因謂「牛肉白酒」之說不足信，而斷定杜甫之卒「當在潭、岳之交，秋冬之際。」錢謙益則以爲史、誌並不抵觸，而信杜甫「卒於耒陽，殯於岳陽」，而或者又謂「耒、岳兩地懸絕，更隔洞庭一湖；卒此殯彼，理不可信。」我們生千載後，既再找不出新鮮的證據，對於這樣的聚訟，便屬無法可以解決，好在無論他卒於耒陽卒於岳陽，其於我們這位可憐詩人窮愁客死的事實，似乎沒有很大的關係，所以我們也就不必深究了。我們曉得他的最後十三年，盡是飄泊客中的生活；而讀他的「雲白山青萬餘里，愁看直北是長安」兩句，㊁可見他到死都不忘長安的。

㊀見舊唐書代宗紀。　㊁小寒食舟中作。

以上是杜甫生平事蹟的概略，我們從此，可見他是一個和政治及社會接觸極密的詩人：政治和社會上無論那種現象，都能給他以一種深刻的印

象，而成爲他的詩的衝動和題材。他絕對不像那種明哲保身的隱遁主義者，也絕對不像那種否定一切的超世主義者；他只認得「現實，」他沒有一般詩人的那種理想境界；他認定現實是不能避免的，所以從不想到去尋覓他的桃花源，也從不肯苟且安樂，而甘心跟現實奮鬬到底。所以然者，因爲他是一個道地的儒教信徒：他對於儒家治國平天下的觀念，以及當初孔子畢生遑遑、席不暇暖的那種態度，都能切實的體會、篤信、而實踐。而其所以能成一個眞正的儒教信徒，則又因他具有一種博大、深厚、普遍、充實的同情之故。這種同情是他先天具備的，決不是虛僞的：我們看他對君國，㈠對朋友，㈡對妻子，㈢對兄弟，㈣以至對路人，㈤對一草一木，㈥那一處沒有這種同情的流露呢？

㈠例如哀江頭、哀王孫等詩。 ㈡最好的例，如夢李白二首。 ㈢最好的例如北征。 ㈣例

如約舍弟觀書。㈤例如石壕吏。㈥例如寄題江外草堂。

唯其有這種博厚充實的同情，同時便有一種毫無虛僞的真誠態度。我們看他寄贈朋友的詩，隨處都可看出一種忠實懃懇的語氣。就是敷陳時事之作，也似乎祇知直陳，不知忌諱：他似乎以爲與其用峻刻的諷刺致傷忠厚，毋寧取懇直的指斥以全愚誠。你看他那三絕句的最後一絕：——

「殿前兵馬雖驍勇，縱暴略與羌渾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這樣的詩，若在我們現在軍閥的治下發表，恐怕至少就該槍斃罷。而他在當時君主專制的威嚴底下，居然敢如此的直說，我們真不能不佩服他的勇氣。至於向來詩人所採用的婉諷法，他似乎是不甚贊成的：他那麗人行裏的「愼莫近前丞相嗔」一句，怕要算他生平最俏皮的一句話了。

以上兩個人格上的特點——同情和忠實——差不多已經構成他的詩的偉大的全部，因爲詩的偉大，究竟還是靠着作者的人格的。

若從純粹藝術的觀點來論他，自來的批評家已有不少樣子的觀察。宋朝的嚴滄浪道㊀——

少陵詩憲章漢、魏，而取材於六朝；至其自得之妙，則前輩所謂集大成者也。

秦淮海取前說詳言之道：——

杜子美之於詩，實積衆流之長，適當其時而已。格窮蘇、李之高妙，氣埒曹、劉之豪逸，趣包陶、阮之冲淡，姿兼鮑、謝之峻潔，態併徐、庾之藻麗：凝諸孔子集淸任和之大成，信乎！

新唐書本傳贊祖述元稹的評語道：——

名所長。逮開元間，稍裁以雅正，然恃華者質反，好麗者壯違：人得一槩，皆自名所長。至甫，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他人不足，甫乃厭餘；殘膏賸馥，沾匄後人多矣。故元稹謂「詩人已來，未有如子美者。」甫又善陳時事，律切精深，至千言不少衰，世號詩史。

亦承認他的集大成，而又贊其本身的詩才之浩大宏富。至清代的趙翼，則又進一步，而揭出他的「真本領」的所在。他說：㈡——

宋子京唐書杜甫傳贊謂其詩「渾涵汪茫，千彙萬狀，兼古今而有之」，大概就其氣體而言。此外如荆公、東坡、山谷等，各就一首一句歎以爲及，皆未說著少陵之真本領也。其真本領仍在少陵詩中「語不驚人死不休」一句；蓋其思力沉厚，他人不過說到七八分者，少陵必說到十分，甚至有十二三分者；其筆力之豪勁，又足以副其才思之所至，故深人無淺

語。

他這樣標出「思力沉厚」和「筆力豪勁」兩點來說明杜詩的「真本領」，確乎是很有見地。因爲我們總都承認杜甫的藝術是近代批評家所謂寫實派的藝術。寫實派的大本領，須不但能瞉觀察「物」的外象，而並須能瞉看進「物」的本真；要能瞉看進物的本真，就須具有一種深入的洞見（insight），這就是所謂「思力沉厚」了。例如「三吏」「三別」等篇，都是描寫當時民間不勝戰爭的苦楚的，而他能從一家一人身上見出戰爭的真意義，這非具有沉厚的思力斷乎辦不到的。但若單有洞見而不能將所洞見的如實描寫得出來，那也仍舊枉然；故凡成功的寫實派，又必兼具一種强勁的表現力（power of expression），這就是所謂「筆力之豪勁」了。杜甫的表現力決不是尋常的詩人及得來的；只看北征篇描寫與家人見面時一段悲慘的

情景，將妻子的號啕，兒女的狼狽，一一都使牠活現在紙上，豈是沒有眞本領的作家辦得到的？

㈠見滄浪詩話。㈡見甌北詩話。

不過這兩種元素——深刻的洞見和强勁的表現力——是凡成功的詩人所同具的，尙不足爲杜甫詩所以偉大的特別原因。我們若是徹底尋究杜詩的特徵，大約可得下列三點：——

（一）杜甫的詩境，曾向政治、歷史、社會方面特別開拓。以政治、歷史、社會爲詩的題材，原不是杜甫開創的；但是三百篇以後的詩人，大都只把這個境界當做一小部分題材的泉源，不像杜甫竟將牠當做一生著述的主要題目。他能將政治詩化，將歷史詩化，將經世的策論詩化，將人物的評論詩化：——就此點而論，中國直到現在的詩人，未有如杜甫者。

（二）杜甫對於詩的形式，曾有一種新的工夫，新的試驗，新的發展。他的詩的大部份，雖仍採用普通的格律，但他在格律的束縛之中，仍舊能彀自由活動；又如秋興八首，以各別的律向自成一個有機組織的，也是前人所不曾有過的體製。至於古體，前人和他同代的詩人，總都有許多模擬古樂府的作品，並題目也完全襲用；他獨能打破這種習慣；無論題目格調，都由自己獨創——這又是他的特徵之一。

（三）杜甫是以詩爲終身事業的。他原是一個熱心功名的人，但他並不祇把詩當作餘事；他是認詩爲天職的；他無論處怎樣的境遇，都無不努力作詩——他可說是獻身於詩的。這樣的精神，也決不是尋常詩人所能及的。

至於充滿着他詩中的那種忠君思想，或者要爲近代的讀者所不喜；近代讀者或者要嫌他的思想太狹窄，以爲不能像別的詩人那樣曠達、豪放。這

大概由於缺乏時代觀念所致。我們應該曉得：我們若是誤把他這種忠君思想認為凡偉大的詩所必不可少的元素，那就是犯時代錯誤；但若因他的詩充滿着忠君思想，而卽認為無價值，也一樣的犯時代錯誤。

一六、一、三，編者，於上海。

凡例

一、本編選擇的標準，約爲下列二點：——

（1）本編專供學生讀閱，故所選皆取典實不過濃重而詩意易於領悟者。

（2）但集中最著名的作品，爲了解作者的人格及藝術所不能不讀者——如壯遊詩等，——則雖典實稍嫌濃重，亦均入選。

一、本編雖非全集，而排次仍依原集編年體例。

一、杜詩箋解註釋，宋、元以來，不止千家，詳略各殊，醇疵錯出。近代流行，以朱氏（鶴齡）之輯註、仇氏（兆鰲）詳註爲盛。錢氏（謙益）箋註，世認爲威權的著作，惟嫌其詳於稍僻之典，而略於較熟之典，不便初學。楊西河采集

各家之長，著爲杜詩鏡詮，詳略得宜，釋義精當，茲編註釋，大致從之。

一、本編註釋中凡稱「原註」者，均係作者自註。

一、原集字句有各本互異者，或同本而注明一作某字某句者，本編惟擇於義最安者從之，更不註明依據何本。

目錄

遊龍門奉先寺㈠

已從招提㈡遊，更宿招提境。陰壑生虛籟，㈢月林散清影。天闕㈣象緯逼，㈤雲臥衣裳冷。欲覺聞晨鐘，令人發深省。

㈠龍門，山名，卽伊闕，在今河南洛陽縣南。　㈡招提，私造寺院也。唐會要：「官賜額爲寺，私造者爲招提蘭若。」僧輝記：「招提者，梵言拓鬬提奢，唐言四方僧物。後人傳寫，以『拓』爲『招』，又省『鬬』『奢』二字，止稱招提，卽今十方住持寺院也。」　㈢虛籟，謂風也。謝莊月賦：「聲林虛籟。」　㈣天闕，卽謂龍門。韋述東都記：「龍門號『雙闕』，以與大內對峙，若天闕然。」　㈤象緯，星也；逼者，言山之高，仰視星辰若逼近也。

望嶽㈠

岱宗㈠夫如何？齊、魯㈢青未了。造化鍾神秀，陰陽割昏曉。㈣盪胸生曾㈤雲，決皆入歸鳥。㈥會當凌絕頂，一覽衆山小。

㈠嶽，謂泰山。㈡岱宗，泰山之別名。元和郡縣志：「泰山一名岱宗。」㈢史記貨殖列傳：「泰山之陽則魯，其陰則齊。」㈣山後爲陰，日光不到，故易昏；山前爲陽，日光先臨，故易曉。割，分也。㈤曾通作層。㈥決，裂也；眥，目眶也：言登覽之遠，擴決其目力入歸鳥之羣也。

贈李白

秋來相顧尚飄蓬，未就丹砂媿葛洪。㈠痛飲狂歌空度日，飛揚跋扈爲誰雄？㈡

㈠晉書：「葛洪聞交趾出丹砂，求爲勾漏令。……至廣州，止羅浮山煉丹。」㈡飛揚跋扈，形容不受拘束也。李白性倜儻，好縱橫術；少喜弄劍任俠，嘗手刃數人，故作者以飛揚跋扈目之。

陪李北海㈠宴歷下亭㈡

東藩駐皁蓋，㈢北渚凌青荷。海內此亭古，濟南㈣名士多。㈤雲山已發興，玉珮仍當歌。修竹不受暑，交流㈥空湧波。蘊真㈦愜所遇，落日將如何！貴賤俱物役，從公難重過。㈧

㈠李北海，李邕也。邕以天寶初爲汲郡北海太守。北海郡卽青州，唐屬河南道，故城在今山東昌樂縣東南。㈡歷下亭在今山東歷城縣境，以歷山得名。㈢北海郡在京師之東，故曰東藩。後漢書：「太守二千石則皆皁蓋朱兩幡。」㈣歷城在濟水之南，故曰濟南。㈤原註：「時邑人蹇處士等在坐。」㈥交流，卽歷水。三齊記：「歷水出歷祠下，衆源競發，與濼水同入鵲山湖，所謂交流也。」㈦蘊眞，謂蘊藏眞趣也。㈧言後會無期也。重讀平聲。

贈李白

二年客東都，㈠所歷厭機巧。野人對羶腥，蔬食常不飽。㈡豈無青精飯，㈢使我顏色好？苦乏大藥㈣資，山林跡如掃。李侯金閨彥，㈤脫身事幽討。㈥亦有梁宋遊，㈦方期拾瑤草。㈧

㈠東都，洛陽也。　㈡草食曰羶，牛羊之屬；水族曰腥，魚鱉之屬。言腥羶非己所堪，寧不飽其蔬食，蓋惡機巧而思去之。　㈢采南燭枝葉，擣汁浸米，蒸飯曝乾，堅而色碧，道家謂之青精飯，久服益顏延壽。（見圖經本草引陶隱居登眞隱訣）　㈣大藥，道家服食以成仙之金丹也。丹書引抱陽山人大藥證云：「夫大藥者，須煉砂中汞，能取鉛裏金黃芽爲根底，水火煉功深。」　㈤金閨，金馬門也；彥，美士也。李白嘗供奉翰林，故云。江淹別賦：「金閨之諸彥。」　㈥幽討，猶言尋幽訪道也。　㈦梁、宋，故國，爲今河南北部之地。按李白以天寶初入翰林，旋賜金放還，遊海岱間，至洛陽，而遊梁最久。　㈧拾瑤草，喻求仙也。瑤草卽玉芝，道家以爲

服之可得仙。

高都護驄馬行

安西都護㈠胡青驄，聲價欻然㈡來向東。此馬臨陣久無敵，與人一心成大功。

功成惠養隨所致，飄飄遠自流沙㈢至。雄姿未受伏櫪恩，猛氣猶思戰場利。

腕促蹄高如踣鐵，㈣交河㈤幾蹴曾冰裂。五花㈥散作雲滿身，萬里方看汗流血。㈦

長安壯兒不敢騎，走過掣電傾城知。青絲絡頭㈧為君老，何由却出橫門道？㈨

㈠舊唐書：「貞觀十七年，置安西都護府，于闐以西波斯以東十六都督府隸焉。」㈡欻，許鬱切（ㄒㄩ）。欻然忽也。㈢流沙，流沙古時沙漠之稱。天馬歌：「天馬來從西極涉流沙。」

㈣相馬經：「馬腕欲促，促則健；蹄欲高，高耐險峻。」踣鐵言馬蹄之堅。踣音匐（ㄈㄨ。）

㈤交河唐郡名，故城在今新疆吐魯番縣治西二十里。㈥五花馬毛色也。㈦漢書注：「大宛舊有天馬種，蹋石汗血汗從肩髆小孔中出，如血。」㈧古樂府：「青絲纏馬尾，黃金絡馬頭。」㈨橫門長安城門名。三輔黃圖：「長安城北出西頭第一門曰橫門。」程大昌雍錄：「自橫門渡渭而西，是趨西域之路。」

飲中八仙㈠歌

知章㈡騎馬似乘船，眼花落井水底眠。汝陽㈢三斗始朝天，道逢麴車口流涎，恨不移封向酒泉。㈣左相日興費萬錢，飲如長鯨吸百川，銜盃樂聖稱世賢。㈤宗之㈥蕭灑美少年，舉觴白眼望青天，皎如玉樹臨風前。蘇晉㈦長齋繡佛前，醉中往往愛逃禪。㈧李白一斗詩百篇，長安市上酒家眠，天子呼來不上船，自稱臣是酒中仙。㈨張旭三盃草聖傳，脫帽露頂王公前，揮毫落紙如雲烟。㈩焦

遂（十一）五斗方卓然，高談雄辯驚四筵。

㈠李陽冰草堂集序云：「公（李白）出入翰林中……害能成謗，帝用疎之。乃浪跡縱酒，以自昏穢。與賀知章，崔宗之等目爲八仙之遊。」范傳正李白新墓碑云：「在長安時，時人以公及賀監，汝陽王，崔宗之，裴周南等八人爲酒中八仙。」按此詩所詠八仙之數，有蘇晉而無裴周南，且蘇晉以開元二十二年卒，時間上亦不符矣。㈡賀知章，會稽永興人，性放曠，晚年尤縱誕無復規檢，自號四明狂客，又稱祕書外監。天寶三載，上疏請度爲道士。（見舊唐書。）㈢讓皇帝（玄宗）長子璡封汝陽郡王，與賀知章、褚庭誨爲詩酒之交。（見舊唐書）㈣三秦記：「酒泉郡城下有金泉，泉味如酒，故名酒泉。」㈤左相謂李適之。適之雅好賓客，飲酒一斗不亂。天寶元年爲左丞相。五載罷，賦詩云：「避賢初罷相，樂聖且銜杯。」（見舊唐書。）㈥崔宗之，日用之子，襲封齊國公，爲侍御史，謫金陵，與李白詩酒唱和。（見舊唐書本傳及李白傳。）㈦蘇晉，珦之子，數歲知文，歷官戶吏兩部侍郎，終太

子左庶子。（見新唐書。）㈧王嗣奭云：「醉酒而悖其教，故曰逃禪」㈨范傳正李白新墓碑：「明皇泛白蓮池，公不在宴。皇懽既洽，召公作序。時公已被酒翰苑中，命高將軍扶以登舟。」㈩吳郡張旭與賀知章相善。旭善草書而好酒；每醉後號呼狂走，索書揮洒，變化無窮，若有神助。（見舊唐書。）㈩㈠袁郊甘澤謠：「陶峴，開元中家於崐山，自製三舟，客有前進士孟彥深，孟雲卿，布衣焦遂，共載遊山水。」

今夕行

今夕何夕歲云徂，更長燭明不可孤。咸陽㈠客舍一事無，相與博塞㈡爲歡娛。馮陵㈢大叫呼五白，㈣袒跣不肯成梟盧。㈤英雄有時亦如此，邂逅豈卽非良圖？君莫笑，劉毅從來布衣願，家無儋石輸百萬。㈥

㈠咸陽故城在今陝西長安縣東。㈡博塞，同簙簺，局戲也。莊子：「問穀奚事，則博塞以遊。」

寨，音賽（ㄙㄞ）。㈢馮，音憑。馮陵，意氣發揚貌。㈣楚辭招魂：「成梟而牟，呼五白些。」王逸註云：「五白，博齒也。」㈤廣雅：「箸，簺也，今名骰子。博以五木爲簺，有梟、盧、雉、犢、塞五者，爲勝負之采。」梟、盧，皆貴采。㈥南史劉毅傳：「劉毅家無儋石儲，摴蒲一擲百萬。」

奉贈韋左丞㈠丈二十二韻

紈袴㈡不餓死，儒冠多誤身。丈人試靜聽，賤子請具陳。甫昔少年日，早充觀國賓；㈢讀書破萬卷，下筆如有神。賦料揚雄㈣敵，詩看子建㈤親；李邕求識面，㈥王翰願卜鄰。㈦自謂頗挺出，立登要路津；致君堯舜上，再使風俗淳。此意竟蕭條，行歌非隱淪。㈧騎驢三十載，旅食京華春。朝扣富兒門，暮隨肥馬塵；殘杯與冷炙，到處潛悲辛。主上頃見徵，㈨欻然㈩欲求伸。青冥却垂翅，⑪蹭蹬無縱鱗。⑫甚媿丈人厚，甚知丈人真。每於百寮上，猥誦佳句新。竊效貢公喜，⑬

難甘原憲貧。(十四)焉能心怏怏？祇是走踆踆。(十五)今欲東入海，卽將西去秦。尙憐終南山，(十六)回首清渭(十七)濱。常擬報一飯，況懷辭大臣。白鷗沒浩蕩，萬里誰能馴？

㈠舊唐書韋濟傳：「天寶七載，爲河南尹，遷尙書左丞。」奉寄河南韋尹丈詩原註云：「甫故廬在偃師，承韋公頻有訪問。」㈡漢書班伯傳：「在綺襦紈袴之間。」註：「綺，細綾，紈，素也。並貴戚子弟服。」㈢易經：「觀國之光，利用賓於王。」居近得位之義也。按黃鶴年譜：開元二十二年，遊吳、越，歸赴鄉擧，上韋左丞詩云云，是年方二十三歲。㈣漢揚雄，字子雲，長於詞賦。成帝時，召對承明庭，奏甘泉、河東、長揚、羽獵四賦。（見漢書本傳。）㈤三國魏曹植，字子建，文才富豔，謝靈運極推重之。所著詩文有曹子建集，凡十卷。（見魏志本傳。）㈥新唐書：「甫少貧不自振，客齊、趙、吳、越間，李邕奇其才，先往見之。」㈦王翰，幷州晉陽人，及進士第。張說輔政，召爲祕書正字，終道州司馬。（見唐書文苑傳。）㈧桓譚新論：「天下神人五：一曰神仙，二曰隱淪。」㈨據黃鶴年譜：天寶六載，詔天下有一藝，詣轂下；

李林甫命尙書省皆下之，公應詔而退。(十)見前高都護驄馬行註二。(十一)垂翅，喻失意也。王通東征賦「道之不行兮，垂翅東歸。」(十二)蹭蹬失勢貌；縱鱗猶言奮鱗，振鱗。(十三)貢禹，漢瑯邪人，與王吉爲友。劉峻廣絕交論：「王陽登則貢公喜」吉字子陽，故曰王陽。(十四)原憲春秋時宋人，孔子弟子，家貧匡坐而弦歌。子貢往見之，曰：『嘻，何病？』原憲曰：『今憲貧也，非病也。』（見史記原憲傳。）(十五)踆，趨均切（ㄔㄩㄣ）。踆踆，卻退貌。(十六)終南山在長安南；憐者，言不忍去之也。(十七)渭水在長安北；渭淸而涇濁，故曰淸渭。

送孔巢父(一)謝病歸遊江東兼呈李白

巢父掉頭不肯住，東將入海隨煙霧。詩卷長留天地間，釣竿欲拂珊瑚樹。(二)深山大澤龍蛇遠，春寒野陰風景暮。蓬萊織女迴雲車，指點虛無是征路。自是君身有仙骨，世人那得知其故？惜君只欲苦死留，富貴何如草頭露？蔡侯

㈣靜者意有餘，清夜置酒臨前除。㈤罷琴惆悵月照席，幾歲寄我空中書？南尋禹穴㈥見李白，道甫問信今何如？

㈠孔巢父字弱翁，冀州人。早勤文史，少與李白、韓準、張叔明、陶沔隱於徂徠山，酣歌縱酒，號「竹溪六逸」。永王璘赴江淮，聞其賢，以從事辟之。巢父察其必敗，側身潛遁，由是知名。興元元年於河中遇害。㈡珊瑚樹生海底，故曰拂也。㈢左傳：「深山大澤實生龍蛇」。㈣蔡侯，當是設餞之主人。㈤門屏之間曰除。㈥禹穴，在會稽，相傳為禹所葬之地。

兵車行

車轔轔，馬蕭蕭，行人弓箭各在腰。耶孃妻子走相送，塵埃不見咸陽橋。㈠牽衣頓足攔道哭，哭聲直上干雲霄。道傍過者問行人，行人但云：「點行頻。或從十五北防河，㈡便至四十西營㈢田。去時里正與裹頭，歸來頭白還戍邊。邊亭

流血成海水，武皇㊃開邊意未已。君不聞——漢家山東二百州，㊄千村萬落生荊杞。縱有健婦把鋤犂，禾生隴畝無東西。況復秦兵耐苦戰，被驅不異犬與雞。」「長者雖有問，役夫敢申恨？且如今年冬，未休關西㊅卒。縣官急索租，租稅從何出？信知生男惡，反是生女好：生女猶得嫁比鄰，生男埋沒隨百草。」君不見？——青海㊆頭，古來白骨無人收。新鬼煩寃舊鬼哭，天陰雨溼聲啾啾。

㊀咸陽橋即中渭橋。長安志云：「中渭橋在咸陽東南二十里，貫渭水上。」 ㊁開元中，吐蕃侵擾河右，以隴右、河西、關中等處兵十餘萬防之，故曰防河。 ㊂唐開軍府以捍要衝，因隙地以置營田，有警則以軍若夫千人助役。（見舊唐書食貨志。） ㊃唐人詩稱明皇多云武皇，王昌齡詩：「白馬金鞍從武皇。」 ㊄山東謂太行山以東之地，十道四蕃志：「關以東七道，凡二百一十一州。」 ㊅通鑑：「天寶九載十二月，關西遊弈使王難得擊吐蕃，克五橋，拔樹敦城。」此云：「今年冬，」或即指此。 ㊆舊唐書：「吐谷渾有青海，周國八九

百里。」按此青海係指今青海境內之大湖而言。

病後過王倚飲贈歌

麟角鳳觜世莫識，煎膠續弦奇自見。㈠尚看王生抱此懷，在於甫也何由羨？㈡且過王生慰疇昔，㈢素知賤子甘貧賤。酷見㈣凍餒不足恥，多病沈年㈤苦無健。王生怪我顏色惡，答云：『伏枕艱難徧：瘧癘三秋孰可忍？寒熱百日相交戰。頭白眼暗坐有胝，㈥肉黃皮皺命如綫。』惟生哀我未平復，爲我力致美肴膳。遣人向市賒香粳，喚婦出房親自饌。長安冬葅㈦酸且綠，金城土酥㈧靜如練。兼求畜豪㈨且割鮮，密沽斗酒諧終宴。故人情義晚誰似？令我手脚輕欲旋。老馬爲駒㈩信不虛，當時得意況深眷。但使殘年飽喫飯，只願無事常相見！

㈠十洲記「鳳麟洲在西海之中央。洲上專多鳳麟。……仙家煮鳳喙及麟角合煎作膠，名之爲集弦膠，或名連金泥，以能連弓弩斷弦也；劍折亦以膠連之。」此喻王生以美饌愈疾，如仙膠之續絕弦也。㈡言王生懷麟角鳳觜之奇，而因自愧其無可羨也。㈢慰睎，昔言慰已宿願也。㈣酷見猶云慘逢也。㈤沉年終年也。㈥胝音支（ㄓ），坐久皮厚也。㈦葅，同菹，音捉於切（ㄗㄩ），酢菜也，俗謂之鹽菜。與齏義同：細切曰齏，全物曰菹。㈧酥，音蘇（ㄙㄨ），酪屬，以牛羊乳爲之。西河舊事云：「祈連山在張掖、酒泉二郡界上，牛羊充肥，乳酪醲好。……作酥特好。」金城塞在酒泉郡（今甘肅酒泉縣境），故曰金城土酥。㈨畜豪，卽豪豬也，亦名箭豬。㈩詩角弓：「老馬反爲駒，不顧其後。」註：「已老矣，而孩童慢之。」此言王生情義之厚，不以老而慢我。

示從孫濟㈠

平明跨驢出，未知適誰門。權門多噂喈，㈡且復尋諸孫。諸孫貧無事，宅舍如荒

村。堂前自生竹，堂後自生萱。㊂萱草秋已死，竹枝霜不蕃。㊃淘米少汲水，汲多井水渾。刈葵㊄莫放手，放手㊅傷葵根。阿翁嬾惰久，覺兒行步奔。所來爲宗族，亦不爲盤飧。小人利口實，㊆薄俗難可論。勿受外嫌猜，㊇同姓古所敦。

㊀濟字應物，杜預十四代孫，東川節度兼京兆尹。㊁噂沓音尊（ㄗㄨㄣ）沓（ㄉㄜ），聚語貌。詩小雅：「噂沓背憎。」箋云：「噂噂沓沓，相對談語，背則相憎也」㊂萱多年生草，一名忘憂，葉似菖蒲而柔狹。㊃蕃茂也。㊄葵蔬類植物。古詩：「採葵莫傷根，傷根葵不生；結交莫羞貧，羞貧交不成。」㊅放手猶言不顧也。李劉賀黃運使啓：「數進忠規，刈葵惟恐其放手。」㊆口實猶俗言話柄。書：「予恐來世以台爲口實。」㊇外嫌猜謂外人嫌疑而生猜忌。

樂遊園歌㊀

樂遊古園崒㈡森爽，煙緜碧草萋萋長。公子華筵勢最高，秦川對酒平如掌。㈢長生木瓢㈣示真率，更調鞍馬狂歡賞。青春波浪芙蓉園，㈤白日雷霆夾城仗。㈥閶闔晴開昳蕩蕩，㈦曲江翠幕排銀牓。㈧拂水低徊舞袖翻，緣雲清切歌聲上。却憶年年人醉時，只今未醉已先悲。數莖白髮那拋得？百罰深盃亦不辭。聖朝亦知賤士醜，一物㈨自荷皇天慈。此身飲罷無歸處，獨立蒼茫自詠詩。

㈠原註：「晦日賀蘭楊長史筵醉中作，」長安志云：「樂遊原在萬年縣（明淸爲陝西咸寧縣，今併入長安縣）南八里。」漢書宣帝紀：「神爵三年（西元五九年，）起樂遊苑」唐貞元四年，勅正月晦日文武百僚賜錢以充宴會。㈡崒，通作萃，聚也。㈢三秦記：「長安正南秦嶺，嶺根水流爲秦川」按此秦川，係言秦地。方輿紀要云：「陝西謂之秦川。」沈佺期詩：「秦地平如掌」㈣瓢，盛酒器也；以長生木爲之，故曰長生木瓢。㈤雍錄：「曲江（在長安縣東南）之北爲樂遊原及樂遊苑，漢宣帝樂遊廟也。廟在唐世，基跡尚存，與唐

之芙蓉園芙蓉池皆相並也。」 ㈥韋述西京雜記:「開元二十年,築夾城,入芙蓉園。」仗,儀仗之仗,兵衞也。 ㈦閶闔,天門也,此指宮門。䀝,通作詄,讀如迭(ㄉㄧˋ)。漢郊祀歌:「天門開,詄蕩蕩」如淳曰:「詄蕩蕩,天體堅淸之狀也。」 ㈧曲江見註五。銀牓,宮牆上之銀牌也。張正見詩:「銀牓映仙宮。」 ㈨一物,指酒,猶陶公云「杯中物」:謂朝巳被棄,而天猶見憐,假以一飲之緣也。(仇說。)

曲江㈠ 三章章五句

曲江蕭條秋氣高,菱荷枯折隨風濤:遊子空嗟垂二毛。㈡白石素沙亦相蕩,哀鴻獨叫求其曹。

卽事㈢非今亦非古,長歌激越梢林莽,㈣比屋豪華固難數。吾人甘作心似灰,弟姪何傷淚如雨?

自斷此生休問天,㈤杜曲㈥幸有桑麻田,故將移住南山邊:短衣匹馬隨李廣,看射猛虎終殘年。㈦

㈠見前詩註五。㈡左傳：「不禽二毛」注：「頭白有二色也。」㈢卽事，卽事就現前之事物言也。陶淵明詩：「卽事多所欣。」㈣梢，梢通作捎，拂也。林莽，草木深邃處也。漢書：「羅千乘於林莽。」㈤楚辭天問篇序：「天問者，屈子之所作也。何不言問天？天尊不可問。」㈥杜曲，杜曲在今陝西長安縣南。雍錄：「樊川韋曲東有南杜、北杜。杜固謂之南杜，杜曲謂之北杜。」㈦漢李廣屏居藍田南山中，射獵見草中石，以爲虎而射之，中石沒羽，視之石也。廣所居郡聞有虎，常自射之。（見漢書李廣傳。）

白絲行

繅絲須長不須白，越羅蜀錦金粟尺。㈠象床玉手亂殷紅，萬草千花動凝碧。㈡已悲素質隨時染，裂下鳴機色相射。美人細意熨帖平，裁縫滅盡針線跡。春天衣着爲君舞，蛺蝶飛來黃鸝語。落絮遊絲㈢亦有情，隨風照日宜輕舉。香汗

輕塵污顏色，開新合故㊃置何許？君不見？——才士汲引難，恐懼棄捐羈忍旅。

㊀富貴家尺以金粟飾之，故曰金粟尺。㊁象牀，象牙所爲牀也；殷紅，深紅，凝碧，深碧也。言絲織爲羅、錦，遂有殷紅、凝碧之色，故曰「不須白。」㊂遊絲，謂柳絲也。㊃衣裳在笥，故有開合；

貧交行

翻手作雲覆手雨，㊀紛紛輕薄何須數？君不見？——管、鮑㊁貧時交，此道今人棄如土。

㊀雲雨無恆，喻人之相交翻覆無定也。㊁春秋時鮑叔牙與管仲相友善。管仲嘗曰：「生我者父母，知我者鮑子。」故後世之言友誼，必稱「管鮑」

前出塞㈠九首

戚戚去故里，悠悠赴交河。㈡公家有程期，㈢亡命嬰禍羅。㈣君已富土境，開邊一何多？棄絕父母恩，吞聲行負戈。

出門日已遠，不受徒旅欺。骨肉恩豈斷？男兒死無時。走馬脫轡頭，手中挑青絲。捷下萬仞岡，俯身試搴旗。

磨刀嗚咽水，水赤刃傷手。欲輕腸斷聲，心緒亂已久。丈夫誓許國，憤惋復何有？功名圖麒麟，㈥戰骨當速朽。

送徒既有長，㈦遠戍亦有身。生死向前去，不勞吏怒嗔。路逢相識人，附書與六親。㈧哀哉兩決絕，不復同苦辛！

迢迢萬餘里，領我赴三軍。軍中異苦樂，主將寧盡聞？隔河見胡騎，倏忽數百羣。我始為奴僕，幾時樹功勳？

挽弓當挽强，用箭當用長；射人先射馬，擒賊先擒王。殺人亦有限，列國自有疆。苟能制侵陵，豈在多殺傷？

驅馬天雨雪，軍行入高山。逕危抱寒石，指落

層冰間。已去漢月遠，何時築城還？浮雲暮南征，可望不可攀。　單于㈨寇我壘，百里風塵昏。雄劍㈩四五動，彼軍為我奔。擄其名王⑪歸，繫頸授轅門。潛身備行列，一勝何足論？　從軍十年餘，能無分寸功？衆人貴苟得，⑫欲語羞雷同。中原有鬭爭，況在狄與戎？丈夫四方志，安可辭固窮？⑬

㈠晉書樂志：「出塞、入塞曲，李延年造。」天寶末，哥舒翰貪功於吐蕃，乃徵秦、隴之兵赴交河。此詩即為此而作。　㈡見高都護驄馬行註五。　㈢程期，謂程限期會也。　㈣嬰觸也；禍羅，災禍網羅也。　㈤嗚咽水，謂隴水也。三秦記引俗歌：「隴頭流水，鳴聲幽咽；遙望秦川，肝腸斷絕。」　㈥麒麟，閣名，漢時圖畫功臣者也。漢書：「甘露三年，圖畫霍光等一十八人於麒麟閣。」　㈦長，謂遣送徒役之吏也。　㈧六親，謂父、母、兄、弟、妻、子也。　㈨單于，音善于，匈奴君長之稱。　㈩烈士傳：「楚王命鏌鋣鑄雙劍，鋣留雄而以雌進。」　⑪史記匈奴列傳：「虜名王貴人以百數。」註：「名王謂有大名，以別於諸小王也。」　⑫荀子：「名不貴苟

得。」 ⊜論語「君子固窮，小人窮，斯濫矣。」

歎庭前甘菊花

庭前甘菊移時晚，㊀青蘂重陽不堪摘。明日蕭條醉盡醒，殘花爛漫開何益？籬邊野外多衆芳，采擷細瑣升中堂。念茲空長大枝葉，結根失所纏風霜。㊁

㊀移時晚，謂移植已晚矣。 ㊁謂野花細瑣，反得升中堂；此花空有大枝葉，乃以結根失所而致纏於風霜。

醉時歌㊀

諸公袞袞登臺省，㊁廣文先生官獨冷；甲第紛紛厭粱肉，廣文先生飯不足。先生有道出羲皇，先生有才過屈宋。德尊一代常坎軻，㊂名垂萬古知何用？杜陵

㈣野客人更嗤，被褐短窄鬢如絲。日糴太倉五升米，㈤時赴鄭老同襟期。得錢即相覓，沽酒不復疑。忘形到爾汝，痛飲真吾師。清夜沈沈動春酌，燈前細雨簷花落。但覺高歌有鬼神，焉知餓死塡溝壑？相如逸才親滌器，㈥子雲識字終投閣。㈦先生早賦歸去來，㈧石田茅屋荒蒼苔。儒術於我何有哉？孔丘盜跖俱塵埃。不須聞此意慘愴，生前相遇且銜盃。

㈠原註：「贈廣文館博士鄭虔。」新唐書鄭虔傳：「玄宗愛虔才，欲置左右以不事事，更置廣文館，以虔爲博士，在官貧約，甚淡如也。」㈡唐制：御史臺，中書省，尙書省，門下省，皆清要之職。㈢坎軻，同轗軻，不遇也。楚辭七諫：「年既過大半兮，愁轗軻而留滯。」㈣杜陵，在長安南五十里，杜甫嘗居之。杜陵野客作者自謂。㈤天寶十二載八月，京師零雨，米貴，出太倉米十萬減糶。（見唐書。）㈥漢司馬相如既還蜀，令文君當壚，而親自滌器於市中。（見漢書本傳。）㈦漢揚雄字子雲，嘗校書於天祿閣。（見漢書本傳。）㈧晉陶淵

明作歸去來兮辭。

醉歌行㈠

陸機二十作文賦，㈡汝更小年能綴文。總角㈢草書又神速，世上兒子徒紛紛。驊騮作駒已汗血，鷙鳥舉翮連㈣青雲。詞源倒流三峽㈤水，筆陣獨掃千人軍。只今年纔十六七，射策㈥君門期第一。舊穿楊葉真自知，暫蹶霜蹄未爲失。偶然擢秀非難取，會是排風有毛質。汝身已見唾成珠，㈦汝伯何由髮如漆？春光淡沲㈧秦東亭，渚蒲芽白水荇青。㈨風吹客衣日杲杲，樹攪離思花冥冥。酒盡沙頭雙玉瓶，衆賓皆醉我獨醒。乃知貧賤別更苦，吞聲躑躅涕淚零。

註：

㈠原註「別從姪勤落第歸。」㈡晉陸機年二十而退臨舊里，心識文體，故作文賦（見晉書本傳。）㈢總角；男子未冠之稱，謂總聚其髮而結束之也。㈣連；至也，杜甫詩嘗用

之，如：「一去紫臺連朔漠；」「鴻雁影成連峽內」是也。㊄三峽，在川楚間大江中，即瞿塘峽，巫峽，西陵峽，長七百里，兩岸連山，絕無斷處，江水爲峽所束縛，灘多水急，舟行極險。此云倒流三峽，水極喻詞源之旺也。㊅射策者，爲問難疑義，書之於策，量其大小，署爲甲乙之科。（見漢書註。）㊆趙壹詩：「咳唾自成珠」㊇淡沲，猶淡蕩也。富嘉謨詩：「春光淡沲度千門。」沲，音徒可切（ㄉㄛ。）㊈蒲，荇，皆水中草：蒲始生有芽而白；荇在水而青。

麗人行㊀

三月三日天氣新，長安水邊多麗人。㊁態濃意遠淑且眞，肌理細膩㊂骨肉勻。繡羅衣裳照暮春，蹙金㊃孔雀銀麒麟。頭上何所有？翠爲㔩葉㊄垂鬢脣。背後何所見？珠壓腰衱㊅穩稱身。就中雲幕椒房㊆親，賜名大國虢與秦。㊇紫駝之峯出翠釜，㊈水精之盤行素鱗。犀筯㊉厭飫久未下，鑾刀縷切㊉㊀空紛綸。黃門

飛鞚⑫不動塵，御廚絡繹送八珍。⑬簫鼓哀吟感鬼神，賓從雜遝實要津。後來鞍馬何逡巡！當軒下馬入錦茵。楊花雪落覆白蘋，⑭青鳥飛去銜紅巾。⑮炙手可熱⑯勢絕倫；愼莫近前，——丞相嗔！⑰

㈠朱註：「此刺諸楊遊宴曲江也。」㈡舊唐書：「玄宗每年十月幸華淸宮，國忠姊妹五家扈從。每家爲一隊，著一色衣；五家合隊，照映如百花之煥發。遺鈿墜舄，瑟瑟珠翠，燦爛芳馥於路。而國忠私於虢國，不避雄狐之刺。每入朝，或聯鑣方駕，不施帷幔。每三朝慶賀五鼓待漏，靚裝盈巷，蠟炬如晝。」幸華淸事如此，度上巳脩禊，亦必爾也。㈢肌理皮膚也；膩滑也。楚辭招魂：「靡顏膩理。」㈣蹙金謂以金線繡衣，其紋縐縮者。㈤玉篇：「㔩綵，婦人頭花髻飾。」翠爲㔩葉者言以翡翠爲㔩綵之葉也。㔩音阿闔切（ㄜ）。㈥腰衱裙腰也；以珠綴之，故曰珠壓腰衱。衱音劫（ㄐㄧ）。㈦雲幕椒房皆後宮之稱。西京雜記：「成帝設雲幄、雲帳、雲幕於甘泉紫微殿，世謂三雲殿。」三輔黃圖：「椒房殿在未央宮，以椒和泥

塗壁。」 ㈧舊唐書：「太眞有姊三人，並有才貌，並封『國夫人』之號。長曰大姨，封韓國，三姨封虢國，八姨封秦國。天寶七載，幸華淸宮，同日拜命。」 ㈨駞峯食品也。酉陽雜俎：「衣冠家名食，將軍曲良翰有駞峯羹。」 ㈩犀筯，犀角之筯也。酉陽雜俎：「明皇恩寵祿山，所賜之物，有……犀頭匙筯。」 ⑪鑾刀，刀環有鈴者也。西征賦：「饔人縷切，鑾刀若飛。」 ⑫明皇雜錄：「虢國夫人出入禁中，常乘紫驄，使小黃門爲御。」黃門，謂閹人在禁中給事者。鞚，馬勒也。 ⑬新唐書：「帝所得奇珍及貢獻分賜之，使者相銜於道，五家如一。」 ⑭樂府詩集：「楊華有勇力，容貌雄偉，魏胡太后逼通之，華懼及禍，乃率其部曲來降(於梁)。胡太后追思之不能已，爲作楊白華歌。」其詞曰：「白楊花，飄蕩落南家。」又曰：「願銜楊花入窠裏。」此句楊花，蓋用其事，隱寓刺意也。又廣雅：「楊花入水化爲萍。」爾雅翼：「萍大者曰蘋。」 ⑮此亦隱語。山海經：「三危之山，青鳥居之。」註：「主爲西王母取食者。」沈約詩：「銜書必青鳥。」王勃落花篇：「羅袂紅巾往復還。」 ⑯炙手可熱，喻勢焰薰灼

也。唐語林：「會昌中語曰：『鄭、楊、段、薛，炙手可熱，』蓋唐時長安市語如此。」㈦丞相，謂楊國忠；國忠與虢國夫人亂，故有丞相嗔之語。

陪李金吾花下飲

勝地初相引，徐行得自娛。見輕吹鳥毳，㈠隨意數花鬚。細草偏稱坐，㈡香醪嬾再沽。醉歸應犯夜，可怕李金吾！㈢

㈠毳，促銳切（ㄘㄨㄟˋ），鳥細毛也。㈡偏稱坐，言偏宜於此坐也。「稱」字義從去聲，讀作平聲。㈢律禁夜行而故犯之，謂之犯夜。唐六典：「金吾將軍掌宮中晝夜巡警之法。」

陪鄭廣文㈠遊何將軍山林㈡十首

不識南塘㈢路，今知第五橋。㈣名園依綠水，野竹上青霄。谷口㈤舊相得，濠梁

同見招。(六)平生爲幽興，未惜馬蹄遙。　百頃風潭上，千章(七)夏木清。卑枝低結子，接葉暗巢鶯。鮮鯽銀絲鱠，香芹碧澗羹。翻疑柂樓底，晚飯越中行。(八)　萬里戎王子，何年別月支？(九)異花開絕域，滋蔓匝清池。漢使徒空到，神農竟不知。(十)露翻兼雨打，開拆日離披。(十一)　旁舍連高竹，疏籬帶晚花。碾渦(十二)深沒馬，藤蔓曲藏蛇。詞賦工無益，山林跡未賒。(十三)盡捻書籍賣，來問爾東家。(十四)　剩水滄江破，殘山碣石開。(十五)綠垂風折筍，紅綻雨肥梅。銀甲彈箏(十六)用，金魚(十七)換酒來。興移無灑掃，隨意坐莓(十八)苔。　風磴吹陰雪，雲門吼瀑泉。(十九)酒醒思臥簟，衣冷欲裝綿。野老來看客，河魚不取錢。只疑淳朴處，自有一山川。　棘樹寒雲色，茵蔯春藕香。(二十)脆添生菜美，陰益食單(二一)涼。野鶴清晨出，山精(二二)白日藏。石林蟠水府，百里獨蒼蒼。　憶過楊柳渚，走馬定昆池。(二三)醉把青荷葉，狂遺白接䍦。(二四)刺船思郢客，解水乞吳兒。(二五)坐對秦山(二六)晚，江湖興頗隨。　牀上書連屋，(二七)階前

樹拂雲。將軍不好武，稚子總能文。醒酒微風入，聽詩靜夜分。絺衣挂蘿薜，涼月白紛紛。㈥ 幽意忽不愜，歸期無奈何。出門流水注，迴首白雲多。自笑燈前舞，誰憐醉後歌？祇應與朋好，風雨亦來過。

㈠鄭廣文，即鄭虔。見醉時歌註一。㈡山林，實園也：園中有山，故言山林。通志：「少陵原乃樊川之北原，自司馬村起，至何將軍山林而盡。」㈢南塘，在韋曲附近。許渾詩：「背嶺枕南塘，」是也。㈣張禮遊城南記：「第五橋在韋曲西，橋以姓名。」㈤谷口，謂廣文。揚子法言：「谷口鄭子眞耕於巖石之下，名著京師。」㈥濠梁，謂同遊。莊子：「莊子與惠子同遊濠梁之上。」㈦大樹曰章。㈧柂同柁；南方大船，尾有柁樓。甫年二十時曾遊吳越，今見羹膾，故疑身居柁樓而爲越中行也。㈨戎王子，花名，當出月支國。本草引日華子云：「獨活，一名戎王使者；」此花當是其類。㈩漢使空到，謂張騫至西域，止得安石榴種；神農不知，謂本草不載也。(十一)離披，花開貌。(十二)碾渦，謂碾磑間水渦漩，當指水磨。(十三)賒，音奢

（ㄕㄝ），遠也。⑭捻，讀如業（ㄧㄝ），拈也。言讀書既無益，意欲賣卻書籍，來就爾東家之鄰也。⑮言此間穿池壘石，特大地中剩水殘山耳；然其勢之雄闊，恍若破滄江而開碣石也。⑯銀甲，銀製之假甲也。古詩：「十五學彈箏，銀甲不曾卸。」⑰金魚袋，佩名。唐會要云：「魚袋，著紫者金裝，緋者銀裝。」⑱莓音枚（ㄇㄟ），苔也。⑲言飛瀑之濺，乍疑吹雪。⑳本草：「茵蔯，蒿類，經冬不死，更因舊苗而生，故名。」李時珍云：「氣芳烈，昔人多蒔爲蔬。」㉑食單，謂鋪地布單也。㉒元中記：「山精如人，一足，長三四尺，夜出晝藏。」㉓雍錄：「定昆池在長安西南十五里。」㉔白接羅，白帽也。晉書山簡傳：「每臨高陽池，未嘗不大醉而還。時人爲之歌曰：『時時能騎馬，倒著白接羅。』」㉕郢，楚都也；解水，識水性也。郢客善操舟，吳兒善泅水，故思而求之也。㉖見樂遊園歌註三。㉗牀，謂書牀也；其形若牀，故云。㉘言月色照於衣上，其光零亂也。

重過何氏五首

問訊東橋㈠竹，將軍有報書。倒衣㈡還命駕，高枕乃吾廬。花妥鶯捎蝶，㈢溪喧獺趁魚。㈣重來休沐㈤地，真作野人居。山雨樽仍在，沙沉㈥榻未移。犬迎曾宿客，鴉護落巢兒。雲薄翠微寺，㈦天清皇子陂。㈧向來幽興極，步屧㈨過東籬。落日平臺上，春風啜茗時。石闌斜點筆，桐葉坐題詩。翡翠鳴衣桁，㈩蜻蜓立釣絲。自今幽興熟，來往亦無期。頗怪朝參懶，應耽野趣長。㈪雨抛金鎖甲，㈫苔臥綠沉槍。㈬手自移蒲柳，家纔足稻粱。看君用幽意，白日到羲皇。㈭到此應常宿，相留可判年。㈮蹉跎暮容色，悵望好林泉。何日霑微祿，歸山買薄田？斯遊恐不遂，把酒意茫然。

㈠東橋，謂第五橋，見全詩註四。㈡倒衣，言速往也。詩：「自公召之，顛倒衣裳。」㈢妥，頹

下之貌；捎，掠也。　㈣言花頹乃因鷖之掠蝶，溪喧，緣獺之趁魚也。　㈤休沐言休息以洗沐也。　㈥沙沉言水漲也。　㈦長安志：「翠微寺在終南山上。」　㈧皇子陂在韋曲之西。十道志：「秦葬皇子，起塚陂北原上，故名皇子陂。」　㈨說文：「屧履中薦也；」又屐也。宋書：「袁粲爲丹陽尹，嘗步屧白楊郊野間。」屧，音燮（ㄙㄧ）。　㈩桁音衡（ㄏㄥ），衣架也。　(十一)此言何將軍。　(十二)金鎖甲猶言鎖子甲，謂甲之精細者，言相銜之密也。（見周益公詩話。）　(十三)綠沉槍者，以調綠飾之，其色深沉也。（見西溪叢語。）　(十四)陶潛傳：「夏日高臥北窗之下，清風颯至，自謂羲皇上人。」此言白日到羲皇，乃翻其語，謂可神遊千古，不須高臥也。　(十五)可判年猶云可卒歲也。

陪諸貴公子丈八溝㈠攜妓納涼晚際遇雨二首

落日放船好，輕風生浪遲。竹深留客處，荷淨納涼時。公子調冰水，佳人雪㈡藕

絲。片雲頭上黑，應是雨催詩。　雨來霑席上，風急打船頭。越女紅裙溼，燕姬翠黛愁。纜侵㊂隄柳繫，幔卷浪花浮。歸路翻蕭颯，陂塘五月秋。

㊀張禮遊城南記：「下杜城之西有丈八溝，即子美納涼遇雨之地。」　㊁家語：「黍以雪桃。」註：「雪，拭也。」　㊂侵，迫近也。

送高三十五書記㊀

崆峒小麥熟，且願休王師。請公問主將：「焉用窮荒爲？」㊁　饑鷹未飽肉，側翅隨人飛。高生跨鞍馬，有似幽幷兒。㊂　脫身簿尉中，始與捶楚辭。㊃　借問今何官，觸熱向武威？㊄　答云：「一書記，所媿國士知。」　人實不易知，更須愼其儀。十年出幕府，自可持旌麾。此行旣特達，足以慰所思。男兒功名遂，亦在老大時。常恨結驩淺，各在天一涯。又如參與商，㊅　慘慘中腸悲。驚風吹鴻鵠，不得相

追隨。黃塵翳沙漠，念子何當歸。邊城有餘力，早寄從軍詩。

㈠舊唐書「高適，字達夫，渤海人，解褐封邱尉，非其好也，乃去位客遊河右。河西節度哥舒翰見而異之，表爲左驍衛兵曹，充翰府掌書記」按通鑑：哥舒翰奏高適爲掌書記，事在天寶十三載五月。㈡崆峒；山名，在臨洮（今甘肅岷縣）。按通鑑：先是，吐蕃每至麥熟時，卽率部衆至積石軍（在今甘肅貴德縣）穫取之，邊人呼爲吐蕃麥莊。天寶六載，哥舒翰使王難得楊景暉等潛引兵至積石軍，設伏以待之。吐蕃以五千騎至，翰於城中率驍勇邀擊，匹馬不還。後遂因麥莊一捷，而黷武窮荒；屢致敗衂。今高之往，適當其時，作者故戒其貪勝，欲適以之告翰也。㈢幽、幷二州，其俗習騎射。梁簡文帝詩：「少解孫、吳術，家本幽、幷兒」㈣簿尉決棒，唐制如此。韓愈詩云：「判司卑官不堪說，未免捶楚塵埃間」高適初爲封丘尉，故云。㈤武威；唐郡名，卽舊甘肅涼州府地。㈥參商；兩星名；參居東，商居西，相背而出，永不相見，以喻人之不能相遇也。

城西陂泛舟㊀

青蛾皓齒在樓船，橫笛短簫悲遠天。春風自信牙檣㊁動，遲日徐看錦纜牽。魚吹細浪搖歌扇，燕蹴飛花落舞筵。不有小舟能盪槳，百壺那送酒如泉？

㊀城西陂，卽渼陂，見後渼陂行註一。㊁古詩：「象牙作帆檣。」

渼陂㊀行

岑參㊁兄弟皆好奇，攜我遠來遊渼陂。天地黤㊂慘忽異色，波濤萬頃堆琉璃。琉璃漫汗泛舟入，事殊興極憂思集。鼉㊃作鯨吞不復知，惡風白浪何嗟及。主人錦帆相爲開，舟子喜甚無氛埃㊄。鳧鷖㊅散亂棹謳發，絲管啁啾空翠來。沈竿續蔓深莫測㊆，菱葉荷花靜如拭。宛在中流渤澥清㊇，下歸無極終

南黑。(九) 半陂已南純浸山，動影裊窕冲融間。(十) 船舷暝戛雲際寺，(十一) 水面月出藍田關。(十二) 此時驪龍亦吐珠，(十三) 馮夷擊鼓(十四) 羣龍趨。湘妃漢女(十五) 出歌舞，金支翠旗光有無。(十六) 咫尺但愁雷雨至，蒼茫不曉神靈意。少壯幾時奈老何，向來哀樂何其多！(十七)

(一)渼陂音美、皮。長安志：「渼陂在鄠縣（陝西）西五里，出終南山諸谷合朝公泉為陂。」 (二)岑參與作者同時詩人，天寶三載進士，釋褐為右內率府兵曹參軍。 (三)黤音奄（一ㄢ），青黑色也。 (四)鼉音駝（ㄊㄛ）類似鱷魚之爬蟲類動物。 (五)初入時天地變色，風浪堪憂，至此則開霽放舟，風恬浪靜矣。 (六)鳧鷖音扶、翳，皆水鳥名。 (七)沈竿續蔓戲測水之深淺也。 (八)渤澥海別支也。此言水色空曠。 (九)渼陂源出終南山；言山峯倒影。 (十)裊窕謂山影動搖；冲融謂水波溶漾。 (十一)戛音秸（ㄐㄧ），轢也。長安志「雲際山太安寺在鄠縣東南。」 (十二)長安志：「藍田關在藍田縣，卽秦嶢關也。」雍錄：「嶢關在渼陂東南。」

⑬莊子：「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淵，驪龍頷下。」驪龍，黑龍也。⑭曹植洛神賦：「馮夷鳴鼓，女媧淸歌。」馮夷，河伯也。⑮湘妃，舜之二妃娥皇、女英也。列仙傳：「鄭交甫遊江漢，見二女，解佩與之。」⑯漢房中歌：「金支秀華，庶旄翠旌。」註：「樂上衆飾，有流趐羽葆，以黃爲支，其首敷散，若草木之秀華也。」光有無者，言其若有若無也。⑰漢武帝秋風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九日寄岑參㈠

在門復入門，雨脚但如舊。所向泥活活，㈡思君令人瘦。沈吟坐西軒，飲食錯昏晝。寸步曲江頭，難爲一相就。吁嗟呼蒼生，稼穡不可救！安得誅雲師？㈢疇能補天漏？大明韜日月，㈣曠野號禽獸。君子强逶迤，㈤小人困馳驟。維南有崇山，恐與川浸溜。㈥是節東籬菊，紛披爲誰秀？岑生多新詩，性亦嗜醇酎。㈦采采黃

金花，何由滿衣袖？

㈠見前詩註二。　㈡活活，讀若括括。水流貌。　㈢雲師，神也。張衡思元賦：「雲師䨴以交雜兮！」註：「雲師，卽雨師屛翳也。」　㈣大明，日月也；韜，藏也：猶言日月藏其光明也。　㈤逶迤，義同委蛇，委曲自得之貌也。詩：「退食自公，委蛇委蛇。」　㈥川浸，川澤也。周禮職方氏註：「水流而趨海者曰川，深積而成淵者曰浸。」　㈦酎，音胄（ㄐㄡ，）重釀醇酒也。

秋雨歎三首

雨中百草秋爛死，階下決明㈠顏色鮮。著葉滿枝翠羽蓋，開花無數黃金錢。涼風蕭蕭吹汝急，恐汝後時難獨立。堂上書生空白頭，臨風三嗅馨香泣。

闌風長雨㈡秋紛紛，四海八荒同一雲。去馬來牛不復辨，㈢濁涇清渭何當㈣分？禾頭生耳㈤黍穗黑，農夫田婦無消息。城中斗米換衾裯，相許寧論兩相直？㈥

長安布衣誰比數？反鎖衡門㈦守環堵。老夫不出長蓬蒿，稚子無憂走風雨。雨聲颼颼催早寒，胡雁翅濕高飛難。秋來未曾見白日，泥污后土何時乾？㈧

㈠決明：草花名，莖高二三尺，葉爲羽狀複葉，秋開蝶形花，色淡黃。 ㈡闌風沈雨：謂闌珊之風，沈伏之雨；言風雨不已也。 ㈢莊子秋水篇：「秋水時至，百川灌河，兩涘諸涯之間，不辯牛馬。」 ㈣關中記：「涇水入渭，清濁不相雜。」蓋渭本清而涇本濁，今當汎濫，則不能分矣。 ㈤朝野僉載記俚諺云：「秋雨甲子，禾頭生耳。」謂禾芽絭卷如耳形也。 ㈥詩：「抱衾與裯；」謂結婚也：歲飢，則斗米可以換妻，故不能論直也。 ㈦衡門：橫木爲門，貧者之所居也。 ㈧楚辭九辯：「皇天淫溢而秋霖兮，后土何時得乾！」

戲簡鄭廣文虔㈠兼呈蘇司業源明㈡

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則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四十年，坐客寒無氈。

賴有蘇司業，時時乞㊂酒錢。

㊀見醉時歌註一。㊁蘇源明，京兆武功人。天寶間及進士第，累遷太子諭德，出爲東平太守。召爲國子司業。安祿山陷京師，以病不受僞署。（見唐書本傳）㊂乞，丘旣切（ㄑ一），以物與人也。

夏日李公㊀見訪

遠林暑氣薄，公子過我遊。貧居類村塢，僻近城南㊁樓。旁舍頗淳朴，所須亦易求。隔屋喚西家，「借問有酒不？」牆頭過濁醪，展席俯長流。清風左右至，客意已驚秋。巢多衆鳥鬬，葉密鳴蟬稠。苦遭此物聒，孰謂吾廬幽？水花㊂晚色淨，庶足充淹留。預恐樽中盡，更起爲君謀。

㊀黃鶴說：按宗室世系表，當是李炎，時爲太子家令。㊁朱說：公居在長安城南，所謂城南

韋杜也。㊂崔豹古今註：「芙蓉一名荷花。……一名水花。」

去矣行

君不見？——鞲上鷹，一飽則飛掣。㊀焉能作堂上燕，銜泥附炎熱？野人曠蕩無靦顏，㊁豈可久在王侯間？未試囊中餐玉法，明朝且入藍田山㊂。

㊀魏志：「譬如養鷹，飢則爲用，飽則颺去。」鞲，臂衣也。㊁靦音腆（ㄊㄧㄢ）。靦顏，恧顏也。㊂後魏李預居長安，羨古人餐玉之法，乃采訪藍田，掘得若環璧雜器者，大小百餘；至而觀之，皆光潤可玩。預乃椎七十枚爲屑，日服食之。（見後魏書。）藍田山在長安縣東南三十里，山出美玉，故世稱藍田玉。

官定後戲贈㊀

不作河西尉，淒涼爲折腰。㊀老夫怕趨走，率府且逍遙。耽酒須微祿，狂歌託聖朝。故山歸興盡，迴首向風飆。㊂

㊀原註：「時免河西尉爲右衞率府兵曹。」戲贈者，戲自贈，後人自贈題本此。㊁晉書陶潛傳：「潛爲彭澤令，郡遣督郵至，吏白應束帶見之，潛歎曰：『吾不能爲五斗米折腰，』即解印去。」　㊂方官未定時，公嘗有詩云「故山多藥物，欲整還鄉旆。」（贈崔學士詩。）今官已定，無復歸山之興，唯有臨風回首耳。

自京赴奉先縣詠懷五百字㊀

杜陵有布衣，老大意轉拙。許身一何愚？竊比稷與契。㊁居然成濩落，㊂白首甘契闊。㊃蓋棺事則已，㊄此志常覬豁。㊅窮年憂黎元，歎息腸內熱。取笑同學翁，浩歌彌激烈。非無江海志，蕭灑送日月。生逢堯舜君，不忍便永訣。當今廊廟具，

構廈豈云缺？葵藿傾太陽，(七)物性固莫奪。顧惟螻蟻輩，但自求其穴；胡爲慕大鯨，輒擬偃溟渤？(八)以茲悟生理，獨恥事干謁。兀兀遂至今，忍爲塵埃沒。終愧巢與由，未能易其節。沈飲聊自適，放歌頗愁絕。

歲暮百草零，疾風高岡裂。天衢陰崢嶸，(九)客子中夜發。霜嚴衣帶斷，指直不得結。

凌晨過驪山，(十)御榻在嵽嵲。(十一)蚩尤(十二)塞寒空，蹴踏崖谷滑。瑤池氣鬱律，(十三)羽林相摩戛。(十四)君臣留歡娛，樂動殷樛嶱。(十五)賜浴皆長纓，(十六)與宴非短褐。彤廷(十七)所分帛，本自寒女出。鞭撻其夫家，聚斂貢城闕。聖人筐篚(十八)恩，實欲邦國活。臣如忽至理，君豈棄此物？多士盈朝廷，仁者宜戰慄。況聞內金盤，盡在衞霍(十九)室。中堂舞神仙，(二十)煙霧散玉質。煖客貂鼠裘，悲管逐清瑟。勸客駝蹄羹，(二一)霜橙壓香橘。朱門酒肉臭，路有凍死骨。榮枯咫尺異，惆悵難再述。

北轅就涇渭，官渡又改轍。(二二)羣水從西下，極目高崒兀。(二三)疑是崆峒來，(二四)恐觸天柱折。(二五)河梁幸未坼，枝撐聲窸窣。(二六)行旅

相攀援，川廣不可越。老妻寄異縣，㉗十口隔風雪。誰能久不顧？庶往共饑渴。入門聞號咷，幼子飢已卒。吾寧捨一哀？㉘里巷亦嗚咽。所媿爲人父，無食致夭折。豈知秋未登，貧窶有倉卒。㉙生常免租稅，名不隸征伐；撫迹猶酸辛，平人固騷屑。㉚默思失業徒，因念遠戍卒。憂端齊終南，澒洞㉛不可掇。

㊀據長安志，奉先縣在京兆府東北二百四十里。即今陝西關中道蒲城縣。時公在率府，而家在奉先，此詩敍歸省之事，當作於天寶十四載仲冬。㊁契；讀若揳（ㄎㄧ）入聲。㊂濩落；音穫（ㄨㄛ）落，通作瓠落，猶廓落，無所容也。莊子逍遙遊：「瓠落無所容。」㊃契闊；勤苦也。詩邶風：「死生契闊。」㊄宋書劉毅傳：「大丈夫蓋棺；事乃定矣。」㊅覬；冀也；豁；開也。㊆魏志曹植傳：「葵藿之傾葉；太陽雖不爲迴光，然終向之者，誠也。」㊇溟、渤；皆海名。㊈陰崢嶸；言陰盛也。公赴奉先在十一月初，故有「歲暮」之語。㊉驪山在昭應縣東南，即藍田山也：自京至此六十里。（見太平寰宇記。）⑪嵽嵲；音垤（ㄐㄧ）

孽（广一）山高貌。按雍錄：溫泉在驪山，元宗卽山建立百司；十月往，至歲盡乃還宮。又緣楊妃之故，奢蕩益著；宮包驪山，牆周其外，下有夾城通禁中。是則宮在山崖，故云御榻在嵽嵲也。 (十二)蚩尤；謂蚩尤旗也。皇覽：「蚩尤塚在東郡壽張縣闞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祀之，有赤氣出如疋練帛，民名爲蚩尤旗。」此正十一月初，借蚩尤旗以喻兵象也。 (十三)瑤池；指溫泉。鬱律；氣升貌。郭璞江賦：「氣滃渤以霧杳，時鬱律其如烟。」 (十四)唐書兵志：「高宗置左右羽林軍，朝會以衞階陛，行幸則夾馳道。」 摩戛；猶言摩擊也。 (十五)樛嶱；通作膠葛，樛嶱，膠葛，廣大也：謂樂動而其聲遠聞也。上林賦：「張樂乎膠葛之寓。」 (十六)明皇雜錄：「上嘗於華清宮中置長湯數十，賜羣臣浴。」 (十七)彤廷；謂以丹塗之庭，卽王庭也。 (十八)詩鹿鳴序：「鹿鳴，宴羣臣嘉賓：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十九)衞霍；謂衞青，霍去病，皆漢內戚，以比國忠。 (廿)神仙；指貴妃及諸姨。 (廿一)駞蹄羹；食品名：參看麗人行註九。 (廿二)官渡；謂涇、渭二水渡口。過驪山往奉先須往者，故云改轍。 (廿三)崒

兀危高貌。㉔崆峒見送高十五書記註二。涇、渭諸水皆從隴西而下，故疑來自崆峒也。㉕言水勢之險也。列子：「共工氏怒而觸不周之山，折天柱，絕地維。」㉖窸窣音悉率，橋動有聲也。㉗異縣指奉先。㉘嵇康養生論：「世常謂一怒不足以侵性，一哀不足以傷身。」㉙倉卒謂天折。㉚騷屑不足道也。㉛澒洞音項（ㄥ）同（ㄉㄥ），相連貌。

奉先劉少府新畫山水障㊀歌

堂上不合生楓樹，怪底江山起烟霧。㊁聞君掃卻赤縣圖，㊂乘興遣畫滄洲趣。㊃畫師亦無數，好手不可遇。對此融心神，知君重毫素。豈但祁岳與鄭虔？㊄筆迹遠過楊契丹。㊅得非玄圃㊆裂？無乃瀟湘㊇翻？悄然坐我天姥㊈下，耳邊已似聞清猿。反思前夜風雨急，乃是蒲城㊉鬼神入。元氣淋漓障猶濕，真宰上訴天應泣。⑪野亭春還雜花遠，漁翁暝踏⑫孤舟立。滄浪⑬水深青溟闊，欹岸

側島秋毫末。(十四)不見湘妃鼓瑟時，至今斑竹臨江活。(十五)劉侯天機精，愛畫入骨髓。自有兩兒郎，揮灑亦莫比。大兒聰明到，能添老樹巔崖裏。小兒心孔開，貌得山僧及童子。若耶溪，(十七)雲門寺：(十八)吾獨胡爲在泥滓？青鞵布襪從此始。

(一)障；屏障也。(二)訝畫障楓樹山川盡如眞像也。(三)史記：鄒衍謂中國名赤縣神州。劉先爲奉先尉寫其邑之山川，故曰赤縣圖；乃別是一圖。(四)滄州趣；即指本畫障。(五)祈岳善畫者（見李嗣眞畫錄）；鄭虔善畫山水（見唐書本傳。）(六)楊契丹隋時畫家（見張彥遠名畫記。）(七)玄圃；仙人所居地也，相傳在崑崙山上。(八)瀟湘；二水合流之名，在湖南境，相傳昔日舜妃娥皇女英死於此。(九)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縣東五十里。公壯遊詩有「歸帆拂天姥」句，蓋舊遊之地，故因畫而思及之。(十)蒲城；即奉先。(十一)言其巧奪天工也。(十二)暝踏；言身入幽暝中也。(十三)滄浪；即漢水。(十四)言所繪岸旁之島嶼甚細也。(十五)楚辭離騷：「使湘靈鼓瑟兮。」湘靈，舜妃也。博物志：「舜崩於蒼梧，二妃啼，以淚揮竹，竹盡

斑」 ⑯貌，音莫，圖畫人物之形狀也。 ⑰若耶溪在浙江紹興縣南，古時以風景著名。
⑱雲門寺在浙江紹興縣南雲門山上。

悲陳陶㊀

孟冬十郡良家子，血作陳陶澤中水。野曠天清無戰聲，四萬義軍同日死。㊁羣胡㊂歸來血洗箭，仍唱胡歌飲都市。都人迴面向北啼，日夜更望官軍至。

㊀陳陶斜，又名陳陶澤，在陝西咸陽縣東。按唐書：至德元載十月，房琯自請討賊（安祿山），分兵爲三：南軍自宜壽入，中軍自武功入，北軍自奉天入。琯自將中軍，爲前鋒。辛丑，中軍、北軍遇賊於陳陶斜，接戰，敗績。癸卯，琯自以南軍戰（即青坂之戰），又敗。㊁琯効古法，用車戰，賊縱火焚之，人畜大亂，官軍死傷者四萬餘人。㊂羣胡，謂祿山之衆。

悲青坂㈠

我軍青坂在東門，天寒飲馬太白㈡窟。黃頭奚㈢兒日向西，數騎彎弓敢馳突。山雪河冰野蕭颼，青是烽烟白人骨。焉得附書與我軍，忍待明年莫倉卒？

㈠青坂當去陳陶斜不遠。參看前詩註一。㈡飲馬太白，言依山而守也。太白山在陝西郿縣東南。㈢黃頭，東胡部落名；奚，亦東胡種名。祿山事蹟云：「祿山反，發同羅、奚、契丹、寶韋曳落河之衆，號父子軍。」

對雪

戰哭多新鬼，㈠愁吟獨老翁。亂雲低薄暮，急雪舞迴風。瓢棄樽無綠，㈡爐存火似紅。數州消息斷，愁坐正書空。㈢

㊀時方在陳陶敗後。㊁樽中綠酒也。㊂世說：「殷浩坐廢終日書空作『咄咄怪事』四字。」

月夜

今夜鄜州㊀月，閨中只獨看。遙憐小兒女，未解憶長安。香霧雲鬟濕，清輝玉臂寒。㊁何時倚虛幌，㊂雙照淚痕乾？

㊀鄜州，唐時屬關內道，今陝西鄜縣。時作者之家寓焉。鄜，音孚（ㄈㄨ）。㊁鬟濕臂寒，想見看月之久。㊂江淹詩：「鍊藥照虛幌」幌，帷也。

蘇端薛復筵簡薛華醉歌

文章有神交有道，端復得之名譽早。愛客滿堂盡豪傑，開筵上日㊀思芳草。安

得健步移遠梅，亂插繁花向晴昊？　千里猶殘舊冰雪，百壺且試開懷抱。垂老惡聞戰鼓悲，急觴爲緩憂心擣。㈡少年努力縱談笑，看我形容已枯槁。　坐中薛華善醉歌，歌辭自作風格老。近來海內爲長句，汝與山東李白㈢好。何劉沈謝㈣力未工，才兼鮑昭㈤愁絕倒。　諸生頗盡新知樂，萬事終傷不自保。氣酣日落西風來，願吹野水添金盃。如澠之酒㈥常快意，亦知窮愁安在哉！忽憶雨時秋井塌，古人白骨生青苔：如何不飲令心哀？

㈠上日，日朔日也。　㈡詩小雅：「我心憂傷，惄焉如擣。」擣，敲也。　㈢李白本蜀郡人，而寓居山東久，故時人皆以山東人稱之。　㈣謂何遜，劉孝標，沈約，謝朓，並六朝詩人。　㈤鮑昭，卽鮑照，亦六朝詩人。唐時諱天后名，書「照」爲「昭」耳。　㈥左傳：「有酒如澠。」澠，音繩，水名，在山東。

春望

國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烽火連三月，家書抵萬金。白頭搔更短，渾欲不勝簪。

一百五日夜對月㊀

無家對寒食，有淚如金波。㊁斫卻月中桂，清光應更多。仳離放紅蕖，㊂想像嚬青蛾。㊃牛女漫愁思，秋期猶渡河。㊄

㊀荊楚歲時記：「去冬至一百五日；即有疾風甚雨，謂之寒食。」 ㊁金波；月光也。漢郊祀歌：「月穆穆以金波。」 ㊂紅蕖；丹桂花也；仳離；同披離，盛貌。 ㊃青蛾；謂蛾眉也。 ㊄牛、女；即牽牛，織女二星。世說：「牛、女二星，隔河而居；每七夕，則渡河而會。」

哀江頭㊀

少陵野老㊁吞聲哭，春日潛行曲江曲。江頭宮殿㊂鎖千門，細柳新蒲㊃爲誰綠？憶昔霓旌下南苑，㊄苑中萬物生顏色。昭陽殿裏第一人，㊅同輦隨君侍君側。輦前才人㊆帶弓箭，白馬嚼齧黃金勒。㊇飜身向天仰射雲，一箭正墜雙飛翼。明眸皓齒今何在？血汚遊魂歸不得。㊈清渭東流劍閣深，去住彼此無消息。㊉人生有情淚沾臆，江水江花豈終極？黃昏胡騎塵滿城，欲往城南忘南北。⑪

㊀江頭；謂曲江頭。明皇與貴妃常遊曲江。時長安已陷，作者身在賊中，覩江水江花哀思而作，故以哀江頭名篇。㊁少陵野老；作者自稱也。雍錄：「少陵原在長安縣南四十里」作者寓居於此。㊂曲江南有紫雲樓，芙蓉苑；西有杏園，慈恩寺。江頭宮殿；指此。㊃康駢劇

談錄：「曲江池入夏則菰蒲葱翠，柳陰四合，碧波紅蕖，湛然可愛。」㈤南苑，即芙蓉苑。㈥指貴妃。昭陽殿，爲漢時宮殿，飛燕所居。李白詩：「漢宮誰第一？飛燕在昭陽。」亦指貴妃。㈦才人，宮內官名。唐書百官志：「內官才人七八，正四品。」㈧明皇雜錄：「上幸華清池，貴妃姊妹各購名馬，以黃金爲銜勒。」㈨國史補：「元宗幸蜀，至馬嵬驛，縊貴妃於佛堂梨樹之前。」㈩清渭，爲貴妃縊處；劍閣爲明皇入蜀所經之道。彼此無消息者，謂一死一生，更無見期也。⑪言欲往城南（作者家在城南）而惶惑不記孰爲南北也。

哀王孫㈠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㈡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㈢金鞭斷折九馬死，㈣骨肉不得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爲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

『高帝子孫盡隆準，㈤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爲王孫立斯須。昨夜東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㈥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㈦竊聞天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㈧花門務面㈨請雪恥，愼勿出口他人狙。㈩哀哉王孫愼勿疏！五陵佳氣(十一)無時無。』

㈠此亂時見王孫顚沛而作也。舊唐書：「十五載六月九日，潼關不守。十二日凌晨，上自延秋門出，親王、妃主、王孫以下，皆從之不及。」㈡長安志：「苑中宮庭凡二十四所，西面二門，南曰延秋門」㈢言頭白烏不祥之物；初號門上，故明皇出延秋門；又啄大屋，故朝官一時逃散。㈣漢文帝自代來，有良馬九匹（見西京雜記）。此謂明皇出奔之馬。㈤漢書高帝紀：「帝隆準」隆，高也；準，音拙，鼻也。㈥舊唐書史思明傳：「祿山陷兩京，以橐駝運御府珍寶於范陽。」舊都謂長安。肅宗時在靈武，故號長安爲舊都。㈦朔方健兒指

哥舒翰。時翰將河隴朔方兵及蕃兵共二十萬守潼關拒賊，戰敗於靈寶，被執降賊。昔何勇銳者，言翰先曾立功於西域也。㈧舊唐書：「肅宗即位，九月，南幸彭原，遣使與回紇和親。二載二月，其首領入朝。」南單于者，南匈奴首領之稱也。㈨花門，即回紇；剺面，割面也；謂割面流血以示信。剺，音梨（ㄌㄧ）。㈩狙，伺伏也。(十一)五陵佳氣，謂中興之象。唐紀：「高祖葬獻陵，太宗葬昭陵，高宗葬乾陵，中宗葬定陵，睿宗葬橋陵，是爲五陵。」漢書光武紀：「蘇伯阿至南陽，遙望春陵，郭𠰥曰：『氣佳哉！鬱鬱葱葱然。』」

雨過蘇端

雞鳴風雨交，㈠久旱雲亦好。杖藜入春泥，無食起我早。㈡諸家憶所歷，一飯跡便掃。㈢蘇侯得數過，懽喜每傾倒。也復可憐人，呼兒具梨棗。濁醪必在眼，盡醉攄懷抱。紅稠㈣屋角花，碧委牆隅草。親賓縱談謔，喧鬧慰衰老。況蒙霈澤垂，糧

粒或自保。妻孥隔軍壘，撥棄不擬道。㊄

㊀言風雨交作於鷄鳴之時，又詩：「風雨凄凄，鷄鳴喈喈」序：「思君子也。」㊁猶陶淵明乞食詩：「飢來驅我去」之意。㊂言一飯之後便絕跡也。㊃稠密也。㊄陶淵明還舊居詩：「撥置且莫念。」

喜達行在所三首㊀

西憶岐陽㊁信，無人遂却㊂迴。眼穿當落日，㊃心死著寒灰。霧樹行相引，連山望忽開。所親驚老瘦；「辛苦賊中來！」

愁思胡笳夕，凄涼漢苑春。生還今日事，㊄間道㊅暫時人。司隸章㊆初覩，南陽㊇氣已新。喜心翻倒極，嗚咽淚霑巾。

㊈死去憑誰報？歸來始自憐。猶瞻太白雪，喜遇武功天。㊉影靜千官裏，心蘇七校⑪前。今朝漢社稷，新數中⑫興年。

㈠原註：「自京竄至鳳翔。」舊唐書：「至德二載，二月，肅宗自彭原幸鳳翔」鳳翔、唐郡，今陝西鳳翔縣。行在所，天子巡幸所居也。㈡岐陽，謂岐山之陽，即指鳳翔。㈢遂却，猶言即便也。㈣鳳翔在京師西，故當落日。㈤言昨日尚未知決有生還之事。㈥間道，謂伺其間隙之道而行也。㈦司隸，爲唐以前巡察畿輔之官；章，儀也：言國亂漸定，始復見官儀也。謝朓詩：「還覩司隸章，復見東都禮。」㈧南陽，舂陵所在。見哀王孫篇註十一。㈨言喜極反悲也。㈩三秦記：「太白山在武功縣南，去長安三百里。不知高幾許。俗云：『武功太白，去天三百。』」長安志：「京兆武功縣，以武功山得名。」按即今陝西武功縣。二句猶復見天日之意。(十一)七校，漢時京師軍校也。(十二)中，應作去聲。

述懷一首

去年潼關破，妻子隔絕久。今夏草木長，脫身得西走。㈠ 麻鞋見天子，衣袖露兩

肘。朝廷愍生還，親故傷老醜。涕淚授拾遺，㈡流離主恩厚。柴門雖得去，未忍即開口。寄書問三川，㈢不知家在否。比聞同罹禍，殺戮到雞狗。山中漏茅屋，誰復依戶牖？摧頹蒼松根，地冷骨未朽。幾人全性命？盡室豈相偶？嶔岑㈣猛虎場，鬱結迴我首。㈤自寄一封書，今已十月後。反畏消息來，寸心亦何有？漢運初中興，生平老耽酒。沈思歡會處，恐作窮獨叟。

㈠據此，知作者由京竄至鳳翔，在夏四月。㈡新唐書杜甫傳：「天子入蜀，甫避走三川。肅宗立，自鄜州羸服欲奔行在，爲賊所得。至德二載，亡走鳳翔，謁上，拜左拾遺。時所在寇奪，甫家寓鄜，彌年艱窶，孺弱至餓死，因許甫自往省視，從還京師。」通典：「武后置左右拾遺二人，掌供奉諷諫。」㈢三川，在鄜州南，杜甫之家在焉。㈣嶔岑，山勢聳立貌。㈤鬱結憂也；迴首，懷家也。

獨酌成詩

燈花何太喜？酒綠正相親。醉裏從爲客，詩成覺有神。兵戈猶在眼，儒術豈謀身？共被微官縛，低頭媿野人。

羌村㊀三首

崢嶸赤雲西，日脚㊁下平地。柴門鳥雀噪，歸客千里至。妻孥怪我在，驚定還拭淚。世亂遭飄蕩，生還偶然遂。鄰人滿牆頭，感歎亦歔欷。㊂夜闌更秉燭，相對如夢寐。

晚歲迫偷生，還家少歡趣。嬌兒不離膝，畏我復卻去。憶昔好追涼，故繞池邊樹。㊃蕭蕭北風勁，撫事煎百慮。賴知禾黍收，已覺糟牀㊄注。如今足斟酌，且用慰遲暮。

羣雞正亂叫，客至雞鬬爭。驅雞上樹木，始聞扣柴荊。父老四五

人，問我久遠行。手中各有攜，傾榼濁復淸。『莫辭酒味薄，黍地無人耕。兵革旣未息，兒童盡東征。』㈥ 請爲父老歌，艱難媿深情。歌罷仰天歎，四座淚縱橫。

㈠元和郡國志：「隋開皇十六年，分三川、洛川兩縣置洛交縣。」鄜州圖經：「羌村洛交村墟。」羌，欺央切（ㄑㄧㄤ）。㈡日脚；日下垂日光也。㈢歔欷；悲泣也。欷，音希上聲。㈣回想去家，正是夏時。㈤糟牀；酒醡也。㈥莫從文苑英華。四句乃父老語。

北征㈠

皇帝二載㈡秋，閏八月初吉，杜子將北征，蒼茫問家室。維時遭艱虞，朝野少暇日。顧慚恩私被，詔許歸蓬蓽。拜辭詣闕下，怵惕久未出。『雖乏諫諍姿，恐君有遺失。君誠中興主，經緯固密勿。』㈢東胡反未已，㈣臣甫憤所切。』揮涕戀行在，道途猶恍惚。乾坤含瘡痍，憂虞何時畢？靡靡踰阡陌，人烟眇蕭瑟。所遇多

被傷，呻吟更流血。迴首鳳翔縣，旌旗晚明滅。前登寒山重，屢得飲馬窟。邠郊入地底，㈤涇水中蕩潏。㈥猛虎立我前，蒼崖吼時裂。菊垂今秋花，石戴古車轍。青雲動高興，幽事亦可悅。山果多瑣細，羅生雜橡栗：或紅如丹砂，或黑如點漆；雨露之所濡，甘苦齊結實。緬思桃源內，益歎身世拙。　坡陀望鄜畤，㈦巖谷互出沒。我行已水濱，我僕猶木末。㈧鴟鳥鳴黃桑？野鼠拱㈨亂穴，　夜深經戰場。寒月照白骨。潼關百萬師，往者散何卒？㈩遂令半秦民，殘害爲異物。　況我墮胡塵，及歸盡華髮。　經年至茆屋，妻子衣百結。慟哭松聲迴，悲泉共幽咽。平生所嬌兒，顏色白勝雪。見耶背面啼，垢膩脚不襪。床前兩小女，補綻才過膝。海圖拆波濤，舊繡移曲折。天吳及紫鳳，顚倒在裋褐。(十一)老夫情懷惡，嘔泄臥數日。那無囊中帛，救汝寒凜慄？粉黛亦解苞，衾裯稍羅列。瘦妻面復光，癡女頭自櫛。學母無不爲，曉粧隨手抹。移時施朱鉛，狼藉畫眉闊。　生還對童稚，似欲忘飢渴。問

事競挽鬚，誰能卽嗔喝？翻思在賊愁，甘受雜亂聒。新歸且慰意，生理焉得說？至尊尙蒙塵，幾日休練卒？仰觀天色改，坐覺祆氣豁。陰風西北來，慘澹隨回紇。(十二)其王願助順，其俗善馳突。送兵五千人，驅馬一萬匹。此輩少爲貴，四方服勇決。所用皆鷹騰，破敵過箭疾。聖心頗虛佇，時議氣欲奪。伊洛(十三)指掌收，西京不足拔。官軍請深入，蓄銳可俱發。此舉開青徐，(十四)旋瞻略恆碣。(十五)昊天積霜露，正氣有肅殺。禍轉亡胡歲，勢成擒胡月。胡命其能久？皇綱未宜絕。　憶昨狼狽初，事與古先(十六)別。姦臣竟葅醢，同惡隨蕩析。(十七)不聞夏殷衰，中自誅褒妲。(十八)周漢獲再興，宣光(十九)果明哲。桓桓陳將軍，(二十)仗鉞奮忠烈。微爾人盡非，于今國猶活。淒涼大同殿，(二一)寂寞白獸闥。(二二)都人望翠華，(二三)佳氣向金闕。園陵固有神，掃灑數不缺。(二四)煌煌太宗業，樹立甚宏達！

(一)由鳳翔行在歸鄜州省家作。（參看述懷詩註二）。鄜州在鳳翔東北，故曰北征。又漢班

彪有北征賦，作者襲用其名。㈡即肅宗至德二載。㈢密勿猶黽勉也。㈣謂安慶緒之亂。㈤邠州，唐時屬關內道，今陝西邠縣之地。入地底，顯四面山高也。㈥蕩潏，水湧貌。潏，音聿（ㄩㄝ。）㈦鄜畤，即鄜州。元和郡國志「鄜畤，……後魏爲鄜州，因秦文公夢黃蛇自天降屬於地遂於鄜立鄜畤爲名。」㈧木末，樹梢也。言已已先至水濱，回首望僕，尙行高處，如在樹梢也。㈨拱，謂人立作拱手狀。㈩卒，倉卒也。百萬師，指哥舒翰之兵。唐書哥舒翰傳：「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踐蹦，墜黃河死者數萬人。」⑪天吳，神名。山海經：「朝陽之谷，有神曰天吳，是爲水伯，虎身人面。丹穴之山，有鸞鳳之屬也，五色而多紫。」裋褐，謂童豎所著之毛布短衣。四句之意，蓋言海圖，天吳、紫鳳，皆所繡之物，以舊繡補綻爲豎衣，故波濤折，繡紋移，天吳紫鳳皆顚倒也。⑫至德元載，回紇遣其太子葉護率兵助國討賊，肅宗宴賜甚厚，命廣平王約爲兄弟。（見唐書回紇傳）⑬伊洛，二水名，在河南，即東都之地。⑭青徐，今山東之地。⑮恆碣，謂恆山、碣石也。兩山俱在今

直隸境，當時賊巢所在。⑯古先，謂宗廟也。⑰姦臣，指楊國忠；同惡，指虢國夫人輩。⑱褒妲，褒姒、妲己也！比貴妃。⑲宣光，周宣王、漢光武也；比肅宗。⑳陳將軍，謂陳元禮。玄宗幸蜀至馬嵬驛，左龍武大將軍陳元禮整比六軍以從。以禍由國忠，欲誅之。會吐蕃使者遮國忠馬訴無食。軍士呼曰：「國忠與虜謀反，遂殺之。」上出驛門，令收隊，不應。元禮對曰：「國忠謀反，貴妃不宜供奉，願陛下割恩正法。」上令力士引貴妃於佛堂縊殺之。（見舊唐書。）

㉑大同殿在南內興慶宮勤政樓北大同門內。（見長安志。）㉒白獸闥即白獸門，在未央宮內，原名白虎殿，因避太宗諱改名。（見三輔黃圖。）㉓翠華，天子三纛；以翠為飾，故名。㉔言收京之後，掃灑園陵禮數可以不闕，此段皆期望語。

彭衙⑴行

憶昔避賊初，北走經險艱。夜深彭衙道，月照白水⑵山。盡室久徒步，逢人多厚

顏。參差谷鳥吟，不見遊子還。　癡女饑咬我，啼畏虎狼聞。懷中掩其口，反側聲愈嗔。小兒强解事，故索苦李餐。一旬半雷雨，泥濘相牽攀。既無禦雨備，徑滑衣又寒。有時經契闊，竟日數里間。野果充餱糧，卑枝成屋椽。早行石上水，暮宿天邊烟。　少留同家窪，㈢欲出蘆子關。㈣故人有孫宰，高義薄曾雲。㈤延客已曛黑，張燈啟重門。煖湯濯我足，剪紙招我魂。從此出妻孥，相視涕闌干。㈥衆雛爛熳睡，喚起沾盤飧。誓將與夫子，永結爲弟昆。　遂空所坐堂，安居奉我懽。誰肯艱難際，豁達露心肝？　別來歲月周，胡羯㈦仍構患。何當有翅翎，飛去墮爾前？

㈠太平寰宇記：「彭衙故城在白水縣東北六十里。」　㈡白水，即今陝西關中道白水縣。

㈢未詳何處；當即孫宰所居之地。　㈣亦未詳。　㈤薄，迫也；曾雲，即層雲。　㈥闌干，涕流貌。　㈦羯，音揭（ㄐㄧㄝ），匈奴別部名。

曲江陪鄭八丈南史飲

雀啄江頭黃柳花，鵁鶄鸂鶒㊀滿晴沙。自知白髮非春事，且盡芳尊戀物華。近侍即今難浪跡，此身那得更無家？丈人才力猶強健，豈傍青門學種瓜？㊁

㊀鵁鶄，音交（ㄐㄧㄠ）精（ㄗㄧㄑ），水鳥，高脚長喙，頸有紅毛冠，翠鬣青脛，甚有文彩。鸂鶒，音谿（ㄑㄧ）勒（ㄌㄜ），亦水鳥名，似鴛鴦而稍大，羽五彩而多紫色，故又名紫鴛鴦。㊁此用邵平故事。邵平故秦東陵侯，秦破爲布衣，貧種瓜於長安東門。（見史記蕭相國世家。）青門，即長安東門之名。

曲江二首

一片花飛減却春，風飄萬點正愁人。且看欲盡花經眼，莫厭傷多酒入脣。江上

小堂巢翡翠，花邊高塚臥麒麟。㊀細推物理須行樂，何用浮名絆此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頭盡醉歸。酒債尋常行處有，人生七十古來稀。穿花蛺蝶深深見，點水蜻蜓款款飛。傳語㊁風光共流轉，暫時相賞莫相違。

㊀秦、漢間公卿墓多以石麒麟鎮之。西京雜記：「青梧宮前有青梧觀，觀前有三梧桐樹，足下有石麒麟二枚，刋其脇爲文字，是始皇驪山墓上物也。」㊁傳語，謂傳語與蛺蝶、蜻蜓也。

奉陪鄭駙馬韋曲二首

韋曲花無賴，家家惱殺人。綠樽須盡日，白髮好禁㊀春。石角鈎衣破，藤枝刺眼新。何時占叢竹，頭戴小烏巾？㊁野寺垂楊裏，春畦亂水間；美花多映竹，好鳥不歸山。城郭終何事？風塵豈駐顏？誰能共公子，薄暮欲俱還？

㈠禁讀平聲，猶言禁當也。㈡小烏巾隱者所戴。南史劉巖傳：「巖隱逸不仕，常着緇衣小烏巾。」

題李尊師松樹障子歌

老夫清晨梳白頭，玄都㈠道士來相訪。握髮呼兒延入戶，手提新畫青松障。障子松林靜杳冥，憑軒忽若無丹青。陰崖却承霜雪幹，偃蓋反走虯龍形。老夫平生好奇古，對此興與精靈聚。已知仙客意相親，更覺良工心獨苦。松下丈人巾屨同，偶坐似是商山翁。悵望聊歌紫芝曲㈡，時危慘澹來悲風。

㈠玄都，觀名，在長安。唐會要：「京城朱雀街有玄都觀。」㈡商山翁，商山四皓也。四皓隱居，高祖聘之，四皓仰天歎而歌。有曰：「曄曄紫芝，可以療飢；唐虞往矣，吾將安歸？」後世名此曲爲紫芝曲（見古今樂錄。）

偪仄行贈畢曜

偪仄何偪仄！㈠我居巷南子巷北。可恨鄰里間，十日不一見顏色。自從官馬送還官，行路難行澀如棘。我貧無乘非無足，昔者相過今不得。實不是愛微軀，又非關足無力。徒步翻愁官長怒，此心炯炯君應識。　曉來急雨春風顛，睡美不聞鐘鼓傳。東家蹇驢許借我，泥滑不敢騎朝天。已令請急㈡會通籍，男兒性命絕可憐。焉能終日心拳拳，憶君誦詩神凜然。辛夷㈢始花亦已落，況我與子非壯年。街頭酒價常苦貴，方外酒徒稀醉眠。速宜相就飲一斗，恰有三百青銅錢。

㈠逼仄：謂所居密邇也。　㈡請急：請假也。宋書謝靈運詩：「既無表聞，又不請急。」　㈢辛夷：即木筆，落葉喬木，春初開花，俗稱玉蘭花。

瘦馬行

東郊瘦馬使我傷，骨骼硉兀㈠如堵牆。絆之欲動轉欹側，此豈有意仍騰驤？細看六印帶「官」字，㈡衆道三軍遺路旁。皮乾剝落雜泥滓，毛暗蕭條連雪霜。去歲奔波逐餘寇，驊騮不慣不得將。㈢士卒多騎內廄馬，惆悵恐是病乘黃。㈣當時歷塊誤一蹶，㈤委棄非汝能周防。見人慘澹若哀訴，失主錯莫無晶光。天寒遠放鴈爲伴，日暮不收烏啄瘡。誰家且養願終惠，㈥更試明年春草長。

㈠硉，音勒沒切（ㄌㄜ）。硉兀，骨突出貌。㈡謂係官馬也。六印者，左右髆，左右髀，兩尾側各有印也。唐六典：「凡在牧之馬皆印，印右髆以小『官』字，右髀以年辰，尾側以監名，皆依左右廂。」㈢不慣不得將，謂未調習不得用，故用內廄馬耳。㈣乘黃本獸名，龍翼馬身，黃帝乘之而仙，後世因以「乘黃」名廄。唐六典：「乘黃署令一人。」此處則謂乘黃廄

中之馬。㊄王褒聖主得賢臣頌：「過都越國，蹶如歷塊。」註：「如經歷一塊，言其速之甚也。」㊅顏延之赭白馬賦：「願經惠養，蔭本支兮。」

義鶻行㊀

陰崖有蒼鷹，養子黑柏顚。白蛇登其巢，吞噬資朝餐。雄飛遠求食，雌者鳴辛酸。力强不可制，黃口無半存。其父從西歸，翻身入長烟。斯須領健鶻，痛憤寄所宣。㊁斗上捩㊂孤影，噭哮㊃來九天。修鱗脫遠枝，巨顙拆老拳。㊄高空得蹭蹬，㊅短草辭蜿蜒。折尾能一掉，飽腸㊆皆已穿。生雖滅衆雛，死亦垂千年。物情有報復，快意貴目前。茲實鷙鳥最，急難心炯然。功成失所往，用捨何其賢！　近經潏水㊇湄，此事樵夫傳。飄蕭覺素髮，凜欲衝儒冠。人生許與分，㊈只在顧盼間。聊爲義鶻行，用激壯士肝。㊉

㈠鶻音骨，鷙鳥也，卽蒼鷹。㈡寄所宣謂痛憤之心寄於宣訴之語。㈢捩音練給切（ㄌ一）掠也。㈣噭哮音叫（ㄐ一ㄠ）孝（ㄒ一ㄠ），吼怒也。㈤凡鷹擊物者以翼下勁骨，如人之用拳。㈥蹭蹬下墜也。㈦飽腸謂旣飽鷹鸇之腸。㈧滈水在長安杜陵，自皇子陂（見前）西北流入渭。㈨分讀去聲，分際之分。㈩肝主怒，故云用激壯士肝。

早秋苦熱堆案相仍㈠

七月六日苦炎蒸，對食暫餐還不能。每愁夜中自足蝎，㈡況乃秋後轉多蠅。束帶發狂欲大叫，簿書何急來相仍？南望青松架㈢短壑，安得赤脚踏層冰！

㈠原註：「時任華州司功。」按：華州，今陝西關中道華縣；司功，州府佐吏也，掌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作者爲華州司功在乾元二年，時年四十八。㈡蝎與蠍同，音歇，毒蟲，螫人。㈢架松橫生也。江淹詩：「風散松架險。」

洗兵馬㊀

中興諸將收山東，㊁捷書夕報淸晝同。㊂河廣傳聞一葦過，胡危命在破竹中。㊃秖殘鄴城不日得，獨任朔方無限功。㊄京師皆騎汗血馬，回紇餵肉葡萄宮。㊅已喜皇威淸海岱，常思仙仗過崆峒。㊆三年笛裏關山月，㊇萬國兵前草木風。㊈成王㊉功大心轉小，郭相㊀謀深古來少。司徒㊁淸鑒懸明鏡，尚書㊂氣與秋天杳。二三豪俊爲時出，整頓乾坤濟時了。東走無復憶鱸魚，㊃南飛覺有安巢鳥。㊄青春復隨冠冕入，紫禁正耐烟花繞。㊅鶴禁通宵鳳輦備，㊆雞鳴問寢龍樓曉。㊇攀龍附鳳勢莫當，天下盡化爲侯王。㊈汝等豈知蒙帝力？時來不得誇身强。㊉關中既留蕭丞相，㊀幕下復用張子房。㊁張公一生江海客，身長九尺鬚眉蒼。徵起適遇風雲會，扶顚始知籌策良。㊂青袍白馬更何有，後漢

今周㉔喜再昌。寸地尺天皆入貢，奇祥異瑞爭來送。不知何國致白環，㉕復道諸山得銀甕。㉖隱士休歌紫芝曲，㉗詞人解撰河清頌。㉘田家望望惜雨乾，布穀㉙處處催春種。淇上健兒歸莫懶，㉚城南思婦愁多夢。安得壯士挽天河，淨洗甲兵長不用！㉛

㊀原註：「收京後作。」題義見本篇後註三十一。㊁山東，河北也，以在太行山之東，故名。㊂謂清晝所報與夜同，知報之確也。㊃通鑑：「乾元元年十月，郭子儀自杏園（在今河南汲縣東南）破河至獲嘉（今河南獲嘉），破安太清；太清走保衞州（今汲縣），子儀進圍之，遣使告捷。魯炅，季廣琛，崔光遠與李嗣業兵皆會於衞。安慶緒來救，復大破之，遂拔衞州。慶緒走；子儀等追至鄴（今河南臨彰縣境），許叔冀、董秦等皆繼至。慶緒收餘兵拒戰於愁思岡，又敗。慶緒乃入城固守，子儀等圍之。」㊄舊唐書：「祿山反，以郭子儀爲靈武太守，充朔方節度使。自陳濤斜之敗，帝惟倚朔方軍爲根本。」㊅漢書匈奴傳：

「元帝元壽二年，單于來朝，舍之上林苑蒲萄宮；」通鑑：「是年八月，回紇遣驍騎三千助討安慶緒，上命僕固懷恩領之。」　㈦書禹貢：「海岱惟青州」此指目前之事。崆峒，見送高三十五書記詩註二：肅宗由馬嵬至靈武合兵經此。　㈧關山月，曲名。樂府題解：「關山月，傷離別也。」　㈨晉載記：「苻堅與苻融登城而望，見八公山草木皆類人形，風聲鶴唳，疑以爲兵。」　㈩成王，即廣平王俶。收復兩京，廣平爲帥，今圍鄴未與。　(十一)郭子儀時進中書令，故稱郭相。　(十二)李光弼先加檢校司徒。　(十三)王思禮時遷兵部尙書，一說：指僕固懷恩。　(十四)晉張翰入洛，因秋風起，思吳中菰菜、蓴羹、鱸魚膾，遂命駕歸。　(十五)魏武帝短歌行：「月明星稀，烏雀南飛；繞樹三匝，何枝可依？」　(十六)言時際青春，而紫禁朝儀如故也。　(十七)鶴駕；太子所乘；鳳輦；天子所御：言鶴駕通宵備鳳輦以迎上皇。　(十八)龍樓；宮門名；言當鷄報曉之時，趨宮門以伸問寢。　(十九)是時方加封蜀郡靈武元從功臣。漢書敍傳：「攀龍附鳳，並乘天衢；雲起龍驤，化爲侯王。」　(二十)言不得貪天功以爲己力。　(二一)史記蕭何傳：「漢王引兵東

定三秦，何以丞相留守巴蜀，使給兵食。」此處比房琯：琯自蜀奉册留相肅宗。(十二)張子房比張鎬。至德二載，琯罷相，以張鎬代。(十三)舊唐書：「張鎬風儀魁岸，廓落有大志。自褐衣拜右拾遺。……元宗幸蜀，徒步扈從。元宗遣赴行在，至鳳翔，奏議多有宏益，拜諫議大夫，尋代房琯爲相。」(十四)青袍白馬，見後青絲篇註二。後漢、今周，乃以光武、周宣比肅宗之中興。(十五)竹書紀年：「帝舜九年，西王母來朝，獻白環玉玦。」(十六)瑞應圖：「王者宴不及醉，刑罰中，則銀甕出焉。」(十七)隱士，當指李泌：泌時歸衡山。紫芝曲，商山四皓所歌。(十八)南史：「宋元嘉中，河、濟俱淸，當時以爲瑞。」鮑照作河淸頌。(十九)布穀，鳥名，鳴聲如呼「割麥插禾，」故名。(二十)淇水在衛地：淇上健兒，指圍鄴之兵。歸莫嬾，蓋速其成功。(二十一)說苑：「武王伐紂，風霽而乘以大雨。王曰：『天洗兵也。』」

贈衞八處士

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㊀今夕復何夕，共此燈燭光？少壯能幾時？鬢髮各已蒼。訪舊半爲鬼，驚呼熱中腸。焉知二十載，重上君子堂？昔別君未婚，兒女忽成行。怡然敬父執，問我來何方。問答乃未已，兒女羅酒漿。夜雨剪春韭，新炊間黃粱。㊁主稱會面難，一舉累十觴。十觴亦不醉，感子故意長。明日隔山岳，世事兩茫茫！

㊀見送高三十五書記詩註六。㊁楚辭招魂：「稻粢穱麥，挐黃粱些。」註：「挐，糅也。」此處間字卽挐字之義。

閿鄉㊀姜七少府設鱠戲贈長歌

姜侯設鱠當嚴冬，昨日今日皆天風。河凍未漁不易得，鑿冰恐侵河伯宮。饔人受魚鮫人㊁手，洗魚磨刀魚眼紅。無聲細下飛碎雪，㊂有骨已剁觜㊃春蔥。偏

勸腹腴媿年少，㊄軟炊香飯緣老翁。落碪何曾白紙濕，㊅放筯未覺金盤空。㊆新歡便飽姜侯德，淸觴異味情屢極。東歸貪路自覺難，欲別上馬身無力。可憐爲人好心事，於我見子真顏色。不恨我衰子貴時，悵望且爲今相憶。

㊀閿鄉，今河南閿鄉縣。閿音文（ㄨㄣ）。　㊁鮫人，謂捕魚者。　㊂七啓：「纍如疊縠，離若散雪。」　㊃觜，音追（ㄓㄨㄟ），喙也：剉其骨使觜如春葱，言尖而脆也。　㊄腹腴，腹下肥也。　㊅碪，音頷（ㄏㄢ），割魚之石案白紙濕者，凡作鱠，以灰去血水，又用紙以隔灰也。　㊆言豐富也。

新安吏㊀

客行新安道，喧呼聞點兵。借問新安吏：『縣小更無丁？』㊁『府帖㊂昨夜下，次選中男㊃行。』『中男絕短小，何以守王城？肥男有母送，瘦男獨伶俜。白

水暮東流，青山猶哭聲。莫自使眼枯，收汝淚縱橫。眼枯即見骨，天地終無情。『我軍取相州。㈤日夕望其平。豈意賊難料，歸軍星散營。㈥就糧近故壘，練卒依舊京。㈦掘壕不到水，牧馬役亦輕。況乃王師順，撫養甚分明。送行勿泣血，僕射㈧如父兄。』

㈠原註：「收京後作：雖收兩京，賊猶充斥。」按通鑑至德二載九月，廣平王俶、郭子儀等收復西京；十月，收復東京。惟河北尚未平，故云賊猶充斥也。新安：唐屬河南府，今河南河洛道新安縣。㈡更無丁；言豈無餘丁可遣乎？㈢帖；謂兵帖，即軍籍也。㈣唐制；人有丁中黄小之分。天寶二載，令民十八以上爲中男；二十三以上成丁。㈤相州；即鄴郡，今河南臨漳縣地。通鑑：「至德二載冬十月，安慶緖走保鄴郡。」又：「乾元二年三月，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慶緖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淘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趨鄴，選精騎，日於城下鈔掠，官軍出則散歸其營；晝備之則夜至，夜備

之則晝至。又多遣壯士，竊官軍裝號，督趣運者，妄殺戮人。舟車所聚，則密縱火焚之。往復聚散，自相辨識，而官軍不能察也。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大引軍直抵城下，刻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陣於安陽河北。……未及布陣，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子儀斷河陽橋，保東京。」㈥言軍散各歸其營也。㈦舊京，指東京。㈧僕射，謂郭子儀。子儀以至德二載五月敗於滈水，降爲左僕射。惟在乾元初已進位中書，此復稱僕射者，舉其初貶之官而言也。

潼關吏㈠

士卒何草草，㈡築城潼關道。大城鐵不如，小城萬丈餘。借問潼關吏：——「修關還備胡。」要我下馬行，爲我指山隅：「連雲列戰格，㈢飛鳥不能踰。胡來但自守，豈復憂西都？丈人視要處，窄狹容單車。艱難奮長戟，萬古用一夫。」

哀哉桃林㈣戰，百萬化爲魚！請囑防關將，愼勿學哥舒！㈤

㈠潼關在陝西華陽縣東北，相州敗後所築以備寇者，作者自洛陽至華州經此。㈡草草，勞苦貌。詩小雅巷伯篇：「勞人草草。」㈢戰格，卽戰柵，所以捍敵者。㈣桃林，謂桃林塞，卽潼關也。元和郡國志：「桃林塞，自靈寶縣以西至潼關皆是也。」㈤哥舒翰率兵出關，次靈寶縣之西原，爲賊所乘，自相殘蹂，墜黃河死者數萬人。

石壕㈠吏

暮投石壕村，有吏夜捉人。老翁踰牆走，老婦出門看。吏呼一何怒！婦啼一何苦！聽婦前致詞：「三男鄴城㈡戍，一男附書至，二男新戰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長已矣。室中更無人，惟有乳下孫。有孫母未去，出入無完裙。老嫗力雖衰，請從吏夜歸。急應河陽㈢役，猶得備晨炊。」夜久語聲絕，如聞泣幽咽；天明登前

途，獨與老翁別。

㈠石壕，鎮名，在今河南河洛道峽縣東七十里。㈡鄴城，卽鄴郡，見新安吏註五。㈢河陽，故城在今河南孟縣。郭子儀兵旣潰，用都虞侯張用濟策守河陽。七月，李光弼代子儀。參看新安吏註五。

新婚別

兔絲附蓬麻，㈠引蔓故不長。嫁女與征夫，不如棄路旁。結髮爲君妻，席不煖君牀。暮婚晨告別，無乃太怱忙！君行雖不遠，守邊赴河陽；㈡妾身未分明，何以拜姑嫜？㈢父母養我時，日夜令我藏；生女有所歸，雞狗亦得將。君今往死地，沈痛迫中腸。誓欲隨君去，形勢反蒼黃。㈣勿爲新婚念，努力事戎行。婦人在軍中，兵氣恐不揚。㈤自嗟貧家女，久致羅襦裳。羅襦不復施，對君洗紅妝。仰視

百鳥飛，大小必雙翔；人事多錯迕，與君永相望。

㈠古詩：「與君爲新婚，兔絲附女蘿。」 ㈡見前詩註三。 ㈢姑嫜，舅姑也。 ㈣蒼黃，同倉黃。 ㈤漢書李陵傳：「我士氣少衰而鼓不起者何也？軍中豈有女子乎？搜得皆斬之。」

垂老別

四郊未寧靜，垂老不得安。子孫陣亡盡，焉用身獨完？ 投杖出門去，同行爲辛酸。幸有牙齒存，所悲骨髓乾。男兒既介冑，長揖別上官。㈠ 老妻臥路啼，歲暮衣裳單。孰知是死別？且復傷其寒。此去必不歸，還聞勸加餐。㈡ 土門㈢壁甚堅，杏園㈣度亦難。勢異鄴城下，縱死時猶寬。㈤ 人生有離合，豈擇衰老端？憶昔少壯日，遲迴竟長歎。萬國盡征戍，烽火被岡巒。積屍草木腥，流血川原丹。何鄉爲樂土？安敢尙盤桓？棄絕蓬室居，塌然摧肺肝。㈥

㈠此段敍出門時慷慨前往之狀，乃答同行者。㈡此段敍臨別時夫婦繾綣之情，乃對其妻者。㈢土門未詳所在；大約卽在河陽附近。㈣杏園，鎭名，據九域志：在衞州汲縣（今河南汲縣）郭子儀進兵圍衞州，於此渡河。㈤此段寬解其妻。㈥此段自爲寬解，而終之以決絕。

無家別

寂寞天寶後，園廬但蒿藜。我里百餘家，世亂各東西。存者無消息，死者爲塵泥。賤子因陣敗，歸來尋舊蹊。久行見空巷，日瘦㈠氣慘悽。但對狐與狸，豎毛怒我啼。四鄰何所有？一二老寡妻。宿鳥戀本枝，安辭且窮棲。方春獨荷鋤，日暮還灌畦。縣吏知我至，召令習鼓鞞。㈡雖從本州役，內顧無所攜。㈢近行止一身，遠去終轉迷。家鄉旣盪盡，遠近理亦齊。㈣永痛長病母，五年委溝谿。生我不得力，

終身兩酸嘶。人生無家別，何以爲蒸黎？㈤

㈠日瘦；謂日色無光也。㈡鞞；與鼙同。㈢言雖從役本州，內顧而無與離別，則已傷矣。㈣言旣無家可別，則遠近無異矣。㈤蒸黎；猶言衆民也。

夏日歎

夏日出東北，陵天經中街。㈠朱光徹厚地，鬱蒸何由開？上蒼久無雷，無乃號令乖？㈡雨降不濡物，良田起黃埃。飛鳥苦熱死，池魚涸其泥。萬人尙流冗，㈢舉目唯蒿萊。至今大河北，化作虎與豺。浩蕩想幽薊，㈣王師安在哉！對食不能餐，我心殊未諧。眇然貞觀初，難與數子偕！㈤

㈠中街；謂日中道，卽亭午也。㈡後漢書郎愷傳：「易傳曰：『當雷不雷陽德弱也』；雷者號令，其德生養。」㈢冗；音乳勇切（ㄖㄨㄥ），散也。㈣幽州范陽郡；薊州，漁陽郡——

皆屬河北道。時方在鄴城潰後。㊄數子，謂房（元齡）、杜（如晦）、王（珪）、魏（徵）之流。

夏夜歎

永日不可暮，炎蒸毒我腸。安得萬里風，飄飆吹我裳？昊天出華月，茂林延疎光。仲夏苦夜短，開軒納微涼。虛明見纖毫，羽蟲亦飛揚。物情無巨細，自適固其常。念彼荷戈士，窮年守邊疆；何由一洗濯，執熱㊀互相望？竟夕擊刁斗，㊁喧聲連萬方。青紫雖被體，㊂不如早還鄉。北城悲笳發，鸛鶴號且翔。況復煩促倦，激烈思時康。

㊀執熱，猶云熱不可解。　㊁刁斗，古時行軍用具，夜鳴以警衆報時者，蓋猶更鼓也。　㊂通鑑：「至德二載，郭子儀敗於淸渠，復以官爵收散卒；由是應募入軍者，一切衣金紫」

立秋後題

日月不相饒，節序昨夜隔。玄蟬無停號，秋燕已如客。平生獨往願，惆悵年半百。罷官亦由人，何事拘形役？

佳人

絕代有佳人，幽居在空谷。自云良家子，零落依草木。關中昔喪敗，兄弟遭殺戮。官高何足論？不得收骨肉。世情惡衰歇，萬事隨轉燭。夫壻輕薄兒，新人美如玉。合昏㊀尚知時，鴛鴦不獨宿。但見新人笑，那聞舊人哭？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侍婢賣珠迴，牽蘿補茅屋。摘花不插髮，采柏動盈掬。天寒翠袖薄，日暮倚修竹。

㈠合昏，卽夜合花，花晨開而夜合，故名。

夢李白二首

死別已吞聲，生別常惻惻。江南瘴癘地，逐客無消息。㈠故人入我夢，明我長相憶。恐非平生魂，路遠不可測。魂來楓林青，㈡魂返關塞黑。君今在羅網，何以有羽翼？落月滿屋梁，猶疑照顏色。水深波浪闊，無使蛟龍得。　浮雲終日行，遊子久不至。三夜頻夢君，情親見君意。告歸常局促，苦道來不易。江湖多風波，舟楫恐失墜。出門搔白首，若負平生志。冠蓋滿京華，斯人獨顦顇。孰云網恢恢，將老身反累。千秋萬歲名，寂寞身後事。

㈠天寶十五載，李白隱廬山，會永王璘東巡，入幕爲僚佐。未幾，永王謀逆兵敗，白坐繫尋陽獄，得釋。乾元元年，終以汙璘事長流夜郎，遂泝洞庭，上峽江，至巫山，以赦得釋，還憩岳陽江

夏。

㈡楚辭招魂：「湛湛江水兮上有楓，目極千里兮傷春心，魂兮歸來哀江南！」

後出塞五首㈠

男兒生世間，及壯當封侯。戰伐有功業，焉能守舊丘？召募赴薊門，㈡軍動不可留。千金買馬鞍，百金裝刀頭。閭里送我行，親戚擁道周。斑白居上列，酒酣進庶羞。㈢少年別有贈，含笑看吳鉤。㈣

朝進東門營，㈤暮上河陽橋。㈥落日照大旗，馬鳴風蕭蕭。平沙列萬幕，部伍各見招。中天懸明月，令嚴夜寂寥。悲笳數聲動，壯士慘不驕。借問大將誰，恐是霍嫖姚。㈦

古人重守邊，今人重高勳。豈知英雄主，出師亙長雲。六合已一家，四夷且孤軍。遂使貔虎士，奮身勇所聞。拔劍擊大荒，日收胡馬羣。㈧誓開玄冥北，㈨持以奉吾君。

獻凱日繼踵，兩蕃㈩靜無虞。漁陽(十一)豪俠地，擊鼓吹笙竽。雲帆轉遼海，(十二)粳稻來東吳。(十三)越羅與楚練，

我本良家子，出師亦多門。將驕益愁思，身貴不足論。躍馬二十年，恐辜明主恩。坐見幽州騎，長驅河洛昏。㊅中夜間道歸，故里但空村。惡名幸脫免，窮老無兒孫。

照耀與臺軀。㊃主將位益崇，氣驕凌上都。邊人不敢議，議者死路衢。㊄

㈠舊說：後出塞爲安祿山徵東都之兵赴薊門而作也。惟觀第五首，則似作於祿山已反之後。今依杜詩集說，排列於此。㈡古薊門：唐時薊州，今直隸薊縣。㈢庶羞：各種美味也。㈣吳鉤：刀名。含笑者，受而會意也。㈤東門：卽上東門，洛陽東面門也。㈥洛陽有浮橋，駕黃河爲之，相傳爲晉時杜預所建。參看石壕吏註三。㈦霍嫖姚：霍去病也。㈧祿山事蹟：「祿山包藏禍心……蓄單于護眞大馬習戰鬬者數萬匹。」㈨元冥：北方也；北方屬水，故曰元冥。㈩兩蕃：謂奚與契丹。新唐書安祿山傳：「天寶四載，奚契丹叛，祿山起兵擊之。八月，給契丹諸酋大置酒，毒焉。既酣，悉斬其首，獻馘闕下。」通鑑：「十三載四月，祿山奏擊破奚契丹，虜其王李曰越。十四載四月，又奏破奚契丹。」㈩㈠漁陽：唐郡，屬幽州，今直隸薊

縣平谷等地。㈩遼海，即渤海。㈫祿山鎭范陽，江淮輓輸，千里不絕。㈬新唐書：「十三載，祿山奏前後立功將士請超三資告身；於是超授將軍五百人，中郎將三千餘人。」㈭主將，謂祿山。按祿山事蹟：「祿山……自歸范陽，逆狀漸露。使者至，稱疾不見，嚴令士於前後，戒備而後見之，無復人臣之禮。……或言祿山反者，元宗縛送祿山；道路相目，無敢言者。」㈮唐范陽屬幽州，祿山反時，起兵於此，鼓行而西，河洛相繼失陷。

秦州雜詩㈠

莽莽萬重山，孤城山谷間。無風雲出塞，不夜月臨關。屬國㈡歸何晚？樓蘭斬未還。㈢烟塵獨長望，衰颯正摧顏。

㈠秦州，今甘肅天水縣，作者以乾元二年七月自華州棄官至此。雜詩原二十首，茲錄其一。

㈡漢蘇武使匈奴歸，拜爲典屬國。㈢漢傅介子持節使樓蘭，斬其王，持首還。

月夜憶舍弟

戍鼓斷人行，秋邊一鴈聲。露從今夜白，㈠月是故鄉明。㈡有弟皆分散，無家問死生。寄書長不達，況乃未休兵。

㈠是夜逢白露節。㈡謂猶是故鄉月色。

雨晴

天外秋雲薄，從西萬里風。今朝好晴景，久雨不妨農。塞柳行疎翠，山梨結小紅。胡笳樓上發，一鴈入高空。

遣懷

愁眼看霜露，寒城菊自花。天風隨斷柳，客淚墮清笳。水淨樓陰直，山昏塞日斜。
夜來歸鳥盡，啼殺後棲鴉。

野望

清秋望不極，迢遞起曾陰。遠水兼天淨，孤城隱霧深。葉稀風更落，山迥日初沈。
獨鶴歸何晚？昏鴉已滿林。

空囊

翠柏苦猶食，晨霞高可餐。世人共鹵莽，吾道屬艱難。不爨井晨凍，無衣床夜寒。
囊空恐羞澀，留得一錢看。

發秦州㈠

我衰更嬾拙，生事不自謀。無食問樂土，無衣思南州。㈡ 漢源㈢十月交，天氣涼如秋。草木未黃落，況聞山水幽。栗亭㈣名更佳，下有良田疇。充腸多薯蕷，㈤崖蜜㈥亦易求。密竹復冬筍，淸池可方舟。㈦雖傷旅寓遠，庶遂平生遊。此邦㈧俯要衝，實恐人事稠。應接非本性，登臨未銷憂。谿谷無異石，塞田始微收。豈復慰老夫？憫然難久留。日色隱孤戍，烏啼滿城頭。中宵驅車去，飲馬寒塘流。磊落星月高，蒼茫雲霧浮。大哉乾坤內，吾道長悠悠！㈨

㈠原註：「乾元二年，自秦州赴同谷縣紀行。」按同谷縣唐屬，成州，故城在今甘肅成縣。

㈡同谷在秦州南，故曰南州。㈢漢源謂漢水發源之地，卽指成州。㈣栗亭爲同谷縣之一鎭。九域志云：「栗亭在成州東五十里。」㈤薯蕷，卽俗名山藥。㈥崖蜜，卽石蜜。其蜂

黑色，作房於巖崖高峻處或石窟中，蜜色綠，勝於他蜜。㈦方舟，並舟也。㈧此邦，指秦州。

㈨言以乾坤之大而無容身之所；長此奔馳，未知何日方得休息耳！

赤谷㈠

天寒霜雪繁，遊子有所之。豈但歲月暮？重來未有期。晨發赤谷亭，險艱方自茲。亂石無改轍，我車已載脂。㈡山深苦多風，落日童稚飢。悄然村墟迥，烟火何由追？貧病轉零落，故鄉不可思。常恐死道路，永爲高人嗤。

㈠赤谷在秦州西南七十里。見一統志。㈡已載脂，言已塗油也。詩衞風：「載脂載舝。」

鐵堂峽㈠

山風吹遊子，縹緲乘險絕。硤形藏堂隍，㈡壁色立積鐵。徑摩穹蒼蟠，石與厚地

裂。修纖無垠竹，嵌空太始㊂雪。威遲㊃哀壑底，徒旅慘不悅。水寒長冰橫，我馬骨正折。生涯抵弧矢，㊄盜賊殊未滅。飄蓬踰三年，迴首肝肺熱。

㊀鐵堂峽在天水縣東五里，相傳三國時姜維祖塋在此。見方輿覽勝。㊁硤與峽通。堂隍同堂皇。漢書胡廣傳：「列坐堂皇上」註：「室無四壁曰皇。」㊂太始，猶言太古也。㊃威遲，回遠也。潘岳詩：「峻坂路威遲。」㊄抵，當也；抵弧矢謂當用兵之時。

法鏡寺㊀

身危適他州，勉强終勞苦。神傷山行深，愁破崖寺古。嬋娟㊁碧鮮淨，蕭摵寒籜聚。㊂洄洄㊃山根水，冉冉松上雨。洩雲蒙淸晨，初日翳復吐。朱甍半光炯，㊄戶牖粲可數。拄策忘前期，㊅出蘿已亭午。㊆冥冥子規叫，微徑不復取。㊇

㊀據黃鶴說：法鏡寺尙在秦州境內。㊁嬋娟，泛言人物美好之辭。㊂籜，音託（ㄊㄛ），

竹皮也；蕭摵與蕭瑟同。㊃泂泂，水流貌。㊄甍，音萌（ㄇㄥ），屋棟也。光炯，光明也。㊅慘，不敢取徑搜奇，遂去寺而前行矣。

前期，謂前路程期。沈約詩：「分手易前期。」㊆言步出藤蘿時已在午。㊇言聞子規聲

石龕㊀

熊羆咆㊁我東，虎豹號我西；我後鬼長嘯，我前狨㊂又啼。天寒昏無日，山遠道路迷。驅車石龕下，仲冬見虹蜺。伐竹者誰子？悲歌上雲梯㊃。爲官採美箭，五歲供梁齊㊄。若云直簳盡，無以充提攜。奈何漁陽騎，颯颯驚蒸黎！

㊀方輿勝覽謂石龕在成州近境。㊁咆，獸怒嗥也。楚辭招隱：「虎豹鬬兮熊羆咆。」㊂狨，音戎，猿屬，輕捷善援木，生川峽深山中。㊃雲梯，謂山路。㊄梁齊，謂河北官軍。安史之亂始天寶十四載，至是五年。

積草嶺㈠

連峯積長陰，白日遞隱見。颼颼林響交，慘慘石狀變。山分積草嶺，路異鳴水縣。㈡旅泊吾道窮，衰年歲時倦。卜居尙百里，休駕投諸彥。㈢邑㈣有佳主人，情如已會面。來書語絕妙，遠客驚深眷。食蕨不願餘，茅茨眼中見。

㈠原註：「同谷界。」通志「嶺在舊天水同谷之間」㈡元和郡國志：「鳴水縣屬興州」路異者，異此嶺東西別行：東則同谷，西則鳴水也。㈢諸彥，指投宿之家。㈣邑，指同谷。

乾元中寓居同谷縣㈠作歌七首

有客有客字子美，白頭亂髮垂過耳。歲拾橡栗隨狙公，㈡天寒日暮山谷裏。中原無書歸不得，手脚凍皴㈢皮肉死。嗚呼！一歌兮歌已哀，悲風爲我從天來。

長鑱㈣長鑱白木柄，我生託子以爲命。黃獨㈤無苗山雪盛，短衣數挽不掩脛。此時與子空歸來，男呻女吟四壁靜。嗚呼！二歌兮歌始放，隣里爲我色惆悵。

有弟有弟在遠方，三人各瘦何人强？生別展轉不相見，胡塵暗天道路長。東飛駕鵝後鶖鶬，㈥安得送我置汝旁？嗚呼！三歌兮歌三發，汝歸何處收兄骨？

有妹有妹在鍾離，㈦良人早歿諸孤癡。長淮浪高蛟龍怒，十年不見來何時？扁舟欲往箭滿眼，杳杳南國多旌旗。嗚呼！四歌兮歌四奏，林猿爲我啼清晝。

四山多風溪水急，寒雨颯颯枯樹濕。黃蒿古城雲不開，白狐跳梁黃狐立。我生何爲在窮谷？中夜起坐萬感集。嗚呼！五歌兮歌正長，魂招不來歸故鄉。

南有龍兮在山湫，㈧古木巃嵸枝相樛。㈨木葉黃落龍正蟄，蝮蛇東來水上游。我行怪㈩此安敢出？拔劍欲斬且復休。嗚呼！六歌兮歌思遲，溪壑爲我迴春姿。

男兒生不成名身已老，三年饑走荒山道。長安卿相多少年，富貴應須致身早。山中儒

生舊相識，但話宿昔傷懷抱。嗚呼！七歌兮悄終曲，仰視皇天白日速。

㊀見發秦州詩註一。㊁狙公謂畜狙者。莊子齊物論：「狙公賦芧。」註：「芧，橡子也。」㊂皴音逡（ㄗㄩㄣ），皮裂也。㊃鑱音巉（ㄔㄢ），採藥用具。㊄黃精獨蔬類植物，一名土芋，狀如芋子，肉白皮黃，可以蒸食。㊅駕鵝野鵝也，大於雁。司馬相如子虛賦：「弋白鵠，連駕鵝。」駕、音嘉。鶖，鶬音秋倉，水禽，卽禿鶖，狀如鶴，色蒼灰。楚辭大招：「鵾鴻羣晨，雜鶖鶬些。」註：「鶖鶬，禿鶖也。」㊆鍾離今安徽鳳陽縣地。㊇湫，池也。同谷萬丈潭（見後）有龍，此借以起興。㊈巃嵸音聾竦，高聳貌。樛音鳩，糾結也。㊉怪，畏也。

萬丈潭㊀

青溪合冥寞，神物有顯晦。龍依積水蟠，窟壓萬丈內。跼步淩垠堮，㊁側身下烟靄。前臨洪濤㊂寬，卻立蒼石大。山危一徑盡，崖絕兩壁對。削成根虛無，倒影垂

澹瀩。㈣黑知灣澴㈤底，淸見光炯㈥碎。孤雲倒來深，飛鳥不在外。高蘿成帷幄，寒木累旌旆。遠川曲通流，嵌竇潛洩瀨。㈦ 造幽無人境，發興自我輩。告歸遺恨多，將老斯遊最。閉藏修鱗蟄，出入巨石礙。何當暑天過，快意風雲會。㈧

㈠萬丈潭在同谷縣東南七里，俗傳有龍自潭飛出見方輿勝覽。㈡垠堮音銀鄂，邊際也。淮南子：「出於無垠堮之門。」㈢洪濤指嘉陵江。㈣澹瀩，猶澹淤，水波相重之貌。瀩，音隊。㈤澴，聚流也。㈥炯，音迥，光也。㈦瀨，音賴，急水也。㈧言方冬龍蟄，未能擘石而出，還思乘暑過此，觀其騰躍風雲之會也。

發同谷縣㈠

賢有不黔突，聖有不暖席；㈡况我饑愚人，焉能尙安宅？始來茲山中，休駕喜地僻。奈何迫物累，一歲四行役！㈢ 忡忡㈣去絕境，杳杳更遠適。停驂龍潭㈤雲，

迴首虎崖㈥石。臨歧別數子，握手淚再滴。交情無舊深，窮老多慘慼。平生嬾拙意，偶值棲遁跡。去住與願違，仰慚林間翮。

㈠原註：「乾元二年十二月一日，自隴右赴成都紀行。」㈡淮南子：「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註：「竈突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汲汲於行道也。」㈢是年春，自東都回華州；秋，自華客秦；冬，自秦赴同谷，又自同谷赴成都——是一歲四行役也。㈣忡忡；憂思貌。㈤龍潭，即萬丈潭。㈥一統志：「有虎穴，在成縣西。」虎崖，即指此。

木皮嶺㈠

首路栗亭㈡西，尙想鳳皇村。㈢季冬攜童稚，辛苦赴蜀門。㈣南登木皮嶺，艱險不易論。汗流被我體，祁寒㈤爲之暄。遠岫爭輔佐，千巖自崩奔。始知五岳外，別有他山尊。仰干塞大明，㈥俯入裂厚坤。再聞虎豹鬬，屢跼風水昏。高有廢閣

道，摧折如短轅。下有冬青林，石上走長根。西崖特秀發，煥若靈芝繁。㈦潤聚金碧氣，清無沙土痕。憶觀崐崙圖，目擊玄圃㈧存。對此欲何適？默傷垂老魂。

㈠木皮嶺在同谷縣東二十里。見方輿勝覽。㈡栗亭見發秦州註四。㈢鳳凰村當與鳳凰臺相近，在同谷東南十里。㈣蜀門，即劍門。見後劍門篇註一。㈤祁寒，大寒也。書君牙：「冬祁寒。」㈥大明，日也：謂山高蔽日也。㈦謂五色璀璨。㈧崐崙一名玄圃，仙境也。兩句意謂昔時但見其圖，今乃有若親歷其境。

白沙渡㈠

畏途隨長江，㈡渡口下絕岸。差池上舟楫，杳窕入雲漢。天寒荒野外，日暮中流半。我馬向北嘶，山猿飲相喚。水清石礧礧，㈢沙白灘漫漫。迥然洗愁辛，多病一疎散。高壁抵嶔崟，洪濤越凌亂。臨風獨迴首，攬轡復三歎。㈣

㈠白沙渡與下篇之水會渡，當皆係嘉陵江之渡。㈡長江，指嘉陵江。㈢礧礧，石累貌。㈣言在水中，覺水清沙白，風景可娛；及已渡回首，見高壁洪濤之可畏，故爲之三歎也。

水會渡

山行有常程，㈠中夜尚未安。微月沒已久，崖傾路何難！大江動我前，㈡洶若溟渤㈢寬。篙師暗理楫，歌笑輕波瀾。霜濃木石滑，風急手足寒。入舟已千憂，陟巘仍萬盤。迴眺積水外，始知衆星乾。㈣遠遊令人瘦，衰疾慚加餐。

㈠言無宿處也。㈡大江，指嘉陵江。㈢溟，渤，皆海名。㈣言登岸迴眺，始知衆星之不在水中。

飛仙閣㈠

土門山行窄，微徑緣秋毫。㊁棧雲㊂闌干峻，梯石㊃結構牢。萬壑欹疏林，積陰帶奔濤。寒日外淡泊，長風中怒號。㊄歇鞍在地底，始覺所歷高。往來雜坐臥，人馬同疲勞。浮生有定分，飢飽豈可逃？歎息謂妻子：『我何隨爾曹？㊅』

㊀方輿勝覽：「飛仙嶺在興州（今陝西略陽縣）東三十里。相傳徐佐卿化鶴跧泊之所，故名。上有閣道百餘間，卽入蜀路。」㊁言徑之微，遠視若緣秋毫而上也。㊂棧雲，謂高棧連雲。㊃梯石，謂壘石爲梯。㊄幽深則曰不及照，故日外澹泊；空大則風從內出，故曰中怒號。㊅言非爲衣食計，亦何至來此地也。

五盤㊀

五盤雖云險，山色佳有餘。仰凌棧道細，俯映江木疏。地僻無網罟，水清反多魚。好鳥不妄飛，野人半巢居。喜見淳朴俗，坦然心神舒。東郊尚格鬬，巨猾何時除？

故鄉有弟妹，流落隨丘墟。成都萬事好，豈若歸吾廬？

㈠五盤嶺，卽七盤嶺。按一統志：在保寧府廣元縣（今四川廣元縣）北一百七十里。

劍門㈠

惟天有設險，劍門天下壯。連山抱西南，石角皆北向。兩崖崇墉倚，刻畫城郭狀。一夫怒臨關，百萬未可傍。㈡珠玉走中原，岷峨氣悽愴。㈢三皇五帝前，雞犬各相放。後王尙柔遠，職貢道已喪。㈣至今英雄人，高視見霸王。并吞與割據，極力不相讓。吾將罪眞宰，意欲鏟疊嶂。恐此復偶然，臨風默惆悵。

㈠劍門，亦名大劍山，在今四川劍閣縣者，卽古梁山也。㈡張載劍閣銘：「一人荷戟，萬夫趑趄。」㈢岷、峨，謂岷山、峨眉山：前者在成都之西，後者在成都西南。此以岷峨代蜀地；言蜀爲天府，珠玉皆歸中原，然物力有窮，岷、峨亦爲之悽愴矣。㈣言蜀地當上古之世，本與

中國不通；自秦開蜀道，務以柔遠，職貢修而淳樸之道喪，蜀所以遂爲多事之國。

成都府㈠

翳翳桑榆日，照我征衣裳。我行山川異，忽在天一方。但逢新人民，未卜見故鄉。大江㈡東流去，游子去日長。曾城㈢塡華屋，季冬樹木蒼。喧然名都會，吹簫間笙簧。信美無與適，側身望川梁。鳥雀夜各歸，中原杳茫茫。初月出不高，衆星尙爭光。自古有羈旅，我何苦哀傷！

㈠今四川成都縣。㈡大江，大江當指岷江。㈢曾城，曾城卽層城。

卜居

浣花㈠流水水西頭，主人爲卜林塘幽。已知出郭少塵事，更有澄江銷客愁。無

數蜻蜓齊上下，一雙鸂鶒對沉浮。東行萬里堪乘興，須向山陰上小舟。

㈠浣花溪在成都西郭外，一名百花潭。見太平寰宇記。

王十五司馬弟出郭相訪兼遺營茅屋貲

客裏何遷次？㈠江邊正寂寥。肯來尋一老，愁破是今朝。憂我營茅棟，攜錢過野橋。『他鄉唯表弟，還往莫辭遙。』

㈠遷次，謂所遷次舍也。此言客中何所藉以爲遷次之資。

堂成

背郭堂成蔭白茅，緣江路熟俯青郊。榿㈠林礙日吟風葉，籠竹㈡和烟滴露梢。暫止飛烏將㈢數子，頻來語燕定新巢。旁人錯比楊雄宅，㈣懶惰無心作解嘲。

㈤

㈠榿音崎（ㄑㄧ）四川志云「古稱蜀木，惟成都最多，江干林畔，蓊蔚可愛。」㈡蜀人名大竹曰籠竹，見山谷別集。㈢將領也；飛烏自喻。㈣楊雄宅在華陽縣（舊屬成都府治）少城西南角，一曰草元堂。（見太平寰宇記。）㈤漢哀帝時，丁傅董賢用事，雄方草太元。或嘲雄以元尚白，而雄解之，號曰解嘲。（見漢書本傳。）

蜀相

丞相祠堂㈠何處尋？錦官城㈡外柏森森。映堦碧草自春色，隔葉黃鸝空好音。三顧頻煩天下計，㈢兩朝㈣開濟老臣心。出師未捷身先死，㈤長使英雄淚滿襟！

㈠太平寰宇記：「諸葛武侯祠在先主廟西。」㈡華陽國志「成都西城，故錦官城也。」

㊂諸葛亮出師表：「三顧臣於草廬之中。」㊃兩朝，謂先主及後主也。㊄三國志諸葛亮傳「亮悉大衆由斜谷出據武功五丈原，與司馬懿對於渭南，相持百餘日，疾卒於軍。」

爲農

錦里㊀烟塵外，江村八九家。圓荷浮小葉，細麥落輕花。卜宅從茲老，爲農去國賒。遠慚勾漏令㊁不得問丹砂。

㊀錦里卽錦城。華陽國志：「錦江：織錦濯其中則鮮明，他江則不好，故名曰錦里。」㊁勾漏，山名，在安南，古勾漏縣在山下。（見一統志。）參看前贈李白詩註一。

有客

幽棲地僻經過少，老病人扶再拜難。豈有文章驚海內？漫勞車馬駐江干。竟日

淹留佳客坐，百年麤糲腐儒餐。不嫌野外無供給，乘興還來看藥欄。

狂夫

萬里橋西一草堂，㈠百花潭㈡水卽滄浪。風含翠篠娟娟靜，雨裛㈢紅蕖冉冉香。厚祿故人書斷絕，恒飢稚子色淒涼。欲塡溝壑唯疏放，自笑狂夫老更狂。

㈠華陽國志：「郡治少城西南兩江有七橋，南渡流曰萬里橋，在成都縣南八里。」㈡太平寰宇記：「杜甫宅在成都西郭外。……地名百花潭。」㈢裛音邑，霑溼也。

進艇

南京㈠久客耕南畝，北望傷神坐北窗。晝引老妻乘小艇，晴看稚子浴淸江。俱飛蛺蝶元相逐，並蔕芙蓉本自雙。茗飲蔗漿攜所有，瓷罌㈡無謝㈢玉爲缸。

㈠南京即蜀郡。至德二載十二月，始以蜀郡爲南京，以其在長安之南也。㈡罌，阿耕切（ㄥ）酒器也。㈢無謝，猶言不讓也。

江村

清江一曲抱村流，長夏江村事事幽。自去自來堂上燕，相親相近水中鷗。老妻畫紙爲棋局，稚子敲針作釣鉤。多病所須唯藥物，微軀此外更何求？

野老

野老籬前江岸迴，柴門不正逐江開。漁人網集澄潭下，賈客船隨返照來。長路關心悲劍閣，片雲何意傍琴臺？㈠玉師未報收東郡，㈡城闕㈢秋生畫角哀。

㈠琴臺乃司馬相如琴臺之故址。玉壘山志：「相如琴臺在浣花溪北。」㈡東郡謂京東

諸郡：時，史思明雖破，而東都尙未收復。㊂原註：「南京同兩都，得稱城闕」

所思

苦憶荊州醉司馬，㊀謫官樽酒定常開。九江㊁日落醒何處？一柱觀㊂頭眠幾回？可憐懷抱向人盡，欲問平安無使來。故憑錦水將雙淚，好過瞿塘灩澦堆。㊃

㊀原註：「崔吏部漪。」崔蓋自吏部而謫荊州司馬也。㊁書禹貢：「過九江至於東陵。」傳曰：「江分爲九道，在荊州。」蓋指今鄂東贛北之地。㊂渚州故事：「宋臨川王義慶鎮江陵，於羅公洲立觀甚大，而惟一柱。」㊃瞿塘峽在今四川奉節縣東十三里，灩澦堆正當其口，爲蜀江路之門戶，過此卽荊州矣。

絕句漫興九首

眼見客愁愁不醒，無賴春色到江亭。卽遣花開深造次，便覺鶯語太丁寧。

手種桃李非無主，野老牆底還似家。恰似春風相欺得，夜來吹折數枝花。

熟知茅齋絕低小，江上燕子故來頻。銜泥點汚琴書內，更接飛蟲打着人。

二月已破三月來，漸老逢春能幾迴？莫思身外無窮事，且盡生前有限杯。

腸斷春江欲盡頭，杖藜徐步立芳洲。顚狂柳絮隨風去，輕薄桃花逐水流。

懶慢無堪不出村，呼兒自在掩柴門。蒼苔濁酒林中靜，碧水春風野外昏。

糝徑楊花鋪白氈，點溪荷葉疊青錢。筍根雉子無人見，沙上鳧雛傍母眠。

舍西柔桑葉可拈，江畔細麥復纖纖。人生幾何春已夏，不放香醪如蜜甜。

隔戶楊柳弱嫋嫋，恰似十五女兒腰。誰謂朝來不作意？狂風挽斷最長條。

南鄰

錦里先生烏角巾，園收芋粟不全貧。慣看賓客兒童喜，得食階除鳥雀馴。秋水纔深四五尺，野航恰受兩三人。白沙翠竹江村暮，相對柴門月色新。

出郭

霜露晚淒淒，高天逐望低。遠烟鹽井上，斜景雪峯㊀西。故國猶兵馬，㊁他鄉亦鼓鼙。㊂江城今夜客，還與舊烏啼。

㊀雪峯，即雪山，在四川松潘縣南。㊁時東都復陷。㊂蜀郡西逼吐蕃，故云。

恨別

洛城一別四千里，胡騎長驅五六年。草木變衰行劍外，㊀兵戈阻絕老江邊。思家步月清宵立，憶弟看雲白日眠。聞道河陽㊁近乘勝，司徒㊂急爲破幽燕。

㊀蜀在劍門之外，故曰劍外。變，衰落也。楚辭九辯：「草木搖落而變衰。」㊁唐書李光弼傳：「乾元二年冬十月，光弼悉軍赴河陽，大破賊衆。上元之年，進圍懷州。」㊂光弼時爲檢校司徒。

客至㊀

舍南舍北皆春水，但見羣鷗日日來。花徑不曾緣客埽，蓬門今始爲君開。盤飧市遠無兼味，樽酒家貧只舊醅。㊁肯與隣翁相對飲，隔籬呼取盡餘盃。

㊀原註：「喜崔明府相過。」㊁醅，音鋪灰切（ㄆㄚ一），酒未漉也。

漫成二首

野日荒荒白，春流泯泯清。渚蒲隨地有，村逕逐門成。只作披衣慣，㊀常從漉酒

生。㈡眼邊無俗物，㈢多病也身輕。江皋㈣已仲春，花下復清晨。仰面貪看鳥，回頭錯應人。讀書難字過㈤對酒滿壺頻。近識峨眉老，㈥知予懶是真。

㈠陶淵明詩：「相思則披衣言笑無已時。」此處作衣裳不整解。㈡漉酒生謂以漉酒為生涯也。㈢俗物謂俗人。世說：「嵇阮山濤在竹林酣飲，王戎後往，阮曰：『俗物已復來敗人意。』」㈣江皋江岸也。㈤難字過謂難識之字任其讀過。㈥峨眉山在四川峨眉縣西南。原註：峨眉老指「東山隱者。」

春夜喜雨

好雨知時節，當春乃發生。隨風潛入夜，潤物細無聲。野徑雲俱黑，江船火獨明。曉看紅濕處，花重㈠錦官城。

㈠花重言花着雨而加重也。梁簡文帝賦得入階雨詩：「漬花枝覺重。」

江亭

坦腹江亭臥，長吟野望時。水流心不競，雲在意俱遲。㈠寂寂春將晚，欣欣物自私。㈡故林歸未得，排悶强裁詩。

㈠二句謂野水爭流而予心自靜，不欲與之俱競；閒雲徐度，而予心欲動，不覺與之俱遲。

㈡物自私，謂物各遂其性也。

可惜

花飛有底急？㈠老去願春遲。可惜歡娛地，都非少壯時。寬心應是酒，遣興莫過詩。此意陶潛解，吾生後汝期。

㈠俗謂「何物」爲「底」，有底急，言有何事而飛之急也。

寒食

寒食江村路，風花高下飛。汀煙輕冉冉，竹日淨暉暉。田父要皆去，㈠隣家問不違。㈡地偏相識盡，雞犬亦忘歸。

㈠謂田父招要，無不赴也。㈡言隣家問饋，亦不違而受之。

春水生二絶

二月六夜春水生，門前小灘渾欲平。鸕鶿鸂鶒莫漫喜，吾與汝曹俱眼明。

夜水高二尺强，數日不可更禁當。南市津頭有船賣，無錢卽買繫籬旁。

江上值水如海勢聊短述

爲人性僻耽佳句，語不驚人死不休。老去詩篇渾漫與，㈠春來花鳥莫深愁。㈡新添水檻㈢供垂釣，故著浮槎替入舟。焉得思如陶謝手，令渠述作與同游。㈣

㈠渾漫與，謂隨意付與也。㈡詩人形容刻露，卽花鳥亦應愁怕；今詩篇旣隨意付與，故謂花鳥可莫深愁也。㈢後有水檻詩。㈣陶謝，爲陶潛、謝朓；言己旣無佳句，則思如陶謝之手筆，使之述作而與同遊也。

水檻遣心二首

去郭軒楹敞，無村眺望賒。澄江平少岸，幽樹晚多花。細雨魚兒出，微風燕子斜。城中十萬戶，此地兩三家。

蜀天常夜雨，江檻已朝晴。葉潤林塘密，衣乾枕席清。不堪秖㈠老病，何得尙浮名？淺把涓涓酒，深憑送此生。

㈠秖，音支，衹也。

江畔獨步尋花七絕句

江上被花惱不徹，㈠無處告訴只顚狂。走覓南隣愛酒伴，㈡經旬出飲獨空牀。

稠花亂蘂裹江濱，行步欹危㈢實怕春。詩酒尙堪驅使在，未須料理㈣白頭人。

江深竹靜兩三家，多事紅花映白花。答報春光知有處，應須美酒送生涯。

東望少城㈤花滿煙，百花高樓更可憐。誰能載酒開金盞，喚取佳人㈥舞繡筵？

黃師塔㈦前江水東，春光懶困倚微風。桃花一簇開無主，可愛深紅愛淺紅？㈧

黃四娘家花滿蹊，千朶萬朶壓枝低。留連戲蝶時時舞，自在嬌鶯恰恰啼。

不是愛花卽欲死，只恐花盡老相催。繁枝容易紛紛落，嫩葉商量細細開。

㈠徹；盡也。　㈡原註：「斛斯融，吾酒徒。」　㈢欹危；傾側不穩也。　㈣料理；照料也。　㈤少

城：成都西城也。蜀都賦「亞以少城，接乎其西。」註：「少城，小城也：在古城西，市在其中。」㈥佳人：指爲花樓上之人。㈦陸游老學菴筆記：「余以事至庫浦，過松林甚茂。問馭卒：『此何處？』答曰：『師塔也。』蜀人呼僧爲『師，』葬所爲『塔；』始悟少陵『黃師塔前之句。』」㈧言桃花稠密，可是愛深紅乎，抑愛淺紅乎？

聞斛斯六官㈠未歸

故人南郡㈡去，去索作碑錢。本賣文爲活，翻令室倒懸。荊扉深蔓草，土銼㈢冷疎煙。老罷㈣休無賴，歸來省醉眠。

㈠卽斛斯融（見前詩註二），俗稱行幾爲幾官。㈡南郡：謂江陵府，以在荊州南也。㈢土銼：乃黔蜀人語，卽行鍋也。銼，粗臥切（ㄘㄛ。）㈣老罷：言老則百事皆罷。

赴青城縣㈠出成都寄陶王二少尹㈡

老耻妻孥笑，貧嗟出入勞。客情投異縣，詩態憶吾曹。東郭㈢滄江合，西山㈣白雪高。文章差底病，㈤迴首興滔滔。

㈠青城縣，今四川灌縣，因山爲名。山在縣西南，一名丈人山。㈡時成都稱南京，故如京兆，置少尹。㈢東郭，指成都，以青城在成都西也。㈣西山，指青城山。㈤差乃差錯之差；差底病，謂差在何病。

送韓十四江東覲省㈠

兵戈不見老萊衣，㈡歎息人間萬事非。我已無家尋弟妹，君今何處訪庭闈？黃牛峽㈢靜灘聲轉，白馬江㈣寒樹影稀。此別應須各努力，故鄉猶恐未同歸。

㈠韓蓋作者同鄉人；必其父母避亂江東而往省之。㈡老萊子，春秋時楚人，性至孝：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著五彩衣以娛其親。㈢黃牛峽在今湖北宜昌縣西，與下句白馬江，皆東行所經之處。㈣白馬江在今四川崇慶縣東北十里。

茅屋爲秋風所破歌

八月秋高風怒號，卷我屋上三重茅。茅飛度江灑江郊：高者掛罥長林梢㈠，下者飄轉沈塘坳。南村羣童欺我老無力，忍能對面爲盜賊。公然抱茅入竹去，脣焦口燥呼不得。歸來倚杖自嘆息，俄頃風定雲墨色。秋天漠漠向昏黑，布衾多年冷似鐵。驕兒惡臥踏裏裂，床床屋漏無乾處，雨脚如麻未斷絕。自經喪亂少睡眠，長夜沾濕何由徹？㈡安得廣廈千萬間，大庇天下寒士俱歡顏，風雨不動安如山？嗚呼！何時眼前突兀見此屋？吾廬獨破受凍死亦足。

㊀罥，古犬切（ㄍㄩㄢ），掛也。㊁徹，謂徹曉，卽達旦意。

百憂集行

憶年十五心尙孩，健如黃犢走復來。庭前八月梨棗熟，一日上樹能千迴。卽今倏忽已五十，坐臥只多少行立。强將笑語供主人，悲見生涯百憂集。入門依舊四壁空，老妻覩我顏色同。癡兒未知父子禮，叫怒索飯啼門東。㊀

㊀漫叟詩話：「庖廚之門在東，故曰啼門東，非起韻也。」

不見㊀

不見李生久，佯狂眞可哀！世人皆欲殺，吾意獨憐才。敏捷詩千首，飄零酒一盃。匡山㊁讀書處，頭白好歸來。

㈠原註：「近無李白消息。」　㈡關於匡山，自來註家有兩說：其一引唐時紀事所載東蜀楊天惠彰明逸事，謂李白生於彰明，微時隱居大匡山，今猶有讀書堂云云；又一說則謂是匡廬山。今按詩意，白爲蜀人，而作者時亦在蜀，盼其歸來，當以前說爲是。

草堂卽事

荒村建子月，㈠獨樹老夫家。霧裏江船渡，風前逕竹斜。寒魚依密藻，宿鷺起圓沙。蜀酒禁愁得，㈡無錢何處賒？

㈠肅宗上元二年九月，詔去「上元」號，稱元年，以十一月爲歲首，名爲建子月。壬午朔，上受朝賀，如正旦儀。（見唐書肅宗紀。）　㈡禁愁得，謂可以消愁也。禁，讀平聲。

屛跡三首

用拙存吾道，幽居近物情。桑麻深雨露，燕雀半生成。㊀村鼓時時急，漁舟箇箇輕。杖藜從白首，心跡喜雙清。　晚起家何事，無營地轉幽。竹光團野色，舍影漾江流。失學從兒懶，長貧任婦愁。百年渾得醉，一月不梳頭。　衰顏甘屏迹，幽事供高臥。鳥下竹根行，龜開萍葉過。年荒酒價乏，日併園蔬課。猶酌甘泉歌，歌長擊樽破。㊁

㊀半生成，謂一半方生一半已成也。　㊁酌甘泉而擊空樽，以無酒也。

少年行

馬上誰家白面郎？臨階下馬坐人牀。不通姓字麤豪甚，指點銀瓶索酒嘗，

贈花卿㊀

錦城絲管日紛紛，半入江風半入雲。此曲祇應天上有，人間能得幾回聞？

㊀花卿，花驚定也。時爲西川牙將。上元二年，梓州刺史段子璋反，襲東川節度使李奐於綿州，自稱梁王，改元黃龍，以綿州爲黃龍府，置百官。花驚定從成都尹崔光遠攻拔綿州，斬子璋。（見唐書肅宗紀及高適傳。）

遭田父泥飲美嚴中丞㊀

步屧隨春風，村村自花柳。田翁逼社日，邀我嘗春酒。酒酣誇新尹，『畜眼未見有。』迴頭指大男，『渠是弓弩手。名在飛騎籍，長番㊁歲時久。前日放營農，㊂辛苦救衰朽。差科㊃死則已，誓不舉家走。今年大作社，拾遺能住否？』叫婦開大瓶，盆中爲吾取。感此氣揚揚，須知風化首。語多雖雜亂，說尹㊄終在口。朝來偶然出，自卯將及酉。久客惜人情，如何拒隣叟？高聲索果栗，欲起時被肘。

㈥指揮過無禮，未覺村野醜。月出遮我留，仍嗔問升斗。

㊀泥飲，謂強之飲。泥，讀去聲。美嚴中丞，指田父之言，非作者美之也。嚴中丞，嚴武也；武初以御史中丞出爲綿州刺史，遷東川節度使，再拜成都尹，兼御史大夫，充劍南節度使。（見舊唐書嚴武傳）　㊁唐書兵志：「擇材勇者爲番頭，習弩射；又有羽林軍飛騎，亦習弩。」長番，謂長在軍籍無更代者。　㊂放營農，謂放歸務農也。　㊃差科，乃在長番以外之兵役。　㊄尹，指嚴中丞，以時爲成都尹也　㊅肘，謂捉其肘而留之也。史記：「魏桓子肘韓康子於車上。」

奉酬嚴公㊀寄題野亭之作

拾遺曾奏數行書，懶性從來水竹居。奉引㊁濫騎沙苑馬，幽棲真釣錦江魚。謝安不倦登臨費，㊂阮籍焉知禮法疎？㊃枉沐旌麾出城府，草茅無徑欲教鋤。

㈠嚴公，嚴武也。孔毅夫續世說云：「嚴武爲成都尹，甫與武世舊，待遇甚隆，於浣花里種竹植木，結廬枕江，縱酒吟詠，與田畯野老相蕩狎；武過之，有時不冠。」武寄題野亭原詩云：「漫向江頭把釣竿，懶眠沙草愛風湍。莫倚善題鸚鵡賦，何須不着鵕鸃冠？腹中書籍幽時曬，肘後醫方靜處看。興發會能馳駿馬，終須重到使君灘。」㈡奉引，謂引道者。漢官儀：「大駕則公卿奉引。」㈢晉書謝安傳：「安於東山營墅，樓館竹林甚盛；子弟遊集肴膳，亦屢費百金。」㈣魏志阮籍傳：「籍性疎懶，禮法之士嫉之如讎。」

三絕句

楸樹㈠馨香倚釣磯，斬新㈡花蘂未應飛。不如醉裏風吹盡，可忍醒時雨打稀。

門外鸕鷀去不來，沙頭忽見眼相猜。自今已後知人意，一日須來一百回。

無數春筍滿林生，柴門密掩斷人行。會須上番看成竹，㈢客至從嗔不出迎。

㈠楸樹，落葉喬木，葉似桐，夏開黃綠色細花。 ㈡斬新，極新也，猶俗言簇新。 ㈢番，讀去聲；上番，猶初番也。種竹家初番出者壯大，養以成竹；後出漸小，則取食之。看，謂看守也。

溪漲㈠

當時浣花橋，㈡溪水纔尺餘。白石明可把，水中有行車。秋夏忽泛溢，豈惟入吾廬？蛟龍亦狼狽，況是鼉與魚。茲晨已半落，歸路跬步㈢疎。馬嘶未敢動，前有深塡淤。青青屋東麻，散亂牀上書。不知遠山雨，夜來復何如。我游都市間，晚憩必村墟。㈣乃知久行客，終日思其居。

㈠此阻於溪水不得歸草堂而作也。 ㈡謂浣花溪上之橋，即萬里橋也。 ㈢跬步，半步也。跬，酷委切（ㄎㄨㄟˋ）。 ㈣村墟，指草堂；言平時每出，晚必歸草堂宿也。

苦戰行㈠

苦戰身死馬將軍，㈡自云伏波㈢之子孫。干戈未定失壯士，使我歎恨傷精魂。去年江南㈣討狂賊，臨江把臂難再得。別時孤雲今不飛，時獨看雲淚橫臆。

㈠傷戰死之將也。㈡馬將軍未詳其名。上元二年，段子璋反陷遂州、綿州，馬將軍會兵攻之，爲所敗，死於遂州（今四川遂寧縣）。㈢後漢馬援拜伏波將軍。㈣遂州在涪江（見下去秋行註二）之南，故曰江南。

去秋行㈠

去秋涪江㈡木落時，臂槍走馬誰家兒？到今不知白骨處，部曲有去皆無歸。遂州城中漢節在，㈢遂州城外巴人稀。戰場寃魂每夜哭，空令野營猛士悲。

㈠述段子璋之亂而傷戰敗之士也。㈡涪江源出四川松潘縣東北雪欄山東南，流經彰明、綿陽、遂寧等縣，至合川縣與嘉陵江合：爲段子璋亂事之作戰區域。涪，音浮（ㄈㄡ）。㈢段子璋反，遂州刺史修屬郡禮出迎，子璋殺之，故云遂州城中漢節在，蓋傷之也。

觀打魚歌

綿州江水㈠之東津，魴魚鱍鱍㈡色勝銀。漁人漾舟沉大網，截江一擁數百鱗。衆魚常才盡卻棄，赤鯉騰出如有神。潛龍無聲老蛟怒，迴風颯颯吹沙塵。饔子㈢左右揮霜刀，鱠㈣飛金盤白雪高。徐州禿尾㈤不足憶，漢陰槎頭㈥遠遁逃。魴魚肥美知第一，既飽歡娛亦蕭瑟。㈦君不見朝來割素鬐，咫尺波濤永相失？

㈠綿州；今四川綿陽縣；江水；即涪江上游。㈡鱍鱍；音撥撥（ㄆㄛ），魚掉尾也。㈢饔子；庖人也。㈣膾；古外切（ㄍㄨㄞ），細切肉也。㈤陸璣草木蟲魚疏：「鯿似魴，厚而頭大，

魚之不美者；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徐州禿尾或卽指此。㊅襄陽耆舊傳：「峴山下漢水中出鯿魚，肥美，常禁人採捕，以槎斷水，謂之槎頭鯿」㊆謂一飽之後仍歸蕭瑟也。

又觀打魚

蒼江漁子淸晨集，設網提綱萬魚急。能者操舟疾若風，撐突波濤挺叉入。小魚脫漏不可記，半死半生猶戢戢。㊀大魚傷損皆垂頭，屈强㊁泥沙有時立。東津觀魚已再來，主人罷鱠還傾盃。日暮蛟龍改窟穴，山根鱣鮪隨雲雷。㊂干戈兵革鬪未止，鳳凰麒麟安在哉？吾徒胡爲縱此樂？暴殄天物聖所哀。

㊀戢戢；衆聚貌。㊁屈強；同倔強。㊂鱣；張連切（ㄑㄧㄢ），鯉類也；鮪；羽美切（ㄨㄟ），似鱣而靑黑。隨雲雷；言亦逐蛟龍而去也。

越王樓㊀歌

綿州州府㊁何磊落！顯慶年㊂中越王作。孤城西北起高樓，碧瓦朱甍照城郭。樓下長江百丈淸，山頭落日半輪明。君王舊跡今人賞，轉見千秋萬古情。

㊀綿州圖經：「越王樓在綿州城外，西北有高臺百尺，上有樓，下瞰州城，唐顯慶中太宗子越王貞爲綿州刺史日建。」㊁州府：謂府之州治也。㊂顯慶：高宗年號（西元六五六——六六〇）。

宗武㊀生日

小子何時見？高秋此日生。自從都邑語，已伴老夫名。㊁詩是吾家事，人傳世上情。㊂熟精文選㊃理，休覓綵衣㊄輕。凋瘵筵初秩，欹斜坐不成。流霞㊅分片片，

涓滴就徐傾。

㈠宗武爲杜甫次子。㈡言知我者無不知宗武之名。㈢言我以詩傳家，而世人徒有尋常父子情耳。㈣文選：梁昭明太子蕭統編，選錄秦、漢、三國以下各朝之詩文，凡六十卷，唐顯慶中，李善始爲之作註。㈤言娛親之事不必太重視也。詳見前送韓十四江東覲省詩註二。㈥流霞：仙酒也。

光祿坂㈠行

山行落日下絕壁，西望千山萬山赤。樹枝有鳥亂鳴時，暝色無人獨歸客。馬驚不憂深谷墜，草動只怕長弓射。安得更似開元中？㈡道路卽今多擁隔。

㈠舊註：光祿坂在梓州銅山縣（今四川三台縣境）。㈡開元：元宗年號（西元七一三——七四一）。元宗本紀：「開元中天下富安行者雖萬里不持寸刃。」

悲秋

涼風動萬里，羣盜尙縱橫。家遠傳書日，秋來爲客情。愁窺高鳥過，老逐衆人行。始欲投三峽，㈠何由見兩京？㈡

㈠三峽：即瞿塘峽，巫峽，西陵峽，爲蜀東門戶。　㈡兩京：即西京長安，東京洛陽。

客夜㈠

客睡何曾著？秋天不肯明。卷簾殘月影，高枕遠江聲。計拙無衣食，途窮仗友生。老妻書數紙，應悉未歸情。

㈠作者時客梓州；此當因得家書後有感不寐而作。書中必有催歸之語，故末語云然。

客亭

秋窗猶曙色，落木更天風。日出寒山外，江流宿霧中。聖朝無棄物，老病已成翁。多少殘生事，飄零似轉蓬。

九日登梓州城

伊昔黃花酒，如今白髮翁。追歡筋力異，望遠歲時同。弟妹悲歌裏，朝廷醉眼中。兵戈與關塞，此日意無窮。

相從歌贈嚴二別駕㈠

我行入東川，㈡十步一迴首。成都亂㈢罷氣蕭颯，浣花草堂亦何有？梓中㈣豪

俊大者誰？本州從事㊄知名久。把臂開樽飲我酒，酒酣擊劍蛟龍吼。烏帽拂塵青騾粟，㊅紫衣將炙緋衣㊆走。銅盤燒蠟光吐日，夜如何其初促膝。黃昏始扣主人門，誰謂俄頃膠在漆？㊇萬事盡付形骸外，百年未見歡娛畢。神傾意豁真佳士，久客多憂今愈疾。高視乾坤又可愁，一軀交態同悠悠。㊈垂老遇君未恨晚，似君須向古人求。

㊀別駕爲州刺史之佐吏。㊁梓州爲東川節度使轄地。㊂指徐知道之亂，事在寶應元年秋。㊃梓州今四川三台縣治。㊄別駕古稱從事，嚴二，梓州人，故稱本州從事。㊅言烏帽則拂去其塵，青騾則飼之以粟；即「與爲白飯馬青芻」意，極言主人待客之厚也。㊆紫衣緋衣，殆指其子弟之供役者。㊇膠在漆喻交情厚也。後漢書雷義傳：「陳重與雷義爲友，鄉里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㊈言知心者少也。

早發射洪縣㈠南途中作

將老憂貧窶，筋力豈能及？征途乃侵星，㈡得使諸病入。鄙人寡道氣，在困無獨立。俶裝㈢逐徒旅，達曙凌險澁。㈣寒日出霧遲，淸江轉山急。僕夫行不進，駑馬若維縶。㈤汀洲稍疎散，風景開怏悒。空慰所尚懷，㈥終非曩遊集。衰顏偶一破，勝事難屢挹。茫然阮籍途，㈦更洒楊朱泣。㈧

㈠射洪縣唐屬潼州，今四川嘉陵道射洪縣。㈡侵星猶言冒星也。鮑照詩「侵星赴早路。」㈢俶裝始裝也。張衡思元賦「簡元辰而俶裝。」㈣澁同澀，難行也。㈤縶知揖切（下一），繫也。㈥所尚懷謂意所好尚也。㈦魏志阮籍傳註：「籍時率意獨駕，不由徑路，車跡所窮，輒痛哭而返。」㈧淮南子：「楊朱見歧路而泣之，謂其可以南可以北。」

通泉驛南去通泉縣㈠十五里山水作

溪行衣自濕，亭午氣始散。冬溫蚊蚋集，人遠鳧鴨亂。登頓㈡生曾陰，欹傾出高岸。驛樓衰柳側，縣郭輕烟畔。一川何綺麗！盡目窮壯觀。山色遠寂寞，江光夕滋漫。㈢傷時媿孔父，㈣去國同王粲。㈤我生苦飄零，所歷有嗟歎。

㈠舊唐書地理志：「通泉縣屬梓州，漢廣漢縣地。」按即今四川遂寧縣地，在射洪縣東南，涪江之陽。㈡登頓謂上下也。謝靈運詩：「山行窮登頓。」㈢山謂通泉山；江謂涪江。太平寰宇記：「通泉山在縣西北二十里，東臨涪江，絕壁二百餘丈，水從山頂湧出，下注涪江。」㈣孔父即孔子；孔子之嘆鳳泣麟，皆傷時之意。㈤王粲東漢末人。漢獻帝西遷，王粲之荊州依劉表。其七哀詩云：「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構患；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

陪王侍御宴通泉東山野亭

江水東流去，淸樽日復斜。異方同宴賞，何處是京華？亭景臨山水，村煙對浦沙。狂歌過形勝，得醉卽爲家。

聞官軍收河南河北㊀

劍外㊁忽傳收薊北，初聞涕淚滿衣裳。卻看妻子愁何在，漫卷詩書喜欲狂。白日放歌須縱酒，青春作伴好還鄉。卽從巴峽穿巫峽，㊂便下襄陽向洛陽。㊃

㊀寶應元年十一月，官軍破賊於洛陽，河南平。史朝義走河北，李懷仙斬其首以獻，河北平。此詩作者在劍外聞捷書而作也。㊁劍外謂劍門之外。㊂巴峽通指江自巫峽以東至湖北巴東縣之一段而言。作者想像沿江東下，似應先巫峽而後巴峽。此云「卽從巴峽穿

巫峽」者，殆以巴峽特峽巫之一口耳。㈣原註：「余田園在東京。」

遣游

賤子何人記？迷方㈠著處家。竹風連野色，江沫擁春沙。種藥扶衰病，吟詩解歎嗟。似聞胡騎走，㈡失喜㈢問京華。

㈠鮑照詩：「南國有儒生，迷方獨淪誤。」㈡猶不敢確信也。㈢失喜，猶言失聲、失笑。

春日梓州登樓二首

行路難如此，登樓望欲迷。身無卻少壯，跡有但羇栖。㈠江水流城郭，春風入鼓鞞。雙雙新燕子，依舊已銜泥。

天畔登樓眼，隨春入故園。戰場今始定，㈡移柳更能存？㈢厭蜀交游冷，思吳勝事繁。㈣應須理舟楫，長嘯下荊門。

㊀言此身卻無少壯，而浪跡但有羈棲。㊁時東京新復。㊂庾信哀江南賦：「釣臺移柳，非玉關之可望。」言亂雖定而家未必存，故下復思他適也。㊃作者少時曾遊吳、越。

送路六侍御入朝

童稚情親四十年，中間消息兩茫然。更爲後會知何地，忽漫相逢是別筵。㊀不分㊁桃花紅勝錦，生憎柳絮白於綿。劍南春色還無賴，觸忤愁人到酒邊。

㊀言方逢而卽別也。㊁不分猶言不合分，讀者「問。」

涪城縣香積寺㊀官閣

寺下春江深不流，山腰官閣迥添愁。含風翠壁孤雲細，背日丹楓萬木稠。小院迴廊春寂寂，浴鳧飛鷺晚悠悠。諸天合在藤蘿外，昏黑應須到上頭。

㈠涪城縣屬梓州；香積山在涪城縣東南三里，北枕涪江。香積寺在香積山上。

登牛頭山㈠亭子

路出雙林外，亭窺萬井中。江城孤照日，春谷遠含風。兵革身將老，關河信不通。猶殘數行淚，忍對百花叢。

㈠太平寰宇記：「牛頭山在梓州郪縣西南二里，形似牛頭，四面孤絕，俯臨州郭，下有長樂寺，樓閣煙花，一方勝槩。」

倚杖㈠

看花雖郭內，倚杖卽溪邊。㈡山縣早休市，江橋春聚船。狎鷗㈢輕白浪，歸鴈喜青天。物色兼生意，淒涼憶去年。㈣

㈠原註：「鹽亭縣作。」按：鹽亭縣唐時屬梓州，在州治東九十里，卽今四川鹽亭縣。㈡言風景一如郊外也。㈢狎鷗；謂狎熟之鷗。㈣謂去年避亂於此。

舟前小鵝兒㈠

鵝兒黃似酒，㈡對酒愛新鵝。引頸嗔船逼，無行㈢亂眼多。翅開遭宿雨，力小困滄波。客散層城暮，狐狸奈若何！

㈠原註：「漢州城西北角官池作。」按：漢州，唐時屬綿州，卽今四川廣漢縣。㈡方輿勝覽云：「鵝黃乃漢中酒名，」故以酒比鵝兒色也。㈢行；行次也，讀如「杭。」

官池春鴈二首

自古稻粱多不足，至今鸂鶒亂爲羣。且休悵望看春水，更恐歸飛隔暮雲。青

春欲盡急還鄉，紫塞寧論尙有霜？㊀翅在，雲天終不遠；力微，繒繳絕須防。

㊀紫塞在雁門關下；北地寒，故尙有霜。

贈韋贊善㊀別

扶病送君發，自憐猶不歸。祇應盡客淚，復作掩荊扉。江漢故人少，音書從此稀。往還二十載，歲晚寸心違。

㊀贊善；唐時官名。唐書百官志：「東宮官佐贊善大夫五人，掌傳令，諷過失，贊禮儀。」

短歌行送祁錄事歸合州㊀因寄蘇使君

前者途中一相見，人事經年記君面。後生相動何寂寥！君有長才不貧賤。君今起柂㊁春江流，余亦沙邊具小舟。幸爲達書賢府主，㊂江花未盡會江樓。

㈠唐書地理志：「合州涪陵郡屬劍南東道。」按卽今四川合川縣治。㈡柂同柁。㈢賢府主指蘇使君。

寄題江外草堂㈠

我生性放誕，雅欲逃自然。嗜酒愛風竹，卜居必林泉。遭亂到蜀江，臥痾遣所便。誅茅初一畝，廣地方連延。經營上元始，斷手寶應年。㈡敢謀土木麗？自覺面勢堅。臺亭隨高下，敞豁當淸川。惟有會心侶，數能同釣船。干戈未偃息，安得酣歌眠？㈢蛟龍無定窟，黃鵠摩蒼天。古來達士志，寧受外物牽？顧惟魯鈍姿，豈識悔吝先？㈣偶攜老妻去，慘澹凌風煙。事跡無固必，幽貞媿雙全。㈤尙念四小松，蔓草易拘纏。霜骨㈥不甚長，永爲鄰里憐。

㈠原註：「梓州作寄成都故居。」㈡肅宗乾元元年十二月，公至成都。上元元年乃建草

堂之始，又二年爲寶應元年，乃成草堂之日也。斷手，猶言竣事。㊂公以避徐知道亂入梓，遂移家寓焉。㊃謂未能先幾引去。㊄謂不能高隱而出於轉徙也。㊅霜骨，松也。

韋諷錄事宅觀曹將軍㊀畫馬圖

國初已來畫鞍馬，神妙獨數江都王。㊁將軍得名三十載，人間又見真乘黃。㊂曾貌先帝照夜白，㊃龍池十日飛霹靂。㊄內府殷紅馬腦盤，婕妤傳詔才人索。㊅盤賜將軍拜舞歸，輕紈細綺相追飛。貴戚權門得筆跡，始覺屏障生光輝。昔日太宗拳毛騧，㊆近時郭家師子花。㊇今之新圖有二馬，復令識者久歎嗟。此皆騎戰一敵萬，縞素漠漠開風沙。㊈其餘七匹亦殊絕，迥若寒空動煙雪。霜蹄蹴踏長楸間，馬官廝養㊉森成列。可憐九馬爭神駿，顧視清高氣深穩。⑪借問苦心愛者誰，後有韋諷前支遁。⑫憶昔巡幸新豐宮，⑬翠華拂天來向東。騰驤

磊落三萬匹，㈣皆與此圖筋骨同。自從獻寶朝河宗，㈤無復射蛟江水中。㈥君不見？──金粟堆㈦前松柏裏，龍媒㈧去盡鳥呼風。

㈠曹將軍曹霸也。唐張彥遠名畫記云：「曹霸，魏曹髦之後。髦畫稱於魏代。霸在開元中已得名，天寶末每詔畫御馬及功臣，官至左武衛將軍。」朱鶴齡云：「曹將軍九馬圖後藏長安薛紹彭家，蘇子瞻作贊。」㈡名畫記：「江都王緒，霍王元軌之子，太宗皇帝之猶子也。多才藝，善書畫鞍馬，擅名垂拱中，官至金州刺史。」又朱景元唐朝名畫錄：「江都王善畫雀、蟬、驢子，應制明皇潞府十九瑞應圖，實造神極妙。」㈢乘黃獸名。山海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乘之壽二千歲。」宋董逌廣川畫跋云：「曹霸畫馬，與當時人絕跡，其逕度似不可得而尋也。若以其形似求者，亦馬也，不過類眞焉耳。」㈣貌音莫，描摹也。先帝謂元宗。明皇雜錄：「上所乘馬有玉花驄、照夜白。」宋湯垕君畫鑑云：「曹霸人馬圖，紅衣美髯奚官牽玉面騂，綠衣閹官牽照夜白。」㈤李林甫唐六典註：「興慶宮，

今上（玄宗）潛龍舊宅也。宅東有舊井，忽涌爲小池，常有雲氣或黃龍出其中。景雲中，其沼浸廣，遂瀰洞爲龍池焉。」此言霸畫偪眞龍馬，故能感動龍池之龍隨風雷而至也。㊅婕言內府傳詔索其畫，而以馬腦盤賜之也。婕妤，才人皆內府官名。唐書百官志：「內官有婕妤九人，正三品；才人七人，正九品。」㊆長安志：「太宗六駿，……五曰拳毛騧，平劉黑闥時所乘。」騧，音瓜。㊇唐蘇鶚杜陽雜編：「代宗自陝還，命以御馬九花虬幷紫玉鞭轡賜郭子儀。九花虬額高九寸，拳毛如麟；亦有獅子驄，皆其類。」明陳耀文天中記云：「杜詩獅子花卽九花虬。」㊈縞素：指畫絹言。縞素一開，如見戰地風沙也。㊉厮養：卒也，亦畫中所見者。析薪爲厮，炊烹爲養。⑪顧視清高：狀昂首貌；氣深穩：狀穩健貌。⑫支遁：晉時道者。宋王義慶世說云：「支遁林常養數匹馬。或言『道人畜馬不韻』。支曰：『貧道重其神駿耳』。」⑬新豐宮：在驪山（今陝西臨潼縣東南）下，玄宗常巡幸焉。⑭王洙註：明皇幸驪山，王毛仲以廄馬數萬從，每色爲一隊，相間若錦繡。⑮引穆天子故事以比玄宗之升

遐。穆天子傳：「天子西征至陽行之山——河伯馮夷之所都居——是惟河宗氏。天子沈璧於河，河伯乃與天子披圖視典，用觀天子之寶器。」玉海引水經註云：「玉果、璿璣、燭銀金膏等物，皆河圖所載，河伯所獻。穆王視圖，乃導以西邁矣。」 ㈤用漢武帝故事以比明皇之好大喜功。漢書武帝紀：「元封五年，自潯陽浮江，親射蛟江中，獲之。」 ㈦金粟山名，明皇陵所在。長安志：「明皇泰陵在蒲城東北三十里金粟山。廣德元年三月，葬泰陵。」按：蒲城唐名奉先縣，即今陝西關中道蒲城縣。 ㈧龍媒，駿馬也。漢武帝天馬歌：「天馬徠兮龍之媒。」

送韋諷上閬州錄事參軍

國步猶艱難，兵革未衰息。萬方哀嗷嗷，十載供軍食。庶官務割剝，不暇憂反側。誅求何多門！賢者貴爲德。韋生富春秋，洞澈有清識。操持紀綱地，喜見朱絲直。

當令豪奪吏，自此無顏色。必若救瘡痍，先應去蝥賊。揮淚臨大江，高天意悽惻。行行樹佳政，慰我深相憶。

丹青引贈曹將軍霸

將軍魏武之子孫，於今爲庶㊀爲淸門。英雄割據雖已矣，文彩風流今尙存。學書初學衞夫人，㊁但恨無過王右軍。㊂丹靑不知老將至，富貴於我如浮雲。開元之中常引見，承恩數上南薰殿。㊃凌煙㊄功臣少顏色，將軍下筆開生面。良相頭上進賢冠，㊅猛將腰間大羽箭。褒公、鄂公㊆毛髮動，英姿颯爽來酣戰。先帝御馬玉花驄，㊇畫工如山貌不同。㊈是日牽來赤墀下，迥立閶闔生長風。詔謂將軍拂絹素，意匠慘淡經營中。斯須九重眞龍出，一洗萬古凡馬空。玉花却在御榻上，榻上庭前屹相向。至尊含笑催賜金，圉人太僕皆惆悵。㊉弟

子韓幹⑪早入室，亦能畫馬窮殊相。幹惟畫肉不畫骨，忍使驊騮氣凋喪。將軍畫善蓋有神，偶逢佳士亦寫真。即今飄泊干戈際，屢貌尋常行路人。途窮反遭俗眼白，世上未有如公貧。但看古來盛名下，終日坎壈⑫纏其身。

㈠魏武帝曹操也。左傳：「三后之姓，於今爲庶」 ㈡衛夫人名鑠，晉衛恆從妹，李矩之妻，正書入妙，王羲之嘗師之。（見張彥遠法書要錄及張懷瓘書斷） ㈢王右軍即王羲之，晉人爲右軍將軍，草隸爲古今之冠。（詳見書斷。） ㈣長安志：「南內興慶宮內有南薰殿」 ㈤凌煙閣名，唐太宗嘗圖畫功臣於其上。 ㈥進賢冠即古之緇布冠，貴賤以梁數爲差。唐制：百官朝服，皆進賢冠。 ㈦凌煙閣功臣二十四人：鄂國公尉遲敬德第七，褒國公段志元第十一。 ㈧見前詩註四。 ㈨謂傳寫不肖也。 ㈩畫馬奪眞，故圉人、太僕爲之惆悵。太僕馬官；圉人厮養也。 ⑪歷代名畫記：「韓幹大梁人，官至太府寺丞，善寫貌人物，尤工鞍馬。初師曹霸，後獨自擅。……元宗好大馬，西域、大宛，歲有來獻；命幹悉圖其駿。時，岐薛

申寧王僩中皆有善馬，幹並圖之，遂爲古今獨步。」㈢坎壈：坎壈不得志也。楚辭九辯：「坎壈兮貧士失職而志不平。」壈，壈羅感切（ㄌㄢ。）

九日

去年登高郪縣㈠北，今日重在涪江濱。苦遭白髮不相放，羞見黃花無數新。世亂鬱鬱久爲客，路難悠悠常傍人。酒闌卻憶十年事，腸斷驪山清路塵。㈡

㈠郪縣：郪縣唐屬梓州，即今四川射洪縣。郪，音雌（ㄘ。）參看登牛頭山亭子詩註一。㈡天寶十四年冬，作者自京師歸奉先，路經驪山；明皇方幸華清宮，安祿山反，然後還京師，至此十年矣。清路塵者，謂輦出而清道也。

倦夜

竹涼侵臥內，野月滿庭隅。重露成涓滴，移星乍有無。暗飛螢自照，水宿鳥相呼。萬事干戈裏，空悲淸夜徂。

薄暮

江水長流地，山雲薄暮時。寒花隱亂草，宿鳥擇深枝。舊國見何日？高秋心苦悲。人生不再好，鬢髮自成絲。

嚴氏溪放歌行

天下兵馬未盡銷，豈免溝壑常漂漂？劍南歲月不可度，邊頭公卿仍獨驕。費心姑息是一役，肥肉大酒徒相要。㊀嗚呼古人已糞土！獨覺志士甘漁樵。況我飄轉無定所，終日慽慽忍羈旅。秋宿霜溪素月高，喜得與子長夜語。東游西還力

實倦，從此將身更何許？知子松根長茯苓，㊁遲暮有意來同煮。

㊀謂是齎公卿也者，有時小惠姑息，其所費心，不過相要一役而已；酒肉之外，豈有愛敬眞情乎？㊁本草：「茯苓千歲松脂也，作丸散服，能斷穀不飢。」

發閬中㊀

前有毒蛇後猛虎，溪行盡日無村塢。江風蕭蕭雲拂地，山木慘慘天欲雨。女病妻憂歸意急，秋花錦石誰復數？別家三月一得書，㊁避地何時免愁苦？

㊀唐時閬中縣屬梓州，故城在今四川閬中縣東二十里。作者以廣德元年（時年五十二）冬末自閬還梓。㊁時作者家在梓州。

冬狩行㊀

君不見？——東川節度兵馬雄，校獵亦似觀成功。夜發猛士三千人，淸晨合圍步驟同。禽獸已斃十七八，殺聲落日迴蒼穹。幕前生致九靑兕，馲駝㈡嵬峞㈢垂玄熊。東西南北百里間，髣髴蹴踏寒山空。有鳥名鸜鵒，㈣力不能高飛逐走蓬。肉味不足登鼎俎，何爲見羈虞羅中？春蒐冬狩侯得同，㈤使君五馬一馬驄。㈥況今攝行大將權，㈦號令頗有前賢風。飄然時危一老翁，十年厭見旌旗紅。喜君士卒甚整肅，爲我迴轡擒西戎。㈧草中狐兔盡何益？天子不在咸陽宮。㈨朝廷雖無幽王禍，㈩得不哀痛塵再蒙！⑪嗚呼，得不哀痛塵再蒙！

㈠原註：「時梓州刺史章彝兼侍御使，留後東川。」 ㈡馲駝，即駱駝。 ㈢嵬峞，高貌，嵬落猥切（ㄌㄟ），峞五毀切（ㄨㄟ）。 ㈣鸜鵒，音劬（ㄐㄩ）欲（ㄧㄛ），俗名八哥。 ㈤蒐狩本天子禮，而諸侯得行之，故曰侯得同。 ㈥漢時朝臣出使爲太守增一馬，故曰五馬；一馬驄，言兼侍御史。 ㈦攝行大將權，言其留後東川也。 ㈧西戎，指吐蕃。 ㈨時吐蕃陷

京，代宗奔陝州。⑽史記周本紀：「申侯與犬戎攻殺幽王於驪山之下。」⑾前安祿山之亂，元宗奔蜀；今吐蕃入寇，代宗奔陝：故曰塵再蒙。

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⑴兼幕府諸公得柳字

我來入蜀門，歲月亦已久。豈惟長兒童？自覺成老醜。常恐性坦率，失身爲杯酒。近辭痛飲徒，折節⑵萬夫後。昔如縱壑魚，⑶今如喪家狗。⑷既無游方戀，行止復何有？相逢半新故，取別隨薄厚。⑸不意靑草湖，⑹扁舟落吾手。⑺眷眷章梓州，開筵俯高柳。樓前出騎馬，帳下羅賓友。健兒簸紅旗，此樂或難朽。日車隱崑崙，⑻鳥雀噪戶牖。波濤未足畏，三峽徒雷吼；所憂盜賊多，重見衣冠走。⑼中原消息斷，黃屋今安否？⑽終作適荊蠻，⑾安排用莊叟？⑿隨雲拜東皇，⒀挂席上南斗。⒁『有使卽寄書，無使長迴首。』

㈠見前詩註一。㈡折節言痛改其舊所爲也。㈢王褒聖主得賢臣頌：「沛乎若巨魚縱大壑」㈣家語「傫然似喪家之狗」㈤謂各有饑饉之資也。㈥青草湖在湖南湘陰縣北一百里。㈦言久思下峽，而今始得遂也。㈧謂日西落也。㈨走謂走散；祿安吐蕃兩陷京師，故曰重見㈩黃屋天子所乘之車也：時代宗在陝州，故云。⑪王粲七哀詩：「復棄中國去，遠身適荊蠻」荊蠻，楚地。⑫莊子大宗師「安排而去化，乃入於寥天一」。註：「安於推移，而與化俱去，故乃入於寂寥而與天爲一也。」⑬東皇神名，其祠在楚。楚辭九歌有東皇太乙一章。文選註：「太乙，天之尊神，祠在楚東，以配東帝，故曰東皇。」⑭挂席，挂帆也；南斗星名，吳之分野，以代吳地。

征夫

十室幾人在？千山空自多！路衢唯見哭，城市不聞歌。漂梗無安地，銜枚㈠有荷

戈。官軍未通蜀，㊁吾道竟如何！

㊀周禮秋官銜枚氏「軍旅合銜枚，禁無囂。」漢書高帝紀註：「銜枚，止言語讙囂，其狀如箸，橫銜之。」　㊁時吐蕃已陷松維等州，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守，而援師未至，故云。

舍弟占歸草堂檢校聊示此詩

久客應吾道，㊀相隨獨爾來。熟知江路近，頻爲草堂迴。鵝鴨宜長數，㊁柴荊莫浪開。東林竹影薄，臘月更須栽。

㊀猶言久客應是吾分中事。　㊁作者迎家至梓後，草堂當仍有人看守，故鵝鴨尙存。

釋悶

四海十年不解兵，㊀犬戎也復臨咸京。㊁失道非關出襄野，㊂揚鞭忽是過湖

城。㊃豺狼塞路人斷絕，烽火照夜屍縱橫。天子亦應厭奔走，羣公固合思昇平。但恐誅求不改轍，聞道嬖孽能全生。㊄江邊老翁錯料事，眼暗不見風塵清。

㊀自天寶十四載祿山始亂，至廣德初爲十年。㊁犬戎指吐蕃；咸京卽咸陽。㊂莊子「黃帝將見大隗於具茨之山，至於襄城之野；七聖皆迷，無所問途。」㊃湖城卽蕪湖。世說：「王大將軍敦軍姑熟（安徽當塗），明帝乘巴賨馬齎一金鞭陰察軍形。敦晝寢，夢日遶城，命騎追之，不及。」二句暗指代宗出巡非訪道，乃避賊也。㊄嬖孽指程元振。通鑑「程元振專權自恣：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太常博士柳伉上疏請斬元振，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功，削官爵，放歸田里。」

閬山㊀歌

閬州城東靈山㊁白，閬州城北玉臺㊂碧。松浮欲盡不盡雲，江動將崩未崩石。

那知根無鬼神會，已覺氣與嵩華敵。中原格鬭且未歸，應結茅齋看青壁。

㈠閬山指靈山，見下。㈡唐書地理志『閬州閬中縣有靈山』輿地圖云：「靈山峯多雜樹，昔蜀王鼈靈帝登此，因名。」㈢輿地紀勝：「玉臺觀在城北七里，唐滕王嘗遊之，有滕王亭基。」

閬水㈠歌

嘉陵江㈡色何所似？石黛碧玉相因依。㈢正憐日破浪花出，更復春從沙際歸。巴童蕩槳欹側過，水鷄銜魚來去飛。閬中勝事可腸斷，閬州城南㈣天下稀。

㈠閬水，即嘉陵江。見下。㈡嘉陵江即古西漢水，源出陝西鳳縣嘉陵谷，流經閬中縣，至巴縣入江，一名閬水。㈢黛，青黑色；碧石之青美者：言水淺處如碧，深處如黛也。㈣嘉陵江至閬州西北折而南，而東，而北：州城三面皆水，而城南正當佳處，對面即錦屏山。

滕王亭子二首㈠

君王臺榭枕巴山，萬丈丹梯尙可攀。春日鶯啼修竹裏，仙家犬吠白雲間。淸江錦石傷心麗，嫩蘂濃花滿目班。人到於今歌出牧，㈡來游此地不知還。寂寞春山路，君王不復行。古牆猶竹色，虛閣自松聲。鳥雀荒村暮，雲霞過客情。尙思歌吹入，千騎把霓旌。

㈠原註：「在玉臺觀內王調露年中（高宗年號）任閬州刺史。」（參看閬山歌註三。）舊唐書滕王元嬰傳：「元嬰，高祖第二十二子，都督洪州，數犯憲章，於滁州安置後起授壽州刺史，轉隆州（卽閬州）。」㈡言至今猶歌頌滕王出牧時也。

將赴成都草堂途中有作先寄嚴鄭公㈠五首

得歸茅屋赴成都，直爲文翁㈡再剖符。但使閭閻還揖讓，㈢敢論松竹久荒蕪？魚知丙穴㈣由來美，酒憶郫筒㈤不用酤。五馬舊曾諳小徑，㈥幾回書札待潛夫。㈦

處處青江帶白蘋，故園猶得見殘春。雪山㈧斥候㈨無兵馬，錦里逢迎有主人。休怪兒童延俗客，不教鵝鴨惱比隣。習池未覺風流盡，況復荊州賞更新。㈩

竹寒沙碧浣花溪，菱刺藤梢咫尺迷。過客徑須愁出入，居人不自解東西。書籤藥裹封蛛網，野店山橋送馬蹄。⑪肯藉荒庭春草色，先判⑫一飲醉如泥。⑬

常苦沙崩損藥欄，也從江檻落風湍。⑭新松恨不高千尺，惡竹應須斬萬竿。⑮生理祇憑黃閣老，⑯衰顏欲付紫金丹。⑰三年奔走空皮骨，⑱信有人間行路難。

錦官城西生事微，烏皮几⑲在還思歸。昔去爲憂亂兵入，⑳今來已恐隣人非。側身天地更懷古，迴首風塵甘息機。共說總戎雲鳥陣，㉑不妨游子芰荷衣。㉒

㈠唐書嚴武傳：「寶應元年，自成都召還，拜京兆尹。明年為二聖山陵橋道使，封鄭國公；遷黃門侍郎。廣德二年，復節度劍南。」 ㈡文翁比嚴武。漢書循吏傳：「文翁為蜀郡守，修起學宮于成都市中，吏民大化。」 ㈢自嚴去蜀後，有徐知道之亂。 ㈣左思蜀都賦：「嘉魚出于丙穴」劉淵林註「丙穴在漢中沔陽縣（陝西沔縣）有魚穴二所，常以三月取之。」 ㈤成都記：「成都府西五十里，因水標名曰郫縣，以竹筒盛美酒，號曰郫筒。」又華陽風俗錄：「郫縣有郫筒池，池旁有大竹，郫人刳其節，傾春釀於筒，信宿香聞村外，斷之以獻，俗號郫筒酒。」按：郫音皮（ㄆㄧ）；郫縣，今屬四川西川道。 ㈥五馬見前冬狩行註六。嚴武初鎮蜀時，曾再至草堂，故有此語。 ㈦潛夫謂不欲顯其名者。後漢書王符傳：「著書三十餘篇，以譏當時得失，不欲章顯其名，故號曰潛夫論。」 ㈧雪山見前出郭詩註一。 ㈨斥候，偵探敵情者。 ㈩晉書山簡傳：「山簡鎮襄陽，唯酒是耽。諸習氏，荊土豪族，有佳園池，簡每出遊嬉，多之池上，置酒輒醉，名之曰高陽池。」此處荊州即謂山簡，以比嚴武；習池比草

堂；賞更新指嚴武之再鎮而言。(十一)言主人不在，好景徒送過客馬蹄耳。(十二)判，普宮切（ㄆㄨㄢ，）同拚。(十三)漢官儀：「一日不齋醉如泥」泥，蟲名，在水中則活，失水則醉如一堆泥然。(十四)江檻，卽水檻，見前水檻詩註。落殺也：言設爲江檻，所以減殺風湍，則沙岸不致崩頹矣。(十五)久不栽薙，故新松、惡竹生之矣。(十六)嚴以黃門侍郎來鎮，故稱黃閣老。(十七)道士煉金石爲藥，謂服之可以成仙，是爲金丹。雲笈七籤云：「合丹法：火至七十日，藥成五色，飛華紫雲亂映，名曰紫金。」(十八)謂往來梓、閬間。(十九)烏皮几謂黑漆之几。謝朓有烏皮隱几詩。(二十)作者前以避徐知道亂入梓州。(廿一)六韜：「凡當敵臨戰，以車騎分爲雲鳥之陣：所謂雲鳥者，鳥散而雲合，變化無窮者也。」(廿二)離騷：「製芰荷以爲衣兮」言以嚴公將略，則遊子可優遊托跡，以野服晤語矣。

自閬州領妻子却赴蜀山行三首

汩汩避羣盜，悠悠經十年。不成向南國，㊀復作游西川。㊁物役水虛照，㊂魂傷山寂然。我生無倚着，盡室畏途邊。長林偃風色，迴復意猶迷。㊃衫裹翠微潤，馬銜青草嘶。棧懸斜避石，橋斷卻尋溪。㊄何日干戈盡？飄飄媿老妻。行色遞隱見，人煙時有無。僕夫穿竹語，稚子入雲呼。轉石驚魑魅，抨弓落狖鼯。㊅真供一笑樂，似欲慰窮途。

㊀南國指吳、楚：作者前有將適吳楚留別章使君留後詩，蓋未果行也。㊁西川指成都。肅宗至德二年，改成都爲南京，分爲劍南西川節度使。㊂言身爲物所役，水亦徒相照，不得優遊觀賞之也。㊃言疾風偃林，行人却阻，故往復而意迷也。㊄言石橋斷處，再尋溪路以行也。㊅抨音烹（ㄆㄥ），彈也。狖音柚（一ㄡ），猴屬。鼯音吾（ㄨ）鼠屬，狀似蝙蝠，能飛行樹間。

春歸

苔逕臨江竹，茅簷覆地花。別來頻甲子，歸到忽春華。倚杖看孤石，傾壺就淺沙。遠鷗浮水靜，輕燕受風斜。世路雖多梗，吾生亦有涯。㊀此身醒復醉，乘興卽爲家。

㊀莊子養生主：「吾生也有涯，」涯，窮盡之意。

歸來

客裏有所適，歸來知路難。開門野鼠走，散帙壁魚㊀乾。洗杓開新醞，低頭拭小盤。憑誰給麴糵，細酌老江干？

㊀壁魚，一名蛃魚，書衣中蟲名。

草堂

昔我去草堂，蠻夷塞成都。(一)今我歸草堂，成都適無虞。請陳初亂時，反覆乃須臾。大將赴朝廷，羣小起異圖。(二)中宵斬白馬，盟歃氣已麤。西取邛南兵，(三)北斷劍閣(四)隅。布衣數十人，亦擁專城居。(五)其勢不兩大，始聞蕃漢殊。西卒卻倒戈，賊臣互相誅。(六)焉知肘腋禍，自及梟獍(七)徒？義士皆痛憤，紀綱亂相踰。一國實三公，(八)萬人欲爲魚。(九)唱和作威福，孰肯辨無辜？眼前列杻械，(十)背後吹笙竽。談笑行殺戮，濺血滿長衢。到今用鉞地，風雨聞號呼。鬼妾與鬼馬，(十一)色悲充爾娛。國家法令在，此又足驚吁。

賤子且奔走，三年望東吳。(十二)弧矢暗江海，難爲游五湖。(十三)不忍竟舍此，復來薙榛蕪。入門四松在，步屧萬竹疏。舊犬喜我歸，低徊入衣裾。隣舍喜我歸，沽酒攜胡蘆。(十四)大官(十五)喜我來，遣騎問所須。城郭喜

我來，賓客隘村墟。天下尙未寧，健兒勝腐儒。飄飆風塵際，何地置老夫？於時見疣贅，(十六)骨髓幸未枯。飲啄媿殘生，食薇不敢餘。(十七)

(一)徐知道糾集爲亂。　(二)嚴武內召，知道遂反。　(三)唐時臨邛縣，即今邛萊縣，在成都西，時爲內附羌夷所居，知道引之爲亂。　(四)劍閣在成都北，時知道以兵守要害。　(五)指從逆授僞職者。　(六)蕃指羌兵，漢指知道所統之兵；以其勢不能兩大，故起內訌，而西卒倒戈矣。賊臣互相誅者，言知道爲其下李忠厚所屠。　(七)梟獍比作亂者。梟，音囂（ㄒㄧㄠ），惡鳥，食母；獍，音敬（ㄐㄧㄥ），惡獸，食父。　(八)左傳：「一國三公，吾誰適從。」謂與李忠厚同輩者。　(九)史記項羽本紀：「人爲刀俎，我爲魚肉。」　(十)杻械即桎梏。　(十一)已殺其主而奪之，故謂之鬼妾、鬼馬；匈奴以亡者之妻爲鬼妻也。　(十二)作者去成都，往來梓、閬凡三年，時欲東下，不果。　(十三)五湖之說甚多，此當是太湖之別名。　(十四)胡蘆以之貯酒者。　(十五)大官指嚴武。　(十六)言己不爲世用，若疣贅也。　(十七)言不敢有餘也。

四松㊀

四松初移時，大抵三尺强。別來忽三載，離立㊁如人長。會看根不拔，莫計枝凋傷。幽色幸秀發，疎柯亦昂藏。所插小藩籬，本亦有隄防。終然棖撥損，㊂得愧㊃千葉黃？敢爲故林主，黎庶猶未康。避賊今始歸，春草滿空堂。覽物歎衰謝，及玆慰淒涼。淸風爲我起，洒面若微霜。足爲送老資，㊄聊待偃蓋張。我生無根蔕，配爾亦茫茫。有情且賦詩，事迹兩可忘。勿矜千載後，慘淡蟠穹蒼。

㊀參看前詩。㊁禮記曲禮：「離坐、離立」註：「離兩也；兩相麗之謂離。」㊂謝惠連祭古塚文：「以物棖撥之。」註：「南人以觸物爲棖。」棖，直庚切（ㄓㄥ）。㊃得愧；得不愧乎？㊄謂欲借此遊息以娛老。

登樓

花近高樓傷客心，萬方多難此登臨。錦江春色來天地，玉壘㈠浮雲變古今。北極朝廷終不改，西山寇盜莫相侵。㈡可憐後主㈢還祠廟，日暮聊爲梁父吟。㈣

㈠玉壘山，在四川灌縣西北。左思蜀都賦：「包玉壘以爲宇。」 ㈡西山寇盜，指吐蕃。吐蕃陷京師，立廣武郡王承宏爲帝，郭子儀復京師，乘輿反正，故曰北極朝廷終不改，言吐蕃雖立君，終不能改命也。 ㈢後主，比代宗。 ㈣梁父吟，曲名。蜀志諸葛亮傳：「亮躬耕隴畝，好爲梁父吟。」 按藝文類聚載梁父吟歌辭云：「步出齊城門，遙望蕩陰里。里中有三墳，纍纍正相似。問是誰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絕地紀。一朝被讒言，二桃殺三士。誰能爲此謀？相國齊晏子。」 此處引用，似於歌辭無所取義。

奉寄高常侍㈠

汶上㈡相逢年頗多，飛騰無那㈢故人何！總戎楚蜀應全未，㈣方駕曹劉㈤不啻過。今日朝廷須汲黯，㈥中原將帥憶廉頗。㈦天涯春色催遲暮，別淚遙添錦水波。㈧

㈠高常侍：即高適。代宗以嚴武代適，召還爲刑部侍郎，轉散騎常侍。㈡汶上：謂汶水之上。汶水在山東。開元中作者與高適初遇於齊魯。㈢那：乃箇切（ㄋㄛ）；無那：無奈也。㈣應全未：謂未盡其才也。㈤曹、劉：謂曹植，劉楨。鍾嶸詩品：「曹、劉，殆文章之聖。」㈥汲黯：漢武帝時爲東海太守，召爲九卿，面折廷諍，帝嚴憚之，許爲社稷之臣。㈦廉頗：戰國趙之良將。㈧時高赴召而公在成都，故有此語。

絕句二首

遲日江山麗，春風花草香。泥融飛燕子，沙暖睡鴛鴦。　江碧鳥逾白，山青花欲然。㈠今春看又過，何日是歸年？

㈠庾信詩：「山花燄欲然」言爛漫如火燃也。

黃河二首㈠

黃河北岸海西軍，㈡椎鼓鳴鐘天下聞。鐵馬長鳴不知數，胡人高鼻動成羣。

黃河西岸是吾蜀，欲須供給家無粟。願驅衆庶戴君王，混一車書棄金玉。㈢

㈠此嘆當時戍兵甚衆，不能制吐蕃之橫行。　㈡海西軍，唐盛時所置，以防吐蕃者，時已陷於吐蕃。此海指羌海，亦名青海，在今青海東境，距甘肅西寧縣二百五十里。　㈢混一車書

本中庸：「車同軌，書同文」之義；棄金玉即「不寶金玉」之意：願君王之無奢侈也。

憶昔二首

憶昔先皇巡朔方，㈠千乘萬騎入咸陽。㈡陰山驕子汗血馬，㈢長驅東胡胡走藏。㈣鄴城反覆不足怪，㈤關中小兒㈥壞紀綱，張后不樂上爲忙。㈦至今今上猶撥亂，勞身焦思補四方。我昔近侍叨奉引，㈧出兵整肅不可當。爲留猛士守未央，㈨致使岐雍防西羌。㈩犬戎直來坐御床，百官跣足隨天王。(十一)願見北地傅介子，(十二)老儒不用尚書郎。(十三)

憶昔開元全盛日，小邑猶藏萬家室。稻米流脂粟米白，公私倉廩俱豐實。九州道路無豺虎，遠行不勞吉日出。(十四)齊紈魯縞車班班，(十五)男耕女桑不相失。宮中聖人奏雲門，(十六)天下朋友皆膠漆。百餘年間未災變，叔孫禮樂蕭何律。(十七)豈聞一絹直萬錢？有田種穀今流血。洛陽宮殿燒

焚盡，宗廟新除狐兔穴。傷心不忍問耆舊，復恐初從亂離說。小臣魯鈍無所能，朝廷記識蒙祿秩。周宣中興望我皇，灑血江漢身衰疾。

㈠謂肅宗即位於靈武。㈡謂肅宗還京。㈢謂借兵回紇。陰山在今綏遠特別區，唐時安北都護府也。㈣回紇助討安慶緒，收復兩京，慶緒奔河北保鄴郡。㈤史思明既降復叛，救安慶緒於鄴城，九節度使兵潰，東京復陷，均見前註。㈥關中小兒謂李輔國。舊唐書宦官傳：「李輔國，閑廄馬家小兒。」通鑑註：「凡廄牧五坊、禁宛給使者，皆謂之小兒。」㈦謂肅宗后張良娣。舊唐書后妃傳：「張后寵遇專房，與輔國持權禁中，干預政府，帝無如之何。」后不樂；狀其驕恣；上爲忙；狀其跼蹐。㈧肅宗初，公爲拾遺，故曰近侍叨奉引其時代宗以廣平王爲太子，拜天下兵馬元帥。㈨猛士謂郭子儀；未央漢宮名，在長安故城中，此代長安。㈩寶應元年八月，子儀自河南入朝，程元振數譖之，子儀請解副元節度使留京師。明年，吐蕃大入寇，岐雍爲陝西之地；吐蕃本西羌屬。⑪謂代宗奔陝州。⑫漢書傅介

子傳：「傅介子，北地人也。：持節使樓蘭，斬其王首歸，懸之北闕，詔封義陽侯。」 ⑬言不必授尙書郎也時，公歸成都，嚴武奏授尙書員外郎。 ⑭舊唐書：「開元末年，頻歲豐稔，京師米價，斛不盈三百，天下乂安，雖行萬里，不持寸刃。」 ⑮車班班言商賈不絕於道也。後漢桓帝時，京師童謠曰：「車班班，入河間，姹女工數錢。」 ⑯雲門，樂名，所以祀天神；奏雲門喩世際昇平也。 ⑰漢高祖既定天下，命叔孫通制朝儀，蕭何制律。

院中晚晴懷西郭茅舍㊀

幕府秋風日夜淸，澹雲疎雨過高城。葉心朱實看時落，階面靑苔先自生。復有樓臺銜暮景，不勞鐘鼓報新晴。㊁浣花溪裏花饒笑，肯信吾兼吏隱名。㊂

㊀院，謂幕府之院；西郭茅舍，卽浣花草堂也。 ㊁俗以鐘鼓聲亮爲晴之占。 ㊂汝南先賢傳：「鄭欽吏隱於蟻陂。」公在幕府爲吏，歸草堂爲隱；兼有其名也。

到村

碧澗雖多雨，秋沙先少泥。蛟龍引子過，㊀荷芰逐花低。㊁老去參戎幕，歸來散馬蹄。稻粱須就列，榛草卽相迷。㊂蓄積思江漢，㊃疎頑惑町畦。㊄暫酬知己分，還入故林棲。

㊀西京雜記：「瓠子河決，有蛟龍從九子自決中逆上入河，噴沫流波數十里。」㊁雨多水寬，故蛟龍引子而過；泥少根脫，故荷芰逐花而低。㊂是久不到光景。㊃思由江漢而去也。㊄町畦，田畔界也；惑者，言此時旣不願久留，又不便辭去；不知何適而可，頗費躊躇耳。

宿府

清秋幕府井梧寒，獨宿江城蠟炬殘。永夜角聲悲自語，中天月色好誰看？風塵荏苒㊀音書絕，關塞蕭條行路難。已忍伶俜十年事，强移栖息一枝安。

㊀荏苒，荏苒音衽（ㄖㄣ）冉（ㄖㄢ），猶展轉也。張華詩：「荏苒日月。」

至後

冬至至後日初長，遠在劍南思洛陽。㊀青袍白馬㊁有何意？金谷銅駝非故鄉。㊂梅花欲開不自覺，棣蕚㊃一別永相望。愁極本憑詩遣興，詩成吟咏轉淒涼。

㊀洛陽爲公舊居。㊁謂爲幕之生涯。㊂金谷銅駝，謂故鄉風物；非故鄉，言料已非昔矣。金谷在洛陽縣西（見石崇金谷詩序；）銅駝乃漢之遺物，在洛陽故宮之南街（見華延儁洛陽記。）㊃棣蕚，謂兄弟。詩棠棣篇：「棠棣之華，蕚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春日江村五首

農務村村急，春流岸岸深。乾坤萬里眼，時序百年心。茅屋還堪賦，桃源自可尋。艱難昧生理，飄泊到如今。

迢遞來三蜀，蹉跎有六年。客身逢故舊，發興自林泉。過懶從衣結，頻游任履穿。藩籬頗無限，恣意向江天。

種竹交加翠，栽桃爛熳紅。經心石鏡㊀月，到面雪山㊁風。赤管㊂隨王命，銀章㊃付老翁。豈知牙齒落，名玷薦賢中。

扶病垂朱紱，歸休步紫苔。郊扉存晚計，幕府媿羣材。燕外晴絲卷，鷗邊水葉開。隣家送魚鼈，問㊄我數能來。

羣盜哀王粲㊅，中年召賈生。㊆登樓㊇初有作，前席㊈竟爲榮。宅入先賢傳㊉，才高處士名。(十一)異時懷二子，春日復含情。

㊀石鏡古蹟，在成都。蜀紀：「武都丈夫化爲女子，顏色美好，蜀王娶以爲妻，未幾物故，於成

都郭中葬之，以石鏡一枚表其墓徑二丈高五尺。」 ㈡雪山見前出郭詩註一。 ㈢漢官儀：「尚書令僕射郎，日給赤管大筆一雙，篆題曰『北宮著作』」 ㈣漢百官表：「凡吏秩二千石以上，皆銀印青綬。」 ㈤問謂問遺。 ㈥王粲七哀詩：「西京亂無象，豺虎方構患。」註：「豺虎，謂羣盜也。」 ㈦見註九。 ㈧王粲避亂客荊州，思歸，作登樓賦。 ㈨漢賈誼，洛陽人。文帝初議以誼任公卿，大臣多短之，曰：「年少初學，專欲擅權，紛亂諸事。」上於是疏之，以爲長沙王太傅。久之，上思誼，徵之宣室，問鬼神之事，至夜半，文帝前席。前席，謂移坐而前也。 ㈩謂遺宅空載於先賢傳耳。郡國志：「長沙寺南有賈誼宅。」襄沔記：「王粲宅在襄陽井臺，尚存。」古書有南楚先賢傳。 (十一)言以王、賈之才高而不用於時，則其名實同處士而已。

絕句六首

日出籬東水，雲生舍北泥。竹高鳴翡翠，沙僻舞鶤鷄。㈠　藹藹花蕊亂，飛飛蜂蝶多。幽棲身懶動，客至欲如何？　鑿井交㮤葉，㈡開渠斷竹根。扁舟輕裊纜，小徑曲通村。　急雨捎溪足，斜暉轉樹腰。隔巢黃鳥並，翻藻白魚跳。　舍下筍穿壁，庭中藤刺簷。地晴絲冉冉，江白草纖纖。　江動月移石，溪虛雲傍花。㈢鳥棲知故道，帆過宿誰家？

㈠鶤鷄，似鶴，黃白色，長頸赤喙。楚辭九辨：「鶤鷄啁哳而悲鳴。」　㈡蜀有鹽井，雨露之水落其中則井壞；新鑿井時卽交㮤葉以覆之。　㈢石在江邊，月浮江上，波旣動則月亦隨波移於石之前後左右矣。花在溪旁，雲行天上，映於水中，故見其虛而相傍。

絕句四首

堂西長筍別開門，㈠塹北行椒卻背村。㈡梅熟許同朱老喫，松高擬對阮生論。

㊂欲作魚梁雲復湍，因驚四月雨聲寒。青溪先有蛟龍窟，竹石如山不敢安。

㊃兩箇黃鸝鳴翠柳，一行白鷺上青天。窗含西嶺千秋雪，㊄門泊東吳萬里船。

㊅藥條藥甲潤青青，色過棕亭入草亭。苗滿空山慚取譽，根居隙地怯成形。

㊀別開門，恐踏筍也。㊁行椒，謂椒之成行者；卻背村，言爲塹隔也。㊂原註：「朱、阮，劍外相知。」㊃魚梁，乃劈竹積石橫截中流以取魚者，因溪下有蛟龍，時興雲雨，故未敢安也。㊄西嶺，卽雪嶺，見出郭篇註一。㊅成形，猶成材也。

天邊行

天邊老人歸未得，日暮東臨大江㊀哭。隴右河源不種田，胡騎羌兵入巴蜀。㊁洪濤滔天風拔木，前飛禿鶖㊂後黃鵠。九度附書向洛陽，十年骨肉無消息。

㊀大江，指嘉陵涪江之閤。㊁廣德元年，吐蕃盡取河西隴右之地；十二月，復陷松、維、保三州。㊂見前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註六。

莫相疑行

男兒生無所成頭皓白，牙齒欲落真可惜。憶獻三賦蓬萊宮，自怪一日聲輝赫。集賢學士如堵牆，觀我落筆中書堂。㊀往時文彩動人主，此日飢寒趨路旁。晚將末契託年少，㊁當面輸心背面笑。寄謝悠悠世上兒，不爭好惡莫相疑。㊂

㊀新唐書杜甫傳：「天寶十三載，獻三賦，帝奇之，使待制集賢院，命宰相試文章。」㊁年少，指同幕者。陸機嘆逝賦：「記末契於後生，余將老而爲客。」㊂言已無心與世人爭好惡，可以無用相疑也。

撥悶

聞道雲安麴米春，㈠纔傾一盞卽醺人。乘舟取醉非難事，下峽消愁定幾巡。長年三老㈡遙憐汝，棙柁開頭㈢捷有神。已辦青錢防雇直，當令美味入吾脣。

㈠雲安，卽今四川雲陽縣治。麴米春，酒名。　㈡峽中以篙師爲長年，柁工爲三老。　㈢開頭，卽俗語撐頭篙也。

禹廟㈠

禹廟空山裏，秋風落日斜。荒庭垂橘柚，古屋畫龍蛇。㈡雲氣生虛壁，江聲走白沙。早知乘四載，㈢疏鑿控三巴。㈣

㈠方輿勝覽：「禹祠在忠州臨江縣，南過岷江二里。」按忠州卽今四川忠縣。　㈡橘柚錫

貢（見書禹貢）驪龍虵皆禹事，公因見此有感也。㊂四載謂水乘舟，陸乘車，泥乘楯，山乘樏。（見書經傳）㊃漢劉璋分巴爲三：卽巴東，巴郡，巴西。

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

忠州三峽內，㊀井邑聚雲根。小市常爭米，孤城早閉門。空看過客淚，莫覓主人恩。淹泊仍愁虎，深居賴獨園。㊁

㊀三峽有兩說：一說指巴峽、巫峽、嘉陵峽而言；又一說以明月峽爲首，巴峽、巫峽之類爲中，東突峽爲盡。此處當從後說，蓋明月峽在今巴縣境，而忠州居巴縣奉節之間，故得云三峽內也。㊁金剛經有祇樹給孤獨園；孤獨園謂施捨孤獨者之園也。此處指龍興寺。

哭嚴僕射歸櫬㊀

素幔隨流水，歸舟返舊京。㈠老親如宿昔，㈡部曲異平生。風送蛟龍匣，㈣天長驃騎㈤營。一哀三峽暮，遺後㈥見君情。

㈠唐書嚴武傳「永泰元年四月薨年四十，贈尚書左僕射」㈡舊京謂西京，武本華陰人，故櫬歸京師。㈢時武母尙在。㈣西京雜記「帝及諸王送死，皆珠襦玉匣；匣形如鎧甲，連以金鏤，鏤爲蛟龍鸞鳳之狀，世謂蛟龍玉匣」按漢書霍光傳：「賜璧珠璣玉衣梓宮」則人臣靈櫬亦可稱蛟龍匣也。㈤漢霍去病以驃騎將軍薨，其年略與武同，故以相比。㈥遺後，猶言身後也。

旅夜書懷

細草微風岸，危檣獨夜舟。星垂平野闊，月湧大江流。名豈文章著？官應老病休。飄飄何所似？天地一沙鷗。

雲安九日鄭十八攜酒陪諸公宴

寒花開已盡，菊蕊獨盈枝。舊摘人頻異，㈠輕香酒暫隨。地偏初衣裌，㈡山擁更登危。萬國皆戎馬，㈢酣歌淚欲垂。

㈠言摘是花者，自古以來已屢異其人矣。㈡裌同袷，音夾，夾衣也。㈢時爲永泰元年九月，僕固懷恩復引吐蕃回紇入寇。

別常徵君㈠

兒扶猶杖策，臥病一秋强。㈡白髮少新洗，寒衣寬摠長。故人憂見及，㈢此別淚相忘。㈣各逐萍流轉，來書細作行。

㈠漢魏以來，徵隱士謂之徵君。㈡一秋強，一秋有餘也。㈢憂見及，憂及已病也。㈣淚

相忘，不覺淚下也。

懷錦水居止二首㈠

軍旅西征僻，風塵戰伐多。㈡猶聞蜀父老，不忘舜謳歌。㈢天險終難立，㈣柴門豈重過？朝朝巫峽水，遠逗錦江波。萬里橋南宅，百花潭北莊。層軒皆面水，老樹飽經霜。雪嶺界天白，錦城曛日黃。惜哉形勝地，回首一茫茫！

㈠此因蜀亂而懷思草堂也。㈡永泰元年冬十月，劍南節度使郭英乂爲兵馬使崔旰所殺，邛州牙將柏茂琳，瀘州牙將楊子琳，劍州牙將李昌夔共起兵討之。㈢謂玄宗曾幸蜀也。㈣言盜賊不能特天險以自固。

青絲㈠

青絲白馬㈡誰家子？麤豪且逐風塵起。不聞漢主放妃嬪，㈢近靜潼關掃蜂蟻？

㈣殿前兵馬㈤破汝時，十月卽爲虀粉期。未如面縛歸金闕，萬一皇恩下玉墀。

㈠此詩言僕固懷恩之亂也。廣德二年二月，懷恩謀取太原，其子進圍楡次。十月，懷恩與回紇吐蕃進逼奉天。永泰元年九月，又誘回紇、吐蕃、吐谷渾、黨項、奴剌俱入寇。是時，懷恩乘吐蕃入犯之後，阻兵犯順。上初遣裴遵慶諭懷恩諷令入朝，又下詔稱其勳勞，許以但當詣闕，更勿有疑，而懷恩皆不從。㈡南史侯景傳：「大同中童謠曰：『青絲白馬壽陽來。』景乘白馬，青絲爲轡，欲以應謠。」此以侯景比懷恩。㈢漢文帝十二年，出惠帝後宮美人令得嫁。代宗永泰元年二月，出宮女千人。㈣吐蕃陷長安，涇州刺史高暉爲鄉導。吐蕃遁，率騎三百東走潼關，守將李日越擒而殺之；㈤蓋以高暉比懷恩也。殿前兵馬，謂神策軍也。神策軍自廣德元年卽歸禁中，上自將之。

三絕句

前年渝州殺刺史，今年開州殺刺史。㊀羣盜相隨劇虎狼，食人更肯留妻子？二十一家同入蜀，㊁唯殘一人出駱谷。㊂自說二女齧臂㊃時，迴頭卻向秦雲哭。殿前兵馬雖驍雄，縱暴略與羌渾㊄同。聞道殺人漢水上，婦女多在官軍中。

㊀渝州，卽今巴縣；開州，卽今開縣。天寶亂後，蜀中山賊塞路，渝、開之亂，史不及書。㊁永泰元年九月，懷恩誘黨項、吐谷渾、奴剌寇同州，及鳳翔、盩厔。入蜀蓋因避羌、渾之亂也。㊂駱谷，關名，在盩厔（音周窒，卽今陝西盩厔縣）西南一百二十里，南通蜀漢。㊃史記：「吳起出衞國門，與母齧臂而盟」二女齧臂，恐不兩全，故棄之而走也。㊄羌謂吐蕃、黨項之屬；渾，吐谷渾也。

十二月一日三首

今朝臘月春意動，雲安縣前江可憐。一聲何處送書鴈？百丈㊀誰家上瀨船？未將梅蕊驚愁眼，要取椒花媚遠天。㊁明光起草人所羨，㊂肺病幾時朝日邊？

寒輕市上山煙碧，日滿樓前江霧黃。負鹽出井此谿女，㊃打鼓發船何郡郎？新亭舉目風景切，㊄茂陵著書消渴長。㊅春花不愁不爛熳，楚客唯聽棹相將。㊆

卽看鷰子入山扉，豈有㊇黃鸝歷翠微？短短桃花臨水岸，輕輕柳絮點人衣。春來準擬開懷久，老去親知見面㊈稀。他日一盃難强進，重嗟筋力故山違。

㊀百丈所以牽船者。入蜀記：「上峽，惟用艣及百丈，不用張帆。百丈以巨竹四破爲之，大如人臂。」 ㊁晉書：「劉臻妻陳氏正日獻椒花頌。」此時去元旦已近，故思及之。 ㊂漢官儀：「尚書郎直宿建禮門，奏事明光殿，下筆爲詔策，出言爲誥命。」起草卽下筆之意。 ㊃

唐書：「夔州奉節、雲安皆有鹽官，其俗以女當門戶，多販鹽自給。」㊄晉書王導傳：「中州人士，避亂江左，每至暇日，邀飲新亭，周顗中座歎曰：『風景不殊，舉目有江山之異！』」通鑑註：「新亭去江寧縣十里。」切，淒切也。㊅史記司馬相如傳：「相如嘗有消渴疾，其進仕宦，未嘗肯與公卿國家之事，嘗稱病閒居，不慕官爵。」茂陵，即其隱居之處，在今陝西興平縣東北。釋名：「消激：激，渴也；腎氣不周於胸，胃中津潤消渴，故欲得水也。」㊆公時居夔州，故稱楚客。蓋夔州（今奉節縣）戰國時爲楚巫山縣，故稱南楚也。棹相，將謂相將以舉棹也。㊇豈有，猶言豈不有。㊈見面，謂與春見面。

南楚㊀

南楚青春異，暄寒早早分。無名江上草，隨意嶺頭雲。正月蜂相見，非時鳥共聞。杖藜妨躍馬，㊁不是故離羣。㊂

㈠見前詩註七。㈡言恐杖藜緩行有妨少年躍馬者。㈢時當有招不赴。

老病

老病巫山裏，稽留楚客中。藥殘他日裏，花發去年叢。夜足霑沙雨，春多逆水風。合分雙賜筆，猶作一飄蓬。

杜鵑

西川有杜鵑，東川無杜鵑。㈠涪萬㈡無杜鵑，雲安有杜鵑。我昔游錦城，結廬錦水邊。有竹一頃餘，喬木上參天。杜鵑暮春至，哀哀叫其間。我見常再拜，重是古帝魂。㈢生子百鳥巢，百鳥不敢嗔。㈣仍爲餧其子，禮若奉至尊。鴻雁及羔羊，有禮太古前。行飛與跪乳，識序如知恩。㈤聖賢古法則，付與後世傳。君看禽鳥

情，猶解事杜鵑。今忽暮春間，值我病經年。身病不能拜，淚下如迸泉。

㈠西川謂四川之西部；東川謂四川之東部。㈡涪，涪州，卽今涪陵縣；萬，萬州，卽今萬縣。

㈢成都記：「望帝化爲鳥，名曰杜鵑，亦曰子規。」㈣博物志：「杜鵑生子寄之他巢，百鳥爲飼之。」㈤羊祜雁賦：「鳴則相和，行則按武；前不絕貫，後不越序。」春秋繁露：「羔飲其母，必跪，類知禮者也。」

子規㈠

峽裏雲安縣，江樓翼瓦㈡齊。兩邊山木合，終日子規啼。眇眇春風見，蕭蕭夜色淒。客愁那聽此？故作傍人低。

㈠一說子規卽杜鵑；一說子規非杜鵑，乃啼聲若「不如歸去」者。㈡翼瓦謂簷宇飛揚，若鳥之張翼也。

近聞

近聞犬戎遠遁逃，㈠牧馬不敢侵臨洮。渭水逶迤白日淨，隴山蕭瑟秋雲高。崆峒㈡五原㈢亦無事，北庭數有關中使。㈣似聞贊普㈤更求親，舅甥和好應難棄？㈥

㈠永泰元年，郭子儀與回紇定約，吐蕃聞之夜遁。㈡見送高三十五書記詩註二。㈢五原唐屬鹽州，今山西五原縣。㈣唐時置北庭節度使，統翰海，天山，伊吾三軍。大曆元年二月，命楊濟修好吐蕃，吐蕃遣首領論泣陵來朝。㈤吐蕃國人稱其王為贊普。㈥唐初有文成、金城公主兩降吐蕃。

移居夔州㈠作

伏枕雲安縣，遷居白帝城。㈠春知催柳別，㈢江與放船淸。㈣農事聞人說，山光見鳥情。禹功饒斷石，且就土微平。㈤

㈠唐時夔州治今奉節縣，在雲陽縣東二百四十三里。（見太平寰宇記。）㈡見後上白帝城詩註一。㈢折柳所以贈別：謂春知我之別意，故催柳成條。㈣與是付與之與：言江知我之放船，故特爲之淸。㈤舊註：沿峽開鑿而成，故少平土；惟夔州稍平耳。

船下夔州郭宿雨濕不得上岸別王十二判官

依沙宿舸㈠船，石瀨月娟娟。風起春燈亂，江鳴夜雨懸。晨鐘雲外濕，勝地石堂㈡煙。柔櫓輕鷗外，含悽覺汝賢。

㈠南楚、荊、湖，凡船大者謂之舸。㈡石堂當是夔州勝處。

漫成一絕

江月去人只數尺，風燈照夜欲三更。沙頭宿鷺聯拳㈠靜，船尾跳魚撥剌㈡鳴。

㈠謝莊翫月詩：「水鷺足聯拳」。聯拳；踡縮貌。　㈡撥剌；魚躍聲。

引水

月峽㈠瞿塘雲作頂，亂石崢嶸俗無井。雲安沽水奴僕悲，魚復㈡移居心力省。白帝城西萬竹蟠，接筒引水喉不乾。人生留滯生理難，斗水何直百憂寬？

㈠月峽；即明月峽。見題忠州龍興寺所居院壁詩註一。　㈡夔州奉節縣卽漢巴郡魚復縣。

上白帝城㈠二首

江城含變態一上一回新。天欲今朝雨，山歸萬古春。英雄餘事業，衰邁久風塵。取醉他鄉客，相逢故國人。兵戈猶擁蜀，㈡賦歛強輸秦。不是煩形勝，深愁畏損神。㈢

白帝空祠廟，㈣孤雲自往來。江山城宛轉，棟宇客徘徊。勇略今何在？當年亦壯哉！後人將酒肉，虛殿日塵埃。谷鳥鳴還過，林花落又開。多慚病無力，騎馬入青苔。

㈠後漢公孫述，字子陽。更始時，起兵討宗成王岑之亂，破之。遂有蜀土，僭立爲帝，都成都。色尚白，改成都郭外舊倉爲白帝倉，築城於魚復，號曰白帝城。立十二年，爲光武所滅。全蜀總志云：「白帝城在夔州府治東五里，……爲楚、蜀咽喉。」 ㈡指崔旰之亂。 ㈢言若徒深愁而不藉形勝以自解，則恐損神耳。舊註以煩爲煩厭之煩，則與前「一上一回新」句不合矣。 ㈣方輿勝覽：「白帝廟在奉節縣東八里舊州城內，有三石筍，猶存。」

白帝城最高樓

城尖徑仄旌旆愁，獨立縹緲之飛樓。峽坼雲霾龍虎臥，江淸日抱黿鼉游。扶桑㈠西枝對斷石，弱水㈡東影隨長流。杖藜歎世者誰子？泣血迸空迴白頭。

㈠山海經：「暘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居水中，有大木，九日居下枝，一日居上枝。」㈡山海經：「西海之南，流沙之濱，有大山曰崐崙之邱，其下有弱水之淵環之。」

古柏行

孔明廟㈠前有老柏，柯如靑銅根如石。霜皮溜雨㈡四十圍，黛色參天二千尺。君臣已與時際會，樹木猶爲人愛惜。雲來氣接巫峽長，月出寒通雪山白。憶昨路遶錦亭㈢東，先主武侯同閟宮。㈣崔嵬枝榦郊原古，窈窕丹靑戶牖空。落

落盤踞雖得地，冥冥孤高多烈風。扶持自是神明力，正直原因造化功。大廈如傾要梁棟，萬牛迴首丘山重。㊄不露文章世已驚，未辭剪伐誰能送？苦心豈免容螻蟻？香葉終經宿鸞鳳。志士幽人莫怨嗟，古來材大難為用。

㊀成都武侯祠堂附於先主廟；夔州則先主廟武侯廟各別：此詩專咏夔廟柏。㊁霜皮溜雨言色蒼白而潤澤也。㊂錦亭卽成都錦江亭。㊃閟宮神廟也。閟，音祕（ㄅㄧ）。㊄喻木重不能載也。

負薪行

夔州處女髮半華，㊀四十五十無夫家。更遭喪亂嫁不售，一生抱恨堪咨嗟。土風坐男使女立，男當門戶女出入。十有八九負薪歸，賣薪得錢應供給。至老雙鬟只垂頸，野花山葉銀釵㊁並。筋力登危集市門，死生射利兼鹽井。面粧首飾

雛啼痕，地褊衣寒困石根。若道巫山女麤醜，何得此有昭君村？㊂

㊀華同花。㊁陸游入蜀記：「峽中負物賣，率多婦人。未嫁者爲同心髻，高二尺，插銀釵至六隻，後插象牙梳，如手大。」㊂方輿勝覽：「歸州東北四十里有昭君村。」按歸州卽今湖北秭歸縣，地與巫峽相連。

最能行

峽中丈夫絕輕死，少在公門多在水。富豪有錢駕大舸，貧窮取給行艓子。㊀小兒學問止論語，大兒結束隨商旅。欹帆側柁入波濤，撇漩捎濆㊁無險阻。朝發白帝暮江陵，頃來目擊信有徵。瞿塘漫天虎鬚㊂怒，歸州長年㊃行最能。此鄉之人器量窄，悞競南風疎北客。若道土無英俊才，何得山有屈原宅？㊄

㊀艓子，小舟也，讀如「葉子」，言舟輕如小葉也。㊁漩，水急轉；濆，浪高湧也：行舟者遇漩

則撇開，遇瀆則梢過。㊂虎鬚，大江中灘名，在夔州附近。水經註：「江又逕虎鬚灘，灘水廣大，夏斷行旅。」㊃歸州見前詩註三；長年見前註。㊄屈原宅在秭歸縣北。（見水經註。）

白帝

白帝城中雲出門，白帝城下雨翻盆。高江急峽雷霆鬬，翠木蒼藤日月昏。戎馬不如歸馬逸，千家今有百家存。哀哀寡婦誅求盡，慟哭秋原何處村！

秋興㊀八首

玉露凋傷楓樹林，巫山巫峽氣蕭森。江間波浪兼天湧，塞上風雲接地陰。叢菊兩開他日淚，㊁孤舟一繫故園心。寒衣處處催刀尺，白帝城高急暮砧。夔府㊂孤城落日斜，每依北斗望京華。㊃聽猿實下三聲淚，㊄奉使虛隨八月槎。㊅

畫省香爐違伏枕，(七)山樓(八)粉堞隱悲笳。請看石上藤蘿月，已映洲前蘆荻花。

千家山郭靜朝暉，日日江樓坐翠微。信宿漁人還汎汎，清秋燕子故飛飛。匡衡抗疏功名薄，(九)劉向傳經心事違。(十)同學少年多不賤，五陵衣馬自輕肥。

聞道長安似弈棋，百年世事不勝悲。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異昔時。直北關山金鼓振，(十一)征西車馬羽書馳。魚龍寂寞秋江冷，故國平居有所思。

蓬萊宮闕對南山，(十二)承露金莖(十三)霄漢間。西望瑤池降王母，(十四)東來紫氣滿函關。(十五)雲移雉尾開宮扇，(十六)日繞龍鱗(十七)識聖顏。一臥滄江驚歲晚，幾迴青瑣照朝班。

(十八)瞿唐峽口曲江頭，萬里風煙接素秋。花萼夾城通御氣，(十九)芙蓉小苑(二十)入邊愁。朱簾繡柱圍黃鵠，錦纜牙檣起白鷗。(廿一)迴首可憐歌舞地，秦中自古帝王州。

昆明池水漢時功，武帝旌旗在眼中。(廿二)織女(廿三)機絲虛月夜，石鯨鱗甲動(廿四)秋風。波漂菰米沈雲黑，(廿五)露冷蓮房墜粉紅。(廿六)關塞極天惟鳥道，江湖滿地

一漁翁。㉗崑吾御宿自逶迤，㉘紫閣峯㉙陰入渼陂。香稻啄餘鸚鵡粒，碧梧棲老鳳凰枝。佳人拾翠春相問，仙侶同舟晚更移。綵筆昔遊干氣象，㉚白頭吟望苦低垂。

㊀晉潘岳有秋興賦，因以名篇。㊁公至夔州已二秋。㊂貞觀十四年，夔州爲都督府，督歸、夔、忠、萬、涪、渝、南七州，故稱夔府。㊃秦城上値北斗；長安在夔州之北，故依北斗而望之。㊄水經註：夔州漁者歌曰：「巴東三峽巫峽長，猿鳴三聲淚霑裳。」此言身歷其境，始覺其實有也。㊅奉使乘槎；用漢張騫使西域故事。嚴武爲節度使，公曾入幕參謀，故有此語。虛隨者言隨使節而成虛，仍未能一至京闕也。㊆漢官儀：「尚書省中皆以胡粉塗壁，紫青界之，畫古烈士。尚書郎更直，給青縑白綾被，或錦被幃帳茵褥，女侍史二人執香爐燒薰從入護衣服。」㊇山樓，謂白帝城樓。㊈漢書匡衡傳：「元帝初，衡數上疏陳宜，遷爲光祿大夫，太子少傅。」公曾疏救房琯，而近侍移官，一斥不復，故曰功名薄。㊉漢書劉向傳：

「宣帝初主穀梁春秋，徵更生（向初名）受穀梁，講論五經於石渠。成帝卽位，更名向，詔領校中五經祕書。」此言劉向雖數奏封事不用，而猶居近侍，典校五經；公則白頭幕府，有愧平生，故曰心事違。⑪謂回紇內侵。⑫唐會要：「大明宮，龍朔三年號曰蓬萊宮，北據高原，南望終南山如指掌。」⑬西京賦：「抗仙掌以承露，擢雙立之金莖。」註：「金莖，銅柱也。」⑭漢武帝內傳：「七月七日，上齋居承華殿，忽青鳥從西來集殿前，東方朔曰：『此西王母欲來也。』」⑮關尹子傳：「關令尹喜常登樓望見東極有紫氣西邁，曰：『應有聖人經過；』果見老君乘青牛車來。」按關，卽函谷關。⑯儀衛志：「唐制有雉尾障扇。」⑰龍鱗，謂袞衣之龍章。⑱青瑣，漢宮門也。漢書註：「青瑣者，刻爲連瑣文而青塗之。」⑲舊唐書：「南內曰興慶宮，西南隅有花蕚相輝之樓。開元二十年六月，遣范安及廣花蕚樓，築夾城至芙蓉園。」⑳一統志：「芙蓉苑卽秦宜春苑地。」㉑二句言宮室密，故黃鵠之舉若園，舟楫多，故白鷗之遊驚起。㉒長安志：「昆明池在長安縣西二十里。」史

記平準書：「武帝大修昆明池，治樓船，高十餘丈，旗幟加其上，甚壯。」 ㊂曹毗志怪：「昆明池作二石人，東西相望，象牽牛織女」 ㊃西京雜記：昆明池刻玉石爲鯨魚，每至雷雨，常鳴吼，鬐尾皆動」 ㊄菰卽茭白，其臺中有黑者，謂之彫胡米。西京雜記：「太液池邊皆是彫胡」 沈雲黑者，謂菰米之多，一望黯黯如雲之黑也。 ㊅昌黎曲江荷花行註：「昆明池周圍四十里，芙蓉之盛，如雲錦也。」 ㊆言江湖雖廣，無地可歸，徒若漁翁之飄泊。 ㊇昆明御宿，乃適渼坡所經。（參看前渼陂行註。） ㊈長安志：「終南山有紫閣峯」 (廿)卽指渼陂行諸篇，謂山水之氣象，筆足凌之也。

秋清

高秋蘇肺氣，白髮自能梳。藥餌憎加減，門庭悶掃除。杖藜還客拜，愛竹遣兒書。㊀十月江平穩，輕舟進所如。

㈠遣兒書謂遣兒題字竹上。

江漢

江漢思歸客，乾坤一腐儒。片雲天共遠，永夜月同孤。落日心猶壯，秋風病欲蘇。古來存老馬，不必取長途。

壯遊

往昔十四五，出遊翰墨場。斯文崔魏徒，㈠以我似班揚。㈡七齡思卽壯，開口詠鳳凰。九齡書大字，有作成一囊。性豪業嗜酒，嫉惡懷剛腸。脫略小時輩，結交皆老蒼。飲酣視八極，俗物都茫茫。　東下姑蘇臺，㈢已具浮海航。到今有遺恨，不得窮扶桑。王、謝㈣風流遠，闔廬丘墓㈤荒。劍池㈥石壁仄，長洲㈦荷芰香。嵯峨

閶門(八)北，淸廟(九)映迴塘。每趨吳太伯，撫事淚浪浪。枕戈憶勾踐，(十)渡浙想秦皇。(十一)蒸魚聞匕首，(十二)除道哂要章。(十三)越女天下白，(十四)鑑湖(十五)五月涼。剡溪(十六)蘊秀異，欲罷不能忘。歸帆拂天姥，(十七)中歲貢舊鄉。(十八)氣劘屈賈壘，(十九)目短曹劉牆。(二十)忤下考功(二一)第，獨辭京尹(二二)堂。放蕩齊趙間，裘馬頗淸狂。(二三)春歌叢臺(二四)上，冬獵靑丘(二五)旁。呼鷹皁櫪林，(二六)逐獸雲雪岡。(二七)射飛曾縱鞚，引臂落鶖鶬。(二八)蘇侯據鞍喜，(二九)忽如攜葛強。(三十)

快意八九年，西歸到咸陽。許與必詞伯，(三一)賞游實賢王。(三二)曳裾置醴地，奏賦入明光。(三三)天子廢食召，羣公會軒裳。(三四)脫身無所愛，(三五)痛飲信行藏。(三六)黑貂不免弊，(三七)斑鬢兀稱觴。杜曲換耆舊，四郊多白楊。(三八)坐深鄉黨敬，日覺死生忙。朱門務傾奪，赤族迭羅殃。(三九)國馬竭粟豆，官雞輸稻粱。(四十)擧隅見煩費，引古惜興亡。

河朔風塵起，(四一)岷山行幸長。(四二)兩宮各警蹕，萬里遙相望。(四三)崆峒殺氣黑，(四四)少海旌旗黃。(四五)禹功亦命子，(四六)涿鹿(四七)親戎行。

翠華擁吳岳，(四八)螭虎噉豺狼。(四九)爪牙一不中，(五十)胡兵更陸梁。(五一)大軍載草草，凋瘵(五二)滿膏肓。備員竊補袞，(五三)憂憤心飛揚。上感九廟焚，(五四)下憫萬民瘡。斯時伏青蒲，(五五)廷爭守御床。君辱敢愛死？赫怒幸無傷。(五六)聖哲體仁恕，宇縣復小康。(五七)哭廟灰燼中，鼻酸朝未央。小臣議論絕，老病客殊方。鬱鬱苦不展，羽翮困低昂。秋風動哀壑，碧蕙捐微芳。之推避賞從，(五八)漁父濯滄浪。(五九)榮華敵勳業，歲暮有嚴霜。(六十)吾觀鴟夷子，(六一)才格出尋常。羣凶逆未定，側佇英俊翔。(六二)

㈠原註：「崔鄭州尚，魏豫州啓心。」　㈡班、揚，謂班固、揚雄。　㈢姑蘇臺在今江蘇吳縣西南姑蘇山上，相傳爲吳王夫差所造，或曰闔廬所築。　㈣王、謝，爲六朝望族。　㈤越絕書：「闔廬塚在吳縣閶門外。…葬之日，白虎踞其上，號曰虎邱。」　㈥劍池在虎邱山上。（見一統志。）　㈦長洲苑在吳縣西南七十里。（見吳郡圖經。）　㈧吳越春秋：「闔閭欲西破楚，楚在西北，又立閶門以通天氣，復名破楚門。」今吳縣有閶門。　㈨清廟指吳太伯廟，在

闔門外，東漢太守糜豹所建。（見吳郡志） ⑩越王句踐父爲吳王闔閭所殺，乃臥薪嘗膽；卒報父仇。 ⑪秦始皇臨浙江；水波惡乃西百二十里從狹中渡，上會稽，祭大禹，望於南海，立石刻頌秦德。（見史記秦本紀） ⑫吳公子光具酒請王僚，使專諸置匕首魚腹中進之，以刺王僚，僚死，光自立爲闔閭。（見史記刺客列傳） ⑬漢書朱買臣傳：「會稽聞太守至，發民除道；入吳界，見故妻妻夫治道。」要章；同腰章，會稽太守章也。 ⑭李白越女詞：「玉面耶溪女。」 ⑮鑑湖在今浙江紹興縣。 ⑯剡溪；即浙江曹娥溪之上流。 ⑰天姥山在今浙江新昌縣東五十里，東接天台山。 ⑱舊鄉；指東京。 ⑲謂欲與屈原、賈生相敵也。 ⑳謂輕視曹植、劉楨也。 ㉑唐初貢舉由考功員外郎立之。 ㉒京尹；即指考功。 ㉓公少遊齊、趙，與李邕、高適、李白等相遇。 ㉔叢臺本六國時趙王故臺，在今直隸邯鄲縣。 ㉕青丘在今山東高苑縣北，春秋時齊景公田於此。 ㉖皂櫪林齊地。 ㉗雲雪岡亦齊地。 ㉘鶖鶬；見乾元中寓居同谷縣作歌七首註六。 ㉙原註：「監門胄曹蘇預。」按即蘇

源明。㉚晉書山簡傳：「舉鞭問葛彊，何似幷州兒？」葛彊，山簡愛將也。公與蘇同獵，故以葛彊自比。㉛詞伯指岑參、鄭虔輩。㉜賢王指汝陽王璡。㉝見三絕句註三。㉞會軒裳謂車服之盛。㉟謂授河西尉不拜。㊱信任也：謂得失任之於命。論語：「用之則行，舍之則藏」㊲戰國策；蘇秦說秦王，書十上而說不行，黑貂之裘敝」㊳二句幷慨老成凋謝。㊴揚雄解嘲：「客欲朱丹其轂，不知一跌赤吾之族」此謂李林甫楊國忠輩傾陷朝士。㊵國馬指明皇所養之舞馬；官雞指鬭雞。明皇雜錄：教舞馬四百蹄，各有名稱。「東城父老傳：「玄宗卽位，治雞坊於兩室間，選六軍小兒五百人使馴擾教飼。」㊶指安祿山起兵。㊷指元宗幸蜀。㊸謂元宗肅宗父子異地。㊹謂肅宗至平涼收兵興復。㊺旌旗黃謂肅宗卽位於靈武。海錄碎事：「天子比大海，太子比少海。」㊻謂肅宗命子親征。㊼昔黃帝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此以蚩尤比祿山。謂肅宗以廣平王俶爲天下兵馬元帥。㊽謂肅宗至鳳翔，吳岳在今陝西隴縣西南，與鳳翔隣近。㊾螭虎比王師；豺狼比

禄山之衆。螭，音癡（彳），龍屬。㉚一不中謂房琯陳濤斜之敗。㉛陸梁，跳躍貌。西京賦：「怪獸陸梁。」㉜載草草謂郭子儀清溝之敗；凋瘵民力困疲也。㉝公時謁上鳳翔，拜左拾遺。㉞謂兩京失陷。㉟漢書史丹傳：「丹以親密臣得侍視疾，候上間獨寢時，丹直入臥內，頓首伏青蒲上。」註：「以青蒲爲席用蔽地也。」㊱房琯以敗陳濤斜罷相，甫上疏言，罪細不能免大臣；帝怒，詔三司推問。宰相張鎬曰：「甫若抵罪，絕言者路。」帝乃解。（見新唐書本傳）㊲謂收京以後。㊳介之推，春秋時人。從晉文公出亡，凡十九年。及歸，賞從亡者，之推隱於綿上。㊴史記屈原列傳：「漁父鼓枻而去，歌曰：滄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纓；滄浪之水濁兮，可以濯我足。」㊵言若榮華勝於勳業，則歲暮嚴霜一至，終必凋落也。㊶鴟夷子范蠡也。蠡事越王滅吳，遂泛五湖，不復仕。㊷佇期待也言此時羣兒未靖，尚待英俊之士出而平定也。

遣懷

昔我游宋中，㈠惟梁孝王都。㈡名今陳留㈢亞，劇則貝魏㈣俱。邑中九萬家，高棟照通衢。舟身半天下，主客多歡娛。白刃讐不義，黃金傾有無。殺人紅塵裏，報答在斯須。憶與高李㈤輩，論交入酒壚。兩公壯藻思，得我色敷腴。㈥氣酣登吹臺，懷古視平蕪。㈦芒碭雲㈧一去，雁鶩㈨空相呼。先帝㈩正好武，寰海未凋枯。猛將收西域，㈩㈠長戟破林胡。㈩㈡百萬攻一城，獻捷不云輸。㈩㈢組練棄如泥，尺土負百夫。㈩㈣拓境功未已，元和辭大爐。㈩㈤亂離朋友盡，合沓歲月徂。吾衰將焉託？存沒再嗚呼。㈩㈥蕭條益堪媿，獨在天一隅。乘黃已去矣，凡馬徒區區。㈩㈦不復見顏鮑，㈩㈧繫舟臥荆巫。臨飡吐更食，常恐違撫孤。㈩㈨

㈠宋中，舊河南歸德府，今商邱縣爲其故治，即古宋國地。㈡漢梁孝王城睢陽；歸德即漢

睢陽地。(三)陳留；唐郡，屬汴州；今縣，屬河南開封道。史記酈生傳：「陳留，天下之衝，四通五達之郊也。」(四)劇；煩劇也。貝州，今直隸清河縣；魏州，今直隸大名縣。唐時兩州俱屬河南道。(五)高適，李白。(六)色敷腴；言暢悅也。古樂府：「顏色正敷腴。」(七)新唐書杜甫傳：「嘗從高適、李白過汴州，登吹臺，慷慨懷古，人莫測也。」吹臺在今河南開封縣東南。(八)芒、碭；二山，在江蘇碭山縣東南。漢書高帝紀：「隱於芒碭山，上常有雲氣。」(九)西京雜記：「梁孝王兔園有雁池，池有鶴洲，鳧渚。」(十)先帝；謂玄宗。(十一)西域；謂吐蕃；猛將；謂王嗣忠、哥舒翰輩。(十二)林胡；謂契丹。通鑑註：「契丹，即戰國時林胡地。」玄宗時，張守珪、安祿山輩先後攻契丹。(十三)言其蒙蔽邀功，雖敗而不報也。(十四)負；作辜負之負；言欲爭一尺之土，而徒喪百夫之命也。(十五)言天地間失其元和之氣也。莊子：「以天地爲大爐」(十六)李以寶應元年，高以永泰元年，先後歿。(十七)乘黃（見觀曹將軍畫馬圖詩註三）比李、高，凡馬自況。(十八)顏延之，鮑照。(十九)言所以努力加餐者，恐違撫孤之志也。

縛雞行

小奴縛雞向市賣，雞被縛急相喧爭。家中厭雞食蟲蟻，不知雞賣還遭烹。蟲雞於人何厚薄？吾叱奴人解其縛。雞蟲得失無了時，注目寒江倚山閣。

立春

春日春盤細生菜，㈠忽憶兩京梅發時。盤出高門㈡行白玉，菜傳纖手送青絲。㈢巫峽寒江那對眼？杜陵遠客不勝悲。此身未知歸定處，呼兒覓紙一題詩。

㈠四時寶鏡：「立春日，春餅、生菜，號春盤生菜；韭也。」㈡高門，通指富貴之家。㈢青絲，卽指韭菜。

王十五前閣會

楚岸收新雨，春臺引細風。情人來石上，鮮膾出江中。隣舍煩書札，肩輿强老翁。病身虛俊味，㊀何幸飫兒童。

㊀俊味，美味也。陸雲答車安茂書：「東海之俊味，餚膳之至妙。」

崔評事弟許相迎不到應慮老夫見泥雨怯出必愆佳期走

筆戲簡

江閣要賓許馬迎，午時起坐自天明。浮雲不負青春色，細雨何孤白帝城？身過花間霑濕好，醉於馬上往來輕。虛疑皓首衝泥怯，實少銀鞍傍險行。

愁㈠

江草日日喚愁生，巫峽泠泠非世情。盤渦鷺浴底心性？獨樹花發自分明。十年戎馬暗萬國，異域賓客老孤城。渭水秦山得見否？人今罷病虎縱橫。㈡

㈠原註：「強戲爲吳體。」　㈡虎縱橫，謂暴斂也。時京兆用什一稅法，民多流亡。

晝夢

二月饒睡昏昏然，不獨夜短晝分眠。桃花氣暖眼自醉，春渚日落夢相牽。故鄉門巷荆棘底，中原君臣豺虎邊。安得務農息戰鬬，普天無吏橫索錢？

卽事

暮春三月巫峽長。皛皛㈠行雲浮日光。雷聲忽送千峯雨，花氣渾如百和香。㈡黃鶯過水翻迴去，㈢燕子銜泥濕不妨。飛閣捲簾圖畫裏，虛無只少對瀟湘。

㈠皛音杳（一ㄠ）；皛皛明白之義。㈡古詩：「博山爐中百和香」即百合香。㈢翻迴去，畏雨故也。

熟食日㈠示宗文宗武

消渴游江漢，羇棲尙甲兵。幾年逢熟食，萬里逼清明。㈡松柏邛山㈢路，風花白帝城。汝曹催我老，迴首淚縱橫。

㈠秦人呼寒食爲熟食，熟食節以禁烟火預辦熟物食之。㈡寒食在清明前二日。㈢邛山在河南偃師縣北二里，作者先塋在洛，故有此句。

又示兩兒

令節成吾老，他時見汝心。㈠浮生看物變，爲恨與年深。長葛書難得，江州㈡涕不禁。團圓思弟妹，行坐白頭吟。

㈠他時，謂身後；見汝心，謂見汝思親之心。㈡長葛，唐屬許州，今河南長葛縣。江州，唐時治潯陽，今江西江州縣。兩地當是作者弟妹所在。

得舍弟觀書自中都㈠已達江陵今兹暮春月末行李合到夔州悲喜相兼團圓可待賦詩卽事情見乎詞

爾到江陵府，何時到峽州？亂離生有別，聚集病應瘳。颯颯開啼眼，朝朝上水樓。老身須付託，白骨更何憂？

㈠至德二載，以西京爲中京。

喜觀卽到復題短篇二首

巫峽千山暗，終南萬里春。病中吾兒弟，書到汝爲人。㈠意答兒童問，㈡來經戰伐新。㈢泊船悲喜後，款款話歸秦。待爾嗔烏鵲，拋書示鶺鴒。㈣枝間喜不去，原上急曾經。江閣嫌津柳，㈤風帆數驛亭。應論十年事，愁絕始星星。㈥

㈠言書到始知汝尙在人世也。㈡開書時想其子在側。㈢是年郭子儀討周智光，命大將渾瑊、李懷光軍渭上。㈣詩小雅：「鶺鴒在原，兄弟急難。」㈤嫌其遮望眼也。㈥星星，髮白貌。謝靈運詩：「星星白髮垂。」

返照

楚王宮北正黃昏，白帝城西過雨痕。返照入江翻石壁，歸雲擁樹失山村。衰年肺病唯高枕，絕塞愁時早閉門。不可久留豺虎亂，南方實有未招魂。

月三首

斷續巫山雨，天河此夜新。若無靑嶂月，愁殺白頭人。魍魎移深樹，蝦蟆㈠動半輪。故園當北斗，直指照西秦。　併照巫山出，新窺楚水淸。羈棲愁裏見，二十四迴明。必驗升沈體，如知進退情。不違銀漢落，亦伴玉繩㈡橫。　萬里瞿塘月，春來六上弦。時時開暗室，故故滿靑天。爽合風襟靜，高當淚臉懸。南飛有烏鵲，㈢夜久落江邊。

㈠蝦蟆，卽蟾蜍。五經通義：「月中有兔與蟾蜍。」　㈡玉繩，星名，凡兩星，在玉衡之北。　㈢魏武帝詩：「月明星稀，烏鵲南飛」

醉爲馬墜諸公攜酒相看

甫也諸侯老賓客，罷酒酣歌拓金戟。㈠騎馬忽憶少年時，㈡散蹄迸落瞿塘石。白帝城門水雲外，低身直下八千尺。粉堞電轉紫遊韁，東得平岡出天壁。江村野堂爭入眼，垂鞭嚲㈢鞚凌紫陌。向來皓首驚萬人，自倚紅顏能騎射。安知決臆㈣追風足，朱汗驂驒猶噴玉。㈤不虞一蹶終損傷，人生快意多所辱。職當憂戚伏衾枕，況乃遲暮加煩促。朋知來問腆我顏，杖藜强起依僮僕。語盡還成開口笑，㈥提攜別掃清谿曲。酒肉如山又一時，初筵哀絲動豪竹。共指西日不相貸，㈦喧呼且覆盃中淥。何必走馬來爲問？君不見？嵇康養生遭殺戮。㈧

㈠庾信詩：「醉來拓金戟」 ㈡謂忘己之老也。 ㈢嚲多可切（ㄊㄛ，）下垂貌。 ㈣決臆縱意也。 ㈤驂驒音參（ㄘㄢ）覃（ㄉㄢ，）馬奔也。盧照璘詩：「鐵騎曉驂驒。」噴玉

言馬勢之雄猛。㈥莊子：「開口而笑，一月之中不過四五日。」㈦不相貸，猶言不可留也。㈧嵇康著養生論，後刑東市。言禍患之來，亦有以安居無事而得者，不必定以此爲戒也。

過客相尋

窮老真無事，江山已定居。地幽忘盥櫛，客至罷琴書。挂壁移筐果，呼兒問煑魚。時聞繫舟楫，及此問吾廬。

歸

束帶還騎馬，東西卻渡船。林中才有地，峽外絕無天。虛白高人靜，喧卑俗累牽。他鄉悅遲暮，不敢廢詩篇。

暇日小園散病將種秋菜督勒耕牛兼書觸目

不愛入州府，畏人嫌我真。及乎歸茅宇，旁舍未曾嗔。老病忌拘束，應接喪精神。江村意自放，林木心所欣。秋耕屬地濕，山雨近甚勻。冬菁飯之半，㊀牛力晚來新。深耕種數畝，未甚後四隣。嘉蔬既不一，名數頗具陳。荊巫非苦寒，採擷接青春。飛來兩白鶴，暮啄泥中芹。雄者左翮垂，損傷已露筋。一步再流血，尙驚矰繳勤。三步六號叫，志屈悲哀頻。鸞凰不相待，側頸訴高旻。杖藜俯沙渚，爲汝鼻酸辛。

㊀冬菁，即蕪菁，蔬類植物，蜀人謂之諸葛菜。飯之半，言佐飯牛之半也。

秋風二首

秋風淅淅吹巫山，上牢下牢修水關。吳檣楚柂牽百丈，暖向成都寒未還。要路何日罷長戟？戰自青羌連白蠻。中巴不曾消息好，暝傳戍鼓長雲間。 秋風淅淅吹我衣，東流之外西日微。天清小城擣練急，石古細路行人稀。不知明月為誰好，早晚孤帆他夜歸。會將白髮倚庭樹，故園池臺今是非？

見螢火

巫山秋夜螢火飛，簾疏巧入坐人衣。㊀忽驚屋裏琴書冷，復亂簷邊星宿稀。却繞井欄添箇箇，偶經花蘂弄輝輝。滄江白髮愁看汝，來歲如今歸未歸？

㊀坐人衣；坐人衣謂坐人之衣也：坐，形容詞。

登高

風急天高猿嘯哀，渚清沙白鳥飛迴。無邊落木蕭蕭下，不盡長江袞袞來。萬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獨登臺。艱難苦恨繁霜鬢，潦倒新停濁酒盃。

錦樹行

今日苦短昨日休，歲云暮矣增離憂。霜凋碧樹作錦樹，㈠萬壑東逝無停留。荒戍之城石色古，東郭老人住青丘。㈡飛書白帝營斗粟，琴瑟几杖柴門幽。青草萋萋盡枯死，天馬跛足隨氂牛。㈢自古聖賢多薄命，姦雄惡少皆封侯。故國三年一消息，終南渭水寒悠悠。五陵豪貴反顛倒，鄉里小兒狐白裘。生男墮地要膂力，一生富貴傾邦國。莫愁父母少黃金，天下風塵兒亦得。㈣

㈠謂樹斑駁如錦也。㈡東郭先生齊人（見史記）；青邱齊地。公所居在夔州東郭，故以東郭先生自擬。㈢犛牛，黑牛也。犛，音裏（ㄌㄧ）。㈣貴妃時民間語曰：「生男勿喜女

，勿悲君看生女作門楣。」此正翻其意言當風塵之時，但有膂力，卽生男亦好也。

寫懷二首

勞生共乾坤，何處異風俗？㈠冉冉自趨競，行行見覊束。無貴賤不悲，無富貧亦足。㈡萬古一骸骨，鄰家遞歌哭。鄙夫到巫峽，三歲如轉燭。㈢全命甘留滯，忘情任榮辱。朝班及暮齒，日給還脫粟。㈣編蓬石城㈤東，採藥山北谷。用心霜雪間，不必條蔓綠。㈥非關故安排，曾是順幽獨。達士如弦直，小人似鈎曲。㈦曲直我不知，負暄候樵牧。　夜深坐南軒，明月照我膝。驚風翻河漢，梁棟日已出。羣生各一宿，飛動自儔匹。吾亦驅其兒，營營爲私實。㈧天寒行旅稀，歲暮日月疾。榮名忽中㈨人，世亂如蟣虱。古者三皇前，滿腹志願畢。胡爲有結繩，陷此膠與漆？㈩禍首燧人氏，(十一)厲階董狐(十二)筆。君看燈燭張，轉使飛蛾密。放神八極外，俯仰

俱蕭瑟。⑬ 終然契真如，⑭ 得匪金仙⑮術。

㊀言舉世皆然也。 ㊁阮籍大人先生傳：「無貴則賤者不怨，無富則貧者不爭：各安於身而無所求也。」 ㊂公以永泰元年到雲安，至大歷二年爲三歲。 ㊃言日用有時不繼。 ㊄石城卽夔州城。東方朔非有先生論：「居深山之中，積土爲室，編蓬爲戶。」 ㊅言守歲寒而不慕榮利。 ㊆後漢順帝末京師童謠云：「直如弦；死道邊；曲如鈎；封公侯。」 ㊇私實；私財也。楚辭：「蓄衆聚實，」註：「實，財也。」 ㊈中；讀上聲。 ㊉莊子：「待繩約膠漆而固者，是侵其德也。」 ⑪燧人氏始作烹飪。 ⑫董狐；春秋晉之史官。 ⑬言萬境皆空也。 ⑭佛家語：謂永世不變之眞理爲眞如。 ⑮佛號大覺金仙（見釋典）。

可歎

天上浮雲如白衣，斯須改變如蒼狗。㊀ 古往今來共一時，人生萬事無不有。近

者抉眼去其夫，㊁河東女兒身姓柳。丈夫正色動引經，酆城客子王季友。㊂羣書萬卷常暗誦，孝經一通看在手。㊃貧窮老瘦家賣屐，㊄好事就之爲攜酒。豫章太守高帝孫，㊅引爲賓客敬頗久。聞道三年未曾語，㊆小心恐懼閉其口。太守得之更不疑，人生反覆看亦醜。明月無瑕豈容易？紫氣鬱鬱猶衝斗。㊇時危可仗眞豪俊，二人得置君側否？太守頃者領山南，㊈邦人思之比父母。王生早曾拜顏色，㊉高山之外皆培塿。⑪用爲羲和⑫天爲成，用平水土地爲厚。王也論道阻江湖，李也丞疑⑬曠前後。死爲星辰終不滅，致君堯舜焉肯朽？吾輩碌碌飽飯行，風后、力牧⑭長迴首。

㊀雲色如狗狀。㊁言不喜其夫，如抉眼中之物而去之。㊂酆城，今江西南昌縣。王季友，肅、代間詩人。（見宋王應麟困學紀聞。）㊃孝經，相傳孔子爲曾子陳孝道而作。㊄後漢劉勤家貧，作屩供食。嘗作一屩，已斷，置不賣，妻竊以易米；勤知之，責妻欺取直，棄不食。

（六）李勉也；勉歷河南尹，徙洪州刺史。豫章屬洪州，即今南昌。唐書世系表：「鄭惠王元懿生安德郡公琳，琳生擇言，擇言生勉。」（七）謂末語及婦棄事。（八）紫氣，鄷城劍也；季友鄷城人，故用之。四句言季友之賢爲太守所信，乃至見棄於妻，——此事之反覆而可醜者；然其才則如珠光劍器，豈得而掩沒之哉？（九）肅宗寶應初，勉爲山南西道觀察使。（十）言己與王生相遇之早。（十一）培，部苟切（ㄅㄡ），塿，路苟切（ㄌㄡ；培塿小山也。（十二）羲和，唐虞掌天地四時之官。（十三）尚書大傳：「古者天子必有四鄰：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十四）帝王世紀：「黃帝得風后於海隅，進以爲相；得力牧於大澤，用以爲將。」

觀公孫大娘弟子舞劍器行 幷序

大厤二年十月十九日，夔府別駕元持宅見臨潁（一）李十二娘舞劍器，（二）壯其蔚跂；（三）問其所師，曰：「余公孫大娘弟子也。」開元五載，——余尚童穉

——記於郾城(四)觀公孫氏舞劍器渾脫，(五)瀏灕頓挫，獨出冠時。自高頭、宜春梨園二伎坊內人，洎外供奉，(六)曉是舞者，聖文神武皇帝(七)初，公孫一人而已。玉貌錦衣，況余白首？(八)今茲弟子，亦匪盛顏。旣辨其由來，知波瀾莫二；撫事慷慨，聊爲劍器行。往者吳人張旭善草書書帖，數常於鄴縣見公孫大娘舞西河、劍器，自此草書長進，(九)豪蕩感激，卽公孫可知矣。

昔有佳人公孫氏，一舞劍器動四方。觀者如山色沮喪，天地爲之久低昂。㸌如羿射九日落，(十)矯如羣帝驂龍翔。(十一)來如雷霆收震怒，(十二)罷如江海凝淸光。絳脣珠袖兩寂寞，晚有弟子傳芬芳。臨潁美人在白帝，妙舞此曲神揚揚。與余問答旣有以，感時撫事增惋傷。先帝侍女八千人，公孫劍器初第一。五十年間似反掌，風塵澒洞昏王室。梨園子弟散如煙，女樂餘姿映寒日。金粟堆南木已拱，瞿唐石城草蕭瑟。玳筵急管曲復終，樂極哀來月東出。老夫不知其所往，足繭

（十三）荒山轉愁疾。

㈠臨潁今河南臨潁縣。 ㈡劍器舞曲名；以綵帛結兩頭，雙手持之而舞。（見札樸。） ㈢蔚文也；跂壯也。 ㈣郾城即今河南郾城縣。 ㈤渾脫亦舞曲名。明皇雜錄：「公孫大娘能爲鄰里曲，及裴將軍、滿堂勢、西河、劍器渾脫舞，研妙皆冠絕於時。」 ㈥伎坊即教坊。崔令欽教坊記：「右教坊在光宅坊，左教坊在延政坊；右多善歌，左多善舞。妓女入宜春苑，謂之內人亦曰前頭人，嘗在上前也。」按高頭疑即前頭之謂；外供奉即不在宜春苑內之舞女。又雍錄：「開元二年，置教坊於蓬萊宮側，上自教法曲，謂之梨園弟子。」 ㈦謂明皇。 ㈧言公孫玉貌錦衣尙歸寂寞，何況己年之易老乎？ ㈨李肇國史補：「旭嘗言，『始吾見公主擔夫爭路而得筆法之意，後見公孫氏舞劍器而得其神。』」 ㈩㸌戶沃切（ㄏㄛ），光燿也。淮南子：「堯時十日並出；堯令羿射中九日，日烏皆死，墜其羽翼。」 （十一）夏侯元賦：「又如東方羣帝兮騰龍駕而翱翔。」 （十二）收震怒謂其猶殷殷有聲也。 （十三）繭足胝也。戰

國策：「蘇子足重繭，日百而後舍。」

冬至

年年至日長爲客，忽忽窮愁泥㊀殺人。江上形容吾獨老，天邊風俗自相親。杖藜雪後臨丹壑，鳴玉朝來散紫宸。心折此時無一寸，路迷何處見三秦？

㊀泥；滯也；言滯於客而不能歸也。

大厤三年春白帝城放船出瞿唐峽久居夔府將適江陵漂泊有詩凡四十韻

老向巴人裏，今辭楚塞隅。入舟翻不樂，解纜獨長吁。窄轉深啼狖，虛隨亂浴鳧。

石苔淩几杖，空翠撲肌膚。疊壁排霜劍，奔泉濺水珠。杳冥藤上下，濃淡樹榮枯。神女峯(一)娟妙，昭君宅(二)有無。曲留明怨惜，(三)夢盡失歡娛。(四)擺闔(五)盤渦沸，欹斜激浪輸。風雷纏地脈，冰雪耀天衢。鹿角真走險，狼頭如跋胡。(六)惡灘寧變色？高臥負(七)微軀。書史全傾撓，裝囊半壓濡。生涯臨臬兀，(八)死地脫斯須。不有平川決，焉知衆壑趨？(九)乾坤霾漲海，雨露洗春蕪。鷗鳥牽絲颺，(十)驪龍濯錦紆。落霞沈綠綺，殘月壞金樞。(十一)泥笋苞初荻，沙茸出小蒲。(十二)雁兒爭水馬，(十三)燕子逐檣烏。(十四)絕島容煙霧，環洲納曉晡。(十五)前聞辨陶牧，(十六)轉眄拂宜都。(十七)縣郭南畿(十八)好，津亭(十九)北望孤。勞心依憩息，朗詠劃昭蘇。(二十)意遣樂還笑，衰迷賢與愚。(二十一)飄蕭將素髮，汩沒聲洪鑪。丘壑曾忘返，文章敢自誣？此生遭聖代，誰分哭窮途？臥疾淹爲客，蒙恩早廁儒。廷爭酬造化，(二十二)樸直乞江湖。灔澦險相迫，滄浪深可逾。浮名尋已已，(二十三)懶計却區區。

善近天皇寺，(二十四)先披古畫圖。應經帝子

渚，㉕同泣舜蒼梧。㉖朝士兼戎服，君王按湛盧。㉗旄頭㉘初俶擾，鶉首㉙麗泥塗。甲卒㉚身雖貴，書生道固殊。㉛出塵皆野鶴，㉜歷塊匪轅駒。㉝伊呂終難降，㉞韓彭㉟不易呼。五雲高太甲，㊱六月曠摶扶。㊲回首黎元病，㊳爭權將帥誅。㊴山林託疲苶，未必免崎嶇。㊵

㊀神女峯在巫山上。（見陸游入蜀記。）㊁見負薪行註三。㊂樂府有昭君怨曲。㊃宋玉神女賦序：「寐而夢之，寤不自識；惘焉不樂，悵爾失志。」㊄擺闔謂擺蕩開闔也。㊅原註：「鹿角狼頭二灘名。」一統志：「鹿角、狼尾、虎頭三灘，在夷陵州，最險。」按：夷陵州在今湖北宜昌縣境。詩豳風：「狼跋其胡。」傳：「跋，躐也；胡，頷下垂肉。」㊆負，自負之負。㊇臬兀不安也。㊈江水出峽，其川始平，方知為眾流所趨也。㊉牽絲颺言鷗羽如絲之白也。⑪謂月將西沒而無光也。⑫謝靈運詩：「新蒲含紫茸。」茸，謂蒲花也。⑬水馬，即水黽，蟲名，體黑褐色，狹細，常羣集水面。⑭檣烏，船檣上刻為烏形以占風者。⑮曉

晡；猶言朝夕：言地皆高山，故平川早晚亦多煙霧也。⑯陶，鄕名，即陶朱公之故里，在江陵縣西；牧，郭外也。⑰宜都，唐屬峽州，即今湖北宜都縣。⑱原註：「路入松滋縣。」按松滋縣舊屬荊州府，即唐之江陵府。肅宗以江陵府爲南都，故曰南畿。⑲津亭，即江津口，在峽州。⑳昭蘇，言脫險也。㉑謂年衰不辨賢愚也。㉒謂疏救房琯。㉓謂嚴武奏除員外郞。㉔原註：「此寺有晉王右軍書，張僧繇畫孔子及顏子十哲形像。」按天皇寺在江陵。㉕帝子，謂堯女舜妃娥皇女英。二女隨舜不及，沒於湘水之渚，因名帝子渚。㉖舜葬於蒼梧之野；地在荊州南。㉗湛盧，劍名。吳越春秋：「越王允常使歐冶作名劍五，一曰湛盧。」㉘旄頭，胡星也。㉙鶉首，星名，秦之分野，屬雍州。㉚甲卒，指崔旰：旰初客劍南，以步卒事鮮于仲通。㉛言恥與若輩同列。㉜世說：「嵇紹在稠人中，昂昂如野鶴之在鷄羣。」㉝言奔驟形如韝上之馬。㉞伊呂，謂伊尹呂望；終難降，謂不能降服；舊說謂指宰相杜鴻漸不能討降崔旰。㉟韓彭，謂韓信、彭越；舊說謂比崔旰。㊱太甲，星名；五雲，即卿雲五

色之意；言回望帝庭，如五雲太甲，渺然天際。㊲莊子逍遙遊：「鵬之徙於南溟也，摶扶搖而上者九萬里，去以六月息者也。」註：「摶，飛而上也；上行風謂之扶搖。」此言已惟效鵬摶南徙，爲長往之計而已。㊳言巴蜀，困於用兵。㊴謂崔旰楊子林輩自相誅討。㊵言已雖身在山林，亦仍不免崎嶇之苦。

書堂飲既夜復邀李尙書下馬月下賦絕句

湖水林風相與淸，殘尊下馬復同傾。久拚野鶴如霜鬢，遮莫㊀鄰雞下五更。

㊀遮莫，俚語，猶言儘教也。

夜聞觱篥㊀

夜聞觱篥滄江上，衰年側耳情所嚮。隣舟一聽多感傷，塞曲三更欻悲壯。積雪

飛霜此夜寒，孤燈急管復風湍。君知天地干戈滿，不見江湖行路難。

㈠觱篥音必（ㄅ一）栗（ㄌ一），樂器名，出於胡中，似笳，其聲悲。

歲晏行

歲云暮矣多北風，瀟湘洞庭白雪中。漁父天寒網罟凍，莫徭射雁鳴桑弓。㈠去年米貴闕軍食，今年米賤大傷農。高馬達官厭酒肉，此輩杼軸茅茨空。楚人重魚不重鳥，㈡汝休枉殺南飛鴻。況聞處處鬻男女，割慈忍愛還租庸。㈢往日用錢捉私鑄，今許鉛錫和青銅。㈣刻泥爲之㈤最易得，好惡不合長相蒙。萬國城頭吹畫角，此由哀怨何時終？

㈠隋書地理志：「長沙郡雜有夷蜑，名曰莫徭，自言其先祖有功，嘗免征役，故以爲名。」禮記：「桑弧蓬矢，以射四方。」㈡風俗通：「吳楚之人嗜魚鹽，不重禽獸之肉。」㈢舊唐

書：「凡授田者，丁歲納粟稻，謂之租；不役者，日爲絹三尺，謂之庸。」㈣舊唐書：「天寶以後，富商奸人漸收好錢，潛往江淮之南，每錢貨得私鑄惡者五文，假託私用，鵝眼、鐵錫、古文綖環之類，每貫重不過三四觔。」㈤刻泥爲之；以泥爲錢模也。

蠶穀行

天下郡國向萬城，無有一城無甲兵。焉得鑄甲作農器，一寸荒田牛得耕。牛盡耕，蠶亦成；不勞烈士淚滂沱，男穀女絲行復歌。

清明

著處繁花矜是日，長沙千人萬人出。渡頭翠柳艷明眉，爭道朱蹄驕齧厀。㈠此都好遊湘西寺，諸將亦自軍中至。馬援征行在眼前，葛強親近同心事。金鐙下

㊁山紅粉晚，牙檣棙柁青樓遠。古時喪亂皆可知，人世悲歡暫相遺。弟姪雖存不得書，干戈未息苦離居。逢之少壯非吾道，況乃今朝更祓除。㊂

㊀王褒聖主得賢臣頌：「及玉駕齧膝，驂乘旦。」註：「馬怒有餘氣常齧膝而行。」㊁金鐙，同金燈。㊂祓除，言祓除不祥也。周禮：「女巫掌歲時祓除盥浴。」註：「如今三月三日上巳任水上之類。」此日清明，當正值上巳節，故用此典。

風雨看舟前落花戲爲新句

江上人家桃樹枝，春寒細雨出疏籬。影遭碧水潛勾引，風妬紅花却倒吹。吹花困癲傍舟楫，水光風力俱相怯。㊀赤憎㊁輕薄遮人懷，珍重分明不來接。㊂濕久飛遲半日高，縈沙惹草細於毛。蜜蜂蝴蝶生情性，偷眼蜻蜓避百勞。㊃

㊀言旣怯勾引，又怯風吹。㊁赤憎，猶云生憎也。㊂言恐以遮人懷可憎，故遠飛不欲與

人相接。

㊃伯勞，惡鳥，故衆鳥畏之，性好獨。（見物理論。）

王雲五主編

萬有文庫

第一集一千種

杜甫詩

傅東華選註

發行兼印刷者　商務印書館　上海寶山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中華民國十九年十月初版

The Complete Library
Edited by
Y. W. WONG

SELECTIONS FROM TU FU'S POEMS

With Introduction and Notes by
T. W. FU

THE COMMERCIAL PRESS, LTD.
Shanghai, China
1930

